

一葉
王統照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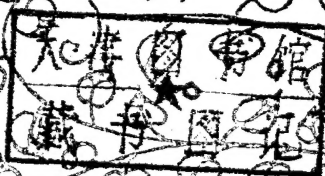


1246993

王統照著

■ 文學研究會叢書 ■

1981



詩序

熱血噴薄的心胸，

白白裸露的真誠，

長久是在迷惘的淵裏的！

長久是在恍惚的夢中！

人果然是相諒解與相親密呵！

爲何人生之絃音上，都鳴出不和諧的調子？

爲何生命是永久地如一葉的飄墮地上？

爲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連着結在我的心底？



一 葉 詩 序

我真誠地要詛咒人間！

我願憑其熱如火的淚光，來洗滌互相欺侮的罪惡！

我助着秋夜之雨哭呢！

我隨着悲咽之琴鳴呢！

且是；我每每地向我的筆尖祈禱！

我知道尙是在侮辱與誹笑的人國：

但我血沸了；

我心裂了！

我不能不貢獻出我的悲感！

我不再懼人們的侮笑！



一葉之浮生吧！

有誰敢說牠有永久的寶貴的地位？

飄在亂流之上啊，

腐在枯草之底啊，

誰能管得？

又誰會管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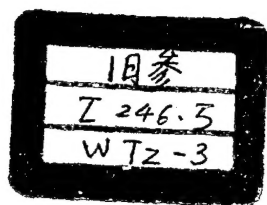
一葉罷了！

當微風吹過；

或有零雨的點滴，

也會鳴出牠的弱細的淒聲呵！







篇

天根由學校中聽了一位由外國新來的位哲學博士的講演，回來之後，便躺在寓室的牀上，胸沒有起來，腦子中只有悲觀主義與定命論的觀念，在那裏來往，動蕩，衝撞，幾乎覺得沈重的頭顱，似已經漲破了。原來這個題目，就是在一個小時以前，他聽那個疎髯瘦削的面貌的外國哲學家，所發揮與批評的。他對於哲學，本有天性上的嗜好，與研究的傾向。向來他讀過各種關於哲學上的書籍，與聽過怎麼樣的大學者的講說之後，他必不肯作盲從的判斷；他必細心苦思，如蠶抽絲般的反覆推證，考究，而用自己的主觀，來作嚴重精審的批評的。確，這或者就是他的怪癖，他好用自己的主觀，來判斷，與推測，鑒賞一切的學術與藝術的作品，甚至拿主觀去解釋人生。他自然知道研究任何種學問，當取客觀的商榷態度，不可純粹以一己的感情上的主觀見地作準。但他知道這種學術界遺傳下來的一貫的法則，不過他再不能用她來建造自己研究學問的

橋梁，所以他的議論與文章，人家都笑他爲感情論的哲學派；或者有些人呼他爲詩人空想的哲學。他却從不以他人的嘲笑與批評，而改換了他那主觀的見地與把握。他從不信什麼是純粹理性，對於這種類的書籍，他索性不常去閱讀他們。

可是在這個秋日的過午之後，他的主觀的判斷，似乎也失却了效力。疲倦懶散地由學校走回寓室，後他覺到全身的血液，燃燒一般的熱，而皮膚却冰一般的冷。倒在椅子上，再也沒有用思的力量，只是心臟與腕脈的跳動與搏擊，却聽得出。他不止是不能批評剛才所聽到的新學說，而且在此個時間中連所講演的也記不起來。

美麗的秋日；是可依戀的秋日。掛了絲的遊蟲，在窗前老榆樹下斜蕩着飛，幾個咽住殘聲的蟬兒，在西偏園中的小矮樹裏唱出淒清斷續的歌，風吹散開鳳仙花的微馨來，引逗着室內牆上掛的赤臂女神的畫微微地笑。什麼事物都一般地安適；一般地如前時無二，然而他的心靈中，却燒成噴火岩的熱烈，與急憤，舊事之影，只在他的迷惘的夢裏映現。

「哦！悲觀主義與定命論……」他悶極了，迸出獨語的這一句話，但他再不能續行思想下去。

時間過去了！已近黃昏。西方天上的蛋白色的秋雲，已經掩着落日的餘光，向隣家的園中投下。無力的秋蟬，已住了啼音。牆上的赤臂女神，也斂了她的微笑。夜幕漸漸罩了下來，黑暗又似開始來臨。他躺得實在不耐煩了，慢慢地坐起來，無意的目光，看到藤椅上編成的花紋，方的；圓的；八角式的；都是由直條的藤子編結成的。他看後，微微地由心中觸起一重內觀的感歎！他想圓的；方的；八角式的，都似人生的方式，微小的人生，任你們怎樣去變化無量數的生活方式，都逃不出原來一般粗細的藤條的編結。定命論呵！莫不是就是人類生命的編結的原始麼？……他正自迷亂的尋思着，忽由靜中聽到門外有個輕微的腳步聲，竹簾子從半暗中動了一動，走進一個少女來。她是天天在這時候照常的來，今天的黃昏，她又按着老例子走了進來，並且說一句話，如昨天晚上話，一字也沒有更改：

「請吃晚飯去，裏面都收拾得了。」

他只管將全盤的心意，都交與藤椅上方式的模糊的花紋中，竟忘記了回答她的照例的話，默默地仍然用手抱住他的亂髮。

少女猶豫的吃了一驚！她知道天根向來是在屋中，這個時候從不外出的，見沒有回答她，便改了照常的習慣，走在椅子的一邊，柔和的低聲道：

「請吃晚飯去啊，都……」

一句話將天根提醒，突然立了起來，發出沈緩的重音，道出兩個字來是：『定……命！』少女驚訝且疑懼了，便倒退了一步。天根從黑暗中看了她一眼，她覺得他那明朗的目光，注視着自己，便轉身向外走出，他也癡笑了一笑，隨她出來。

快樂的晚餐罷後，他的旅寓的主人——他的舅母的兒子——將才滿週歲的見兒，抱在膝上，逗着玩笑。表嫂端了一杯茶，正在喝着，一面却催着羅雲摘夜來香的小花。他懶懶地吃了半甌米飯，倚在一顆藤蘿的幹下，沒得言語。一會兒見兒被父親引逗的哇哇地哭了起來，他的中年的表兄，便笑着問他道：

「天根，你倒是見兒的老朋友，見兒好哭，你也有時哭。看你今天晚上這種不自在的樣子，多分要夜裏哭些淚珠了……」說着就將孩子遞與他的妻達馨，却走過來拍着天根的肩膀。天根

默默地不做聲。

達馨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婦，她嫁了王志伯剛有三年的光陰，而不覺得將甜蜜的流光，很快的送去。不知爲了什麼，這近年中，總和她的丈夫有些參差。志伯常常拿了他那神經質的少年的表弟，當作取笑的資料。達馨是個熱心的婦女，常常生氣說他不應該。志伯呢，却另有見解，他以爲如天根這樣少年的憂鬱，須要常引着他快活些，方於他有益。這時達馨將茶杯交與羅雲，用右手抱着見兒，便向她丈夫道：

「你不知道表弟的苦惱呵！只是這樣的和人家開玩笑……」她的話並沒有完結，志伯大聲道：「什麼苦惱？你知道嗎？」

達馨用了嚴正的聲音答道：「你不見他晚飯用的很少，他大概又想起姑母來了，你看他每天這樣的緊緊鎖住眉頭，你爲甚麼還這樣取笑他……」志伯半晌沒有說話。天根却將頭漸漸俯到扶住藤蘿樹幹的臂中了。

三個人都無聲的立在初秋之夜的衆星之下，連好啼哭的見兒，也睡在母親的柔軟的懷中。

了。獨有羅雲輕步地走在花池中。摘夜來香的花朵。

這樣的沈默中，天根終於沒有言語，就走出內院，到自己的臥室中去。

志伯在電燈下的書案上，正自替學生改算題，一本本的A，B，△的冊子，使看的人爲之眩暈。志伯是個精密與有耐力性的人，便一本一本的細爲改正，預備明天的早班，好交付與他的學生。達馨却斜坐在北面的鏡台前，照着鏡子梳頭。她一面慢慢地梳着長的頭髮，一面時時偷着她的丈夫，却見他正在聚神會意的在那邊改算學上的字碼。他們自從天根沒有說話走出之後，達馨便到室內去料理兒兒睡覺，志伯在庭中踱來踱去，直到這時，他們也沒再說一句話。

達馨用寬的梳，將頭髮總梳了一回；又用密的梳，去分梳，很自然地緩緩地作她細密的工作。直到她看見他的丈夫，將學生的課本都檢點清楚之後，便將頭髮鬆鬆地挽起，用個壓髮束在後面，用水洗着手，向她丈夫突然的道：

「你認得天根從甚麼時候起？我究竟不會知道。」

志伯迅速的看了她一眼，便用手指輪算着道：『從十一年前的二月裏，我隨着母親去到他

家一次。哦！那時他才十三歲呢！我原比他大七八歲，所以那時我們常常不在一處玩。」

「他那時也和現在一樣嗎？」

「那有甚麼疑惑的，他那點奇怪的思想，與憂冷的面孔，再不會改變。不過他那時面貌，比現在還紅胖些，不像如今的蒼白色。」

「但……」

「爲甚麼你問我這等詳細……」

達聲沒有答復他這句，偏問道：「姑丈那時自然早就死去了，他也是自幼時不幸呵！」

「的確，那是最可傷心的事！在舊曆的清明節日，那天我同他到茵阜的姑丈的墓地裏去。天嬌傾歎的老松下，蓋着初綠的草痕，我看了那等淒涼的景況，也自然想到姑母家的狀況。我那時也多少知道點悲哀了他呢，却因貪看郊外的風景，不知是來到了他父親的墓前，及至跟隨我們的用人，將預備的供菜，一件一件安置在石的墓桌上，他還折了一枝黃色的迎春花，從林外小聲唱着春風歌走來，及至看見那個大的土堆，他就伏在石的桌子前面，大哭起來……還是過後，他

同我說姑丈死的那年，他才滿七歲，出喪的那天，他曾記得送到這個林子裏，就是在殯葬的那個冬日。他是七歲的小孩子，伏在僕人的肩上演咽的哭！他曾說記得：那時有個老年的人問他爲甚麼哭？其實他還不知道爲甚麼哭的那樣利害與哀痛。不過他說當在那時，他小的心裏，似是破了呢……」志伯說到此事，多感的達馨，已經是用洋羅的白袖，替天根拭了幾次的同情之淚，及至聽到志伯末後所述天根的話，竟自伏在書案上抽咽地哭了起來。志伯吃了一驚，倏地立了起來，用手推起她。志伯也歎口氣道：「怪不得你聽着難過，我當時聽他說，也覺得心裏有些酸惻……不過你過於容易感動了呵……」他說時，面上頓然現出疑惑與不安的神色。

一一

天根這夜在床上，那會得有個安甜的睡覺。在十二點鐘以前，他無興致的取過本中國古詩來，在燈下看，想去排遣排遣心中的悽惶與疑悶！那是自然的，他以爲詩境的融化，可以變化心境的憂鬱。那裏防到看過幾首以後，就是一首古時的民歌，末後有四句是：「念我行役，飄然曠野，登高望遠，涕零雙墮！」於是他便將書丟下，很沈悶地和衣臥在帳中。想起定命論三個字的感觸，與

悲切；想起人生之網的迷亂，熱淚便由眼中流到枕上。這樣過了些時候，隱隱地聽見內院中志伯與達馨的談話聲，却不知正在談論他呢。牆上的鐘，敲過十二點以後，他便脫去外衣，蓋了薄薄的被子，將努力睡去。然而他用了幾種書上的催眠法，終至於沒有效力。忽然聽得窗外的花葉上，有滴打滴打的聲音，原來是夜中的微雨。他的帳後，就是後窗，所以聽得分外清切。細浙的雨聲，似乎緩弛地奏着悲劇開始的音樂，一聲聲正着在他的心絃上。他更覺得宇宙的泛舟中，惟似有他一個的孤單與憂切！他想到在故鄉的母親，想到遠嫁的姊姊，想到平生的遭遇，想到良友的遠離，想到一切；一切的世界中無意味與消極的人生，他寂寥聽着細滴的雨聲，更是反來覆去的睡不寧貼。

到後來，他從帶電光的手錶上，看見短針正指在一點半鐘上，因此他忽然有一瞥般迅忽的思想，聯想到一樁舊事，迷朦地他似乎失了知覺般的，在半睡的狀態中。

短短的竹籬，隔開了花園的小徑，井水由花畦中，汨汨地流着穿過。正是夕陽欲沈未沈下的時候，映着黃金色的返光，射在雨後的柳葉上，放出鮮潤的柔光來。他自己正在竹籬旁邊，徘徊着

去賞鑑，還是去留連這個春日的斜陽之夕，他這時似是不能判別的。記得他像十三四歲時的大小，他自己也以爲正像這美麗的青春來到，燦爛的前途，有若干可愛的光與花引誘着他；導着他，往前走。他那時一心想學那書傳上所說的詩人，努力要搜尋詩料，想將各人心中說不出的詩境，須一一的爲之寫出。直至於不使有一個人見了他那無數的詩之後，不贊美流淚感動呢！哦！這是他惟一的青年的志願，……徘徊着；想着；忽然看見好笑的她，在柳陰後笑着用手招呼他。他和她似乎隔了多年不見的故友，便急速地跳過幾道灌木的水畦，走到柳陰中，她却正自拿了一朵玫瑰向他用英語談話。他匆遽地驚疑！她怎麼變成仙女般的玄妙與莊嚴了！不像以前見她時一個天真爛漫，活潑與笑樂了！正在迷惑地思想，……突然又變了一個境地，原來在無限的曠野中，他正追逐着一個修長的暗影，喘息的跑，累得通身是汗，但一步也不肯停止。至於暗影，是個甚麼東西？爲甚麼要去追逐？他是不知道；而且不去思索的。只是後面被冷冽的朔風催着，向前急跑，暗影在前面，似是笑着引逗他，欺傲他。當他剛剛要用手去，捕住牠的時候，牠就早跳躍着過去，在風聲中他似乎聽見有人催促他快追的口令。但終於沒有追上。在一個森林中的墓田前面，偉大的

暗影，返向他撲壓過來，他頓時覺得氣悶不過，而且身體全似被繩索縛住般的麻木與痛苦一身的汗浸透了被子，哦！忽然由噩亂的夢中，醒寤過來！

三

天根從這天，——聽過哲學的講演那天以後，便每天有多半天的工夫，去記些日記。其實他這些日記，並不是記這天日裏的事情，全是隨意想出來的，就寫在上面，並沒有次序與統系，與其稱之爲日記，不如稱之爲雜記還合宜些。他這個工作，尤其以在晚間寫去的時候爲多。不上半個月的工夫，就寫成一大本，不過他面容日見憔悴些。他除了到研究室，去研究幾點鐘的哲學以外，回到志伯的家中，便在燈下抄寫他舊日的回記。有一天正在冬初的時候，天氣冷得很，清晨上有水的池裏，已薄薄地結成一層冰。畏冷的雲雀，也不像每天早起，在簷前吱吱唧唧的叫。志伯家的小園中，遍地都是枯黃的落葉。達馨起得很早，正乳着見兒，看他小面頰上，比從前漸漸地紅胖了，烏黑的兩個小眼珠，靈活的轉動着向他母親看。很長的睫毛，與柔細的鬚髮，全擁在母親的懷中。他吃幾口乳，便用一雙白肥的小手，向空中亂抓，彷彿要在這個廣漠的世界裏，抓到他稚弱之生

命的一般。項上圍了一條白絨巾，是達馨在秋天剛來到時，替他早預備成的，今天早上初冷的氣候，達馨便第一次將手製的絨巾，替他圍上。不過他却似乎不安與懷疑的驚視，時時用小手去撕開牠。達馨看着孩子漸漸地更可愛了！一手輕輕地拍着；一面却低下頭去在他的額上柔柔地用嘴唇，吻了幾吻。小孩子不曉得母愛的吻，比所吃的乳漿，更是生命上的保護者，他急於迴避，更向母親的懷裏，將頭鑽進去。達馨的心中，充滿了女性的慰安，與快樂！然而忽然想起三年前的自己，不禁臉上微微覺得發燒，抬頭看見妝台上鏡中的自己，腮頰上却紅了一片。自己忽然想得沒意思，便轉過頭去看那盆綠蕊菊的花葉，却有一半的離披了。她便真切的感到秋氣的陵厲。自己想起才四五年中，居然變成了妻與母的地位，迴非前時那樣無牽無累的愉快的少女生活了！想到這裏，便無意中又用眼光看看懷中的見兒，正在嘻笑着張着口，似乎要想說話。

她因此想起了一切的問題，她從安靜的腦海中，突然又記起奇怪的表弟天根，這幾個月以來，他似乎越發變得奇怪了！輕易連說話都不說，聽羅雲說，每天他總在十二點鐘的深夜以後，方才安歇。他近來越發瘦得利害，便連好取笑的志伯，也不敢無故的同他說笑話……她沈默的想，

然柔弱的心中，却替天根生出無量的恐怖與憂慮來！她想了一回，便把其他的思想，全行推去，集中於天根身上。末後看看見兒，閉了眼睛，呼吸很勻靜地安睡了，她就輕輕將孩子放在床上，蓋上床夾被，自己就決意要到表弟天根的室中，去偵察他近來有什麼奇異動作的留跡。她剛由臥室出來，迎面吹來一陣冷冽的風，將她的頭髮，倒吹下一些來，覆在臉上。她驟然感得初寒的利害，便重回到室中，加上一身灰質呢的薄襖，便再出來，到天根的外室裏。

當他走到天根的室門外，自己遲疑了一回，心中作了半晌的判斷。後來就堅決的進來。本來天根住的是志伯家外院的一個舊日的書室，現在自從天根到此以後，便在內間設了床帳，作為臥房。外面的兩間，却為書籍所充滿了。遂馨因家事忙亂，常常不到這個外屋裏。這時她剛進來，看見外間的什物，書籍，都很凌亂，一架一架的玻璃廚中的金字巨冊的書，也橫放倒置，很無秩序。她想天根向來不是這樣的，為甚麼這些日子，性情越發變為奇怪，而室中的整潔，也不像從前那樣講究了。不過同時她又想：或者也許是羅雲躲懶的緣故啊！她自外間的書案前邊，立了一會，看見東面牆上所掛的赤臂女神的畫片，也蒙了一層細塵。她知道這張畫片，是天根來此時便帶來的，

他平日非常的珍重，而且他每每同我們談起，便稱贊這張畫的畫法，與其表象是怎樣的美麗與偉大，調子怎樣的勻均，女神是怎樣能代表人生的全體，可見他是怎樣的寶愛牠了。但他從沒告訴過是誰畫的，爲甚麼這幾天竟肯容許這些微塵，去蒙蔽了人生之表象的畫中女神呵？書案上的水盂中，插了一支茨菇葉，也焦枯了。她看看案上，及書架上的書，多是詩集，與些各國的宗教史哲學史，也有幾本新出的文藝雜誌，却有的丟在坐椅上；有的落在地毯上面，有些零亂的草稿，在書中夾着，看去知是多日沒有動筆了。達馨看見室中這等景象，不禁歎了口氣。便緩緩地走入內室來。室中却有種清香，原來是在上星期內，達馨親自爲他，由花池中揀出一顆玫瑰花，送與他，所以雖在初冬的寒晨，還放出微妙的清香來。她看見床上，倒是將衾枕收拾得整潔，靠南面放了一張精緻的漆桌，一瓶墨水，一支禿了尖的金屬鋼筆，鋼筆下有本很厚的洋紙的本子。她便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打開本子看去，許多大小縱橫的字，有的用紅色寫的，有的還有毛筆寫的，還有許多彎曲的洋文，在其中撓寫着。又檢過幾頁下去，於是天根的回憶的記錄便第一次爲她所發見。她在第一頁裏，便看見九月二十一號的五個字，她這時想定心去快快地看，但又自己覺得是偷看

天根的自由日記，似乎不是應該。不過這時的達馨，爲好奇；與爲天根擔憂的情緒所壓迫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於是她用迅速的方法，一行行看去，有許多字看不清楚，便也漏了過去。有的一天有若干頁，她只好略看大意，而一面心裏却很恐怕與慚愧！忽然在一頁裏，有一片話，最使她驚異的是：

「……今日在一本猶太哲學的初期的書中，發現了幾句話是：『生命爲花，美麗的開，亦美麗的落！』美麗的落呵！真確呵！但我只覺得火，在我全體中燃燒……今天分外的迷亂，在昨夜的夢中，我見我的少年的父親，給我一串碧色的念珠，他說——鄭重的說：『這是生命的珠，人人都要有一串的，有珠才能記憶；能思想，你知道這些奇怪的珠子，是你的生命的裝飾品；同時也是你的生命的記數。你要好好地保持牠！要常常用愛的眼淚潤洗牠！要常常如吞服般地記在心裏，你若遺失了，你將永遠——永遠至於無窮，失了你的愛與光明！我原沒有有牠，因爲我究竟沒着意的保持牠，我死了生命之珠，也散亂了！所以我串成如舊日一樣，再交與你，你若大意的散失了，你將不能有愛，有光明，有你呼吸中的世界，你必要被遺棄在無人的曠野！但是你要用愛的眼淚潤洗牠……』」

下面有一大段，還是續寫他的夢境，但字跡很歪斜，並且爲墨水漬透，模糊的看不分明。達馨看到此處，直似入了夢中的奇異一般，便將下面一大段模糊的字，翻過去，又看：

『恰好在今天，又閱書得了這句話……哦！父親呵！你給我你生命之珠，曾在何處？你的兒子，無勇力的兒子的生命，怎麼覺得如落下的花的美麗一般，要逐日的洗到不可測量的水中去！我究竟得不到生命之珠呵！夢中的父親，你快來拯救你不幸的兒子吧！……落下的花的美麗……塵土閉掩了牠的目，林中的鳥聲，在天外替牠唱着輓歌……』

達馨看到這裏，再也不能往後看了，心中一酸，幾乎要掉下淚來！正在尋思着，忽聽得羅雲在後面到處喊她，便匆匆地走出。及到了後院，才知是她的兄弟達惠來看她。

達惠是她的異母弟，現在正在中學校讀書，是住在很遠的校內，却隔一星期，便來看候他姊姊和見兒，這天因爲學校裏沒有功課，便從校內走來。離達馨家不遠的地方，方坐了人力車來的。達惠是個活潑有思想的少年，比他姊姊小九歲，平常最好爭氣，同學中都很佩服他有俠士的氣概。他每在街上替人伸冤屈，看見不平的事，便想加入，因此常常受達馨的勸誡。他這天，天剛明

亮的時候，他知道學校中是有個紀念日，便早早地起身，冒了清晨的冷氣，向他姊姊家來。他住的這個私立中學的學校，是建築在城外的鄉野中，距城中約有七八里路的遠。他因為這個中學，是科學的研究特別注重，所以從了他姊姊的命令，自十四歲上，即在這個學校中肄業。現在已經五年，快要在文科的班中卒業了。這天早上，他由學校中出來，看見學校外面的田家場園上，都堆了無數的草堆，田中有些晚豆，還搖着黃的葉子，在土塊中擺動。他走在堅硬的土徑上，遠望却見林中，已有些農家的炊烟散出。晶明潔白，未結成雪的霜粒，在農家屋角上放出光來。巨大的日光，從沈睡中醒了起來，慢慢地往上升起。他愉快的走，心裏却想他姊姊同見兒，恐將正在帳子中好睡呢。他想家中，才給了我兩封信來，是小兄弟寫的，這回帶去給姊姊看，她必定很歡喜的！他走在道旁，遇到幾輛往城中去售賣青菜的小車，獨輪的小車，在靜靜地道中，唱出淒澀的音調。他走了一回，覺得身上微有些汗，沾濕裏衣。他在喜樂的心情中，渡過了一條結了薄冰的小河，這條河是沽河的一條支流。每到秋天，各鄉村的人，便合力在河上搭成一個草泥相合的橋，以便旅行的人們。達惠匆匆的走過，他又想道：姊姊每天在城裏，不能見些自然的好光景，若教這時，她在這裏，少不

了又得些新鮮的快樂呢！他的思想，有時幼稚的如小孩子一般；有時却與他姊姊相同，有些清妙的感覺。他在道中，這清涼的初冬的景物，分外使他取得了無限的慰悅！

這時來到姊姊家中，滿想將這一些他所看到的景象，都一齊說與達馨聽。想來她必定異常的喜歡！那知見達馨眼中，發着潤濕的痕，說話也似乎不留心的一般。他開始奇怪了！他知道向來她是很細密很溫和的，每逢他來，都十分慰貼他，愛說愛笑的問問家中的情形；或談談外邊的景物，但是這日却全變了，他也感受着苦悶，反而覺得不如在曠野中行路的時候的愉快了！

一直到了幾點鐘過去之後，達馨被她這個好問的兄弟，問得沒法，才將在天根的室中，所見的天根那些記事告訴給他，她說的時候，更為悲咽與悽惶了！

達惠聽到這裏，方才明白他姊姊今天所以這樣，不高興的原故。不過他却道：「原來是他，他平日就不愛理人，我看見他，便心裏生氣！不過不想他也是這樣可憐的人，但是姊姊你不要替人家難過，我們的父親，母親，却都很安健呢！」說時便指着在桌上由家來的信給達馨看，那知因此更觸動了達馨的心事，想到自己親生的亡母，而對着達惠便不好說出，只是癡癡地出神。

達惠覺得今天出來的沒有趣味，便逗着見兒玩，抱住他在地毯上跳舞。見兒笑個不住，後來連受了感觸的姊姊，也笑了起來。直到午後，達惠方回學校去，當他在街道上的時候，恰好遇着奇怪的天根，對面走來，長亂的頭髮，蒼白的面貌，他老遠看見他，便避了開去。及至天根走遠了，他才伸了伸舌頭，喊一輛車子，出城去了。

四

自從達惠來到他姊姊的家中那一天，天根這本奇怪的日記，竟落到他的老朋友汪青立的手中。原來汪青立是他的在中學校時代的一個同學。他們在中學校的那時，常常在夏天的晚上，泛着小舟，共同在湖中看月的舊侶。他是個沈默不喜歡言語的人，但在那時：天根是很好玩的，便常在星明風定的美麗的夏夜，強邀着他去在湖中遊逛。那時他們還有幾位朋友，吹着簫，在舟中由荷花的香中穿過。到現在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。青立早已入了師範學校，專攻歷史的課程，剛畢業後，就在這個私立中學校作歷史的主任教員。他與天根是幼時的同鄉，不過後來，天根早不在故鄉居住，而且各人營其生活，彼此早已不知地址了。不過因達惠自從那日見他姊姊，因看

過天根的日記以後，一天沒有愉快的心思，連達惠也氣悶了半日。他少年的心性，便深深地對於幾乎可稱狂人的天根，便埋了怨恚的種子。過了幾天，他在講堂上，聽汪青立講歷史，說到古來的藝術家，他們的性行，多半狂妄而奇異。因此觸動了達惠久久貯蓄下的悶氣，便請汪青立舉出幾個例證來給他聽。末後，他就把天根的奇怪的日記，與其憂鬱的性格，說與青立，只是將他姊姊爲天根傷感的那層事沒說。汪青立當時聽達惠說及天根，從陳舊的記憶中，想起在故鄉時童子的時代中的舊侶來。後來達惠索性全告訴了他，天根的姓氏，與那裏的人，以及天根好研究的學問等等。從此以後，汪青立便去訪過天根幾次，他們倒還說得來。不過青立究竟是誠篤安詳的中學生的教員，他雖贊歎天根，以爲自己沒有他那種感覺的敏銳，與文學上的嗜好，然他也常常替他憂愁！去過幾次之後，天根那本不肯示人的日記，竟被他索去閱覽了。本來青立與天根是童年就相識的，所以他知道天根的事，最爲詳細。不過是天根十五歲以前的事，後來也就一樣的一樣，在夢中度過，彼此都不相知。就是現在他問天根，天根也只是低着頭不言語，他知道天根的性情，也不願再問了。

不過天根這本日記，不止在達馨柔弱的心中，留下了無窮的感傷與淚痕；在達惠的經歷中，添加了許多的奇異思想；在汪青立的觀念中，充滿了一些疑問，即我也曾間接的聽過天根的歷史，並且因青立的介紹，在兩年前，已與天根成了至為熟知的朋友，所以我現在記起，這些人生之夢的慘影；與天根那種矛盾與疑悶的性格，以及中間的許多遇合，都如在目前！人生的浪花，都隨聚隨散，前邊的泡沫碎了，成了後來者的水波。我有時記起青立告訴我天根日記中的言語，我也常常作半天的思想，全是由於他那奇祕的性格所給予我的！

五

農人們正在忙着將一輛一輛的小車子，載來了無數的由田中拔出來的麥蘗。金黃色的穗子，映着五月之初的太陽光，黃色的針鋒，還帶着朝露的垂珠。這些粗製的笨重的車，在隱隱的晨光中，銜接着推過。遠遠平陀的山田，一壠一壠的遠似排列的線痕。山田下即是一條寬廣的河，河上兩列，種植了無數的楊柳與多刺類的灌木。因此就作河岸的天然保障。河的右岸，一片片地松林，多至不可數計，却是有多數的墓田占在中間。距河不遠，即是個大的鄉鎮，鄉鎮中，為左近的商

場，與製造品出產地。有幾千家的人家，距這個鄉鎮不到七八里遠，是個鐵路旁的小車站。車站的規模，雖是小的，而貿易上的狀況，却極興盛。因這一帶幾個縣境的來往的行旅；及出入的貨品，都以這個車站，作一個運輸的總機關。因距離那個著名，而有天然的形勝與風景港口，不過有三個鐘頭的火車的路程，便可達到的。

這時正在鄉村農人的穫麥季中，每個鄉村中的農人，都清早的起，叱驅着牛犢，帶着鋤刀，到田中工作。在晨露未晞的時候，農婦們裹了頭上的包布，挑着飯擔，到田中去送早餐，給她們的丈夫與兒子吃。他們並不用安置菜飯的桌案；並不用甚麼台布，他用簡單地將粗條筐中取出的幾碗無滋味的青醃菜，放在田中的土塊上，便急急地吃了起來。那真是單簡與愉快的生活。有時婦女們坐在旁邊，取出手工作着，直到他們飽餐以後，將碗箸取到河水中洗滌了，便很快樂地，唱着鄉村的戀歌，回到家去。

這日：他們如每天照常的在田中工作，他們忽然聽着在遠處悠揚地有種不慣聽的音樂聲，傳到他們的耳膜內，於是他們驚疑的彼此停了工作注意的聽。忽然一位白了頭髮穿條肥袖短

褂的老農人道：『我記得了，這是鎮中的駐兵，又出來野操了。』他身旁站住的一個作日工。（在鄉村收穫季中，農家因工作用人，常有雇人作日工的習慣，也叫做短工。）的中年男子，接着老人的話道：『張老爹，你錯記了，駐兵的吹號，與鼓聲，沒有這個好聽，而且向來在農忙的時候，他們的頭兒是不准出來野操的。』老人這時將手中拿的一細草繩子，扔在地上，一面用塊硬石與鐵片取火吸烟，一面點頭道：『對啊！到底是我多了幾歲年紀，便分別不清了，那怕是……哦！學堂中出來的吧……』中年男子沒有回答他，只是停了工作，向着遠處看去。

不久的時候，大家都看見有一羣年紀小的兒童，穿了整齊的白色青邊的一色的衣服，打着旗幟，從河左邊轉了過來。果然是一隊小學校出外旅行的兒童。那時那些兒童，與他們的教師，都帶着闊邊的草帽，帽子下都將髮辮盤起。

這一隊有百多個八歲至十四歲大的學生，當他們走過農田時，却停了鼓號，都向農夫們看去。農夫們也張開嘴看他們笑。不多時他們就走過去，往平陀的山岡上走去。這時那位好說話的白髮老農人，將旱烟吸完，扣在土塊上，拍拍地響，他忽然歎了口氣道：

「雲哥，如今也長多麼高了。看他的面貌，却令我想起我的老主人來！阿二，你不記得有一年，我們因為和東村的許五爭地界的事，那個可惡的無賴，將我的腿打折了。那時雲哥的父親，才比現在的雲哥大七八歲吧，他由城中回來，遇到我們同許五那場打架，他看我傷的利害，把我擡了去，化了好多的醫藥費，才將我這條腿治好……陰天的時候，還隱隱地發痛呢……」

阿二的名字，雖然與小孩子的名字，沒有甚麼分別。不過他也有四十八九歲的半老的農人了。他這時正蹲在地上割麥根，聽老人說了這些話，使用他那天生的吃音道：

「記得……記得許五那笨驢，究竟送在牢獄裏去……咳！我那年還得了一個機會，給了他幾個冷不防的嘴把。張老爹，那真是痛快與清脆的嘴把子啊……我也記得雲哥的父親，因為壽浦鎮中的吳剛元，你是知道的，他是李家的舊僕，現在因為年紀過於老耄了，便回到家去。他不是好喝酒嗎！他的赤鼻頭，却很有名。我們倆個，却有特別的關係，喝酒啊！每逢我到壽浦鎮裏賣柴草的時候，我們便在慕園東邊的小酒館裏，一碟豆腐乾，一盤燒蹄筋，便喝了起來……吳剛元那個大聲說話的老頭子，他什麼事什麼話，凡是他所見過所聽過的，他都記得，他常常同我談雲哥的

父親的事，可惜我都記不清楚了……」阿二的話，太無次序了，張老爹也不注意去聽他。但老爹自己却忽然記起一樁事來，便丟了鐮刀，跑過西邊一塊麥田裏去，向一個中年的婦人道：「滿家嫂，你的姪女，現在還常到李宅上去嗎？」滿家嫂正在看守着割下的麥堆，聽張老爹的問話，就立刻笑着道：「你老人說的我姊姊家的三姐兒呀！啊，了不得呵！我姊姊家，本來是個讀書的人家，不像我們生在地裏的粗笨。姊夫又是個老秀才，所以他們家女孩子，倒是比着我們家裏那些黃毛的醜鬼不一樣。三姐兒你見過了吧！她本來是隨她父親在外邊生長大的，唉……什麼府呢？那時我姊夫，正在給一個縣官教書呢。我姊姊不是多年沒在家嗎？那時正隨着她的男人呢。三姐兒就是在那時生的……」張老爹你應該記得，前五年時，他們回來帶着那個教人親愛的女孩子。那時三姐才十歲呢。我姊姊却將頭髮變得蒼白了……」滿家嫂說得興奮，幾乎沒有止住的機會，張老爹便動了老脾氣，對她利害的看了一眼道：「誰不知道呵……哼！」滿家嫂便又和氣地和他說：「記得了，我告訴你吧，三姐兒自從被她媽送到李宅裏去學針線以後，已經兩年了，我也常常到她家去，遇見她，她長得越發好看了……」

張老爹撚着下鬚，他那半黃半白的疎的下鬚，却沾滿了些灰土。他想了一會，鄭重而懇切的又說：『三姐兒長得那末乖，又好看，我因此記起一樁事來。』

『甚麼？』滿家嫂眼珠格外瞪得大些。

『我也是特別的關心，我弟弟的婦人向我說的，依我想，這倒是再要好不過的……好吧！過幾天我還到你家細細地說去。』說完，他就不等滿家嫂的回言，就走了過去。滿家嫂這時方敢喃喃地詛咒他，因他嚴重的看她那一眼。

日光斜過了山陂，好鬧的鳥雀，也都藏在樹陰睡午覺去。而早起工作的農人，都感得疲倦，向河邊柳樹陰下躺著去休息了。什麼都靜靜地，惟有聽到遠處高大的霽浦鎮的女牆後的午雞的啼聲。

兒童們由山坡下來的鼓號聲，也恰在此時重複聽出來。

六

雲哥的母親，在她家那所舊式而寬大的房子中，正同着一個新雇來的僕婦縫紉。這個縫紉

的屋子，是生前雲哥的父親學畫的地方。牆上斜掛了一把古式的劍，這是雲哥的父親平常最愛愛的，室中有些核桃木作的器具，一對潔白的茶几，上放了幾隻大口舊破藍花的茶盃，一瓶晚開的芍藥花，連一簇尖長的葉子，映着由卅字格的窗中，射進來的日光，鮮嫩的可愛。雲哥的母親，正同那個僕婦，坐在軟席上，縫衣服。她的最小的女孩，——六歲的女孩，正在她身旁，取了兩個泥作的玩偶，使他們撞着打架。

她是個久病的四十歲的婦人，而且常常病氣喘與氣管炎的利害的病。所以面色很黃瘦的。她那茂密而黑的長髮，——在她初嫁與雲哥的父親的時，所有的婦女，都稱美她的髮，也日見落下。她本是好說話，與常常快樂的好競爭的多血質的婦女，但在這三四年中，她變爲冷淡而易怒的性格了。不過她却是好工作與勤苦的她。自幾歲時，隨她父親在衙門中讀書時，便常常勝過她的姊妹，直到這時，她還是每天除了料理家事之外，便同着僕婦們縫紉，或看小說書講與她們聽。有時同她們說起在四川的萬山中的棧道上，乘著小轎走路，及在雲南所遊歷的吳三桂的宮殿，以及那些遺事。她們聽了，都如小學生聽天方夜談一般的驚異，而且覺得這些沒曾見有人說過

的故事，是有很大的美麗與引戀的趣味，而小名三姐的伍慧，尤其愛聽。

這是個溫暖與晴明的初夏之日，室外的蜂蝶，來往的不住向花叢中飛翔。她作了一回針線，覺得也有些午倦了，心裏可記惦着雲哥，應該早些的回來了。她想起雲哥，便用力向着室中後門的竹簾外喊着雲霏。過了不多時，雲霏同着梳了雙髻的伍慧，拉着手從後面跑過來。原來雲霏是她最大的十三歲的女兒。雲霏穿着小花的綠羅夾衫，左手裏拿了一把香草，笑着向伍慧看。她便向雲霏道：

「昨天蒸好的玉糕，你可不要全吃了，你弟弟快要回來了，留下些給他，到明天我再同慧姐作些給你們吃。」

伍慧自然地微笑了，雲霏臉上紅紅的沒有回答。伍慧搶着向雲哥的母親道：

「那個，她吃過不少，我說留點吧，恐怕還要給雲哥吃，她才肯留了四五片呢。」

母親笑了，連那個新來的僕婦，也對着雲霏癡笑，她急了，儘管摔脫了伍慧執着她的手，伏在母親的懷中，抬不起頭來。母親撫着她的短髮道：「希罕呢，明天你找你慧姐，給你作幾個吧。」

這一晚上母親同她的雲哥和伍慧，以及那些女孩子，說起白天的事來只是笑。母親又問了些雲哥出去旅行的話，雲哥他幼稚的心中，却記起在田野中的滿家嫂來，便對伍慧說過。

伍慧是個聰明而活潑的女孩子，她在這天，尤覺得更爲快樂，便按照常常的要求，問雲哥母親的四川山中的行程。她道：「從前我在一本小的教科書裏，看見有在半山中走路的窄窄的木橋，那末；那在上面的人，不是小得如螻蟻一般大嗎？」

雲哥的母親，只是微笑，沒有立刻答覆她。

雲正同着兩個小妹妹，在燈前逗着一個白色的小狸貓，去搶一個花珠。雲哥却因走得疲倦了，躺在床上。

她經不得伍慧的催促，便道：

『在雨後中的山行，最是有趣味的。慧姐，你若去過，你永不想再回來的。你也必定不願意聽我去敘述這種片段的說不盡的景色了……有一次我們一家同行的，有幾十乘小轎，即是由宜昌坐船，經過三峽，便走山路由四川往貴州的山道。有一次我們坐在轎子裏，看那險峻而陡立着

色中，參以顏色的山峯。一乘一乘的小竹轎子，如走在圖畫裏的相彷彿。山道都是在山腰中修成的，下面便斜俯着些絕壁。我那時却不知什麼是害怕。有些年紀較大的老媽子，便坐在轎中哭了起來。她們的哭，並不是專爲走到難走的地方，怕得哭，她們的眼淚，是看着那些奇絕與不可思議而遠來的偉大的景色，將她們驟容鑑賞的心思，引起了思家的念頭……在山中落雨的時候，更是好看。看不見雲；也覺不出有雨點來，只感到漠漠茫茫地白氣，與起伏迷現的山峯，合在一處，所有的草木，也都籠在無邊的白氣裏，只聽見由輿夫的竹笠下一滴一滴雨水聲，聽得出。而山到處的流泉，漸漸的響……」伍慧聽得如身臨其地似的，兩個明亮的眼珠，只是向着她發呆。而雲哥也從床上坐了起來。

「另換個題目吧，有一次我們在王家營以南的個鎮上住店。那時的店，即在大的城中，也沒有現在如火車站的旅館，那樣整潔。我們那時是第二次回雲南去，那時正因我祖父死了，父親帶我們回家，又重行出來。那天是七月的時候，江北的天氣還熱得利害。每天從不明天的時候，就起來趕旱路，一連走了十幾天，在七月的毒日之下，同行的人都很困乏了。這天未到黃昏之前，就趕

到那個鎮，我記不清是甚麼名字的鎮的店裏。許多的亂雜口音；與馬的蹄聲。店是很寬大的，比我們家的房子還大幾倍。我同現在遠在衡州的八姊，與胡媽，住在西房的套間裏，其餘的人，都分房安歇下，想着休養精神，好預備明天的行程，那知一個意外的事發現了……」

雲哥聽到這裏，便由床上躍至案側，緊緊地貼住慧姐的身側，望着對面他母親說話。慧姐握住雲哥發熱的小手，沒得言語。雲哥的母親，咳了幾聲，便續說道：

『那店裏西房的套間，是很黑暗的。我同胡媽，最早的燃上店中所預備的油燈，草草的將晚餐用過。胡媽是五十多歲最有經歷的老婦人，她忽然看見南邊的壁上，掛了一幅很寬被烟熏黑的畫幅，她就指點與我們看，她突然似有點覺悟，將那幅畫子揭開，將頭掩在畫子後面，看了有二三分鐘，她便輕輕地放下，喘了一口氣，向我們附在耳上說。原來那付不惹人注意的畫幅後面，却是一個暗黑的洞口，裏面任甚麼看不見。因此我同我的八姊，嚇得上別的房間去了。這夜終於沒敢睡覺，半夜中便趁着下弦的月影，渡過淮水了。』

他說到黑洞發現的事，將要就睡的雲哥，却緊貼住慧姐的身側，一動也不動。即連慧也覺得

有纖微的恐懼，因握住雲哥的手便緊了些。而雲哥的一個姊姊，一個妹妹，貪與狸貓在屋東邊玩，却沒曾注意聽到母親的話。

慧十五歲了，較雲哥差不多大有四歲半的年紀。她家因王嘉芷——雲哥的母親的名字——夫人是個家庭清閑而愷惻的人，幼年既讀過若干舊書，對於婦女的針線上，分外有工夫。嘉芷在街上偶然遇見伍慧，每每見她那付明麗而活潑的眼，與如胭脂微染成的雙頰，便非常喜歡她。後來滿家嫂的姊姊，便將自己的女兒，送到李宅中去，同嘉芷作伴。嘉芷夫人，更沒有半些階級的思想，教慧姊與自己的兒女同玩，同飯，幾乎比自己的女孩子，還加心愛護。因此慧常常以爲這就是她的家，隔幾天到自己家裏去，便感到半日的寂寞！

這夜她聽過黑洞發現的故事以後，又同嘉芷夫人哄說着雲哥，睡在嘉芷的房中，自己很小心的走出來，踏着月光，幾乎逃避一般的，轉到她的臥室中去。她與雲霏是在一個屋子中，木壁的內間，是雲霏的住處，而在外間，用綠花白布幔隔開的，便是慧姊的臥處。她心中怯怯地回到自己房中，看看內間的雲霏，早已睡在帳裏，自己便取過已燃着的洋燭，放在帳幔的後面，匆忙的放下

鉤起的帳子，急急地臥下。將燭吹熄，而如瀉過銀水來的月光，却映得室中什麼東西，都看得清楚。沈冥中從這夜起，給予她一個細微的印象。她覺得她握住雲哥的手，格外熱；而且脈搏跳得很急。當他母親說舊日旅行中奇遇的時候，她想雲哥那樣的聰明，也不禁替他母親歡喜！但這不過是奇怪的思想之一瞥罷了，在她充滿了天真與純淨的心中，並沒有其他的感覺，可是她從此覺得似乎對於奇異的人生，有了一點解說不出來的微妙的感動。她從在這潔明的月夜睡過之後，心境上似乎增加了許多的智識，然而自己却也尋思不出來。從前與雲霏遊玩的興趣，在微細的境界裏，似乎漸漸減少，不過是微而又微，不容易覺查得出來罷了。

七

這樣便過去了三年的光陰，霽浦鎮仍然還在那些平延的羣山之前，每天的汽車聲，仍然遠遠的可被鎮中人聽得見。田野中農婦的歌聲；與鎮中小學校鼓號聲，仍然如前，時時的在空中聽到。一切所有的，仍如前無二。只是雲哥家中，少有些變更。每年年茹着苦痛，與同時抱着希望的母親，身體日見比前此瘦弱，她的七年中的肝痛與哮喘的病，也未見輕減。不過眼看雲霏快要出嫁，

與雲哥已長成得像大人了，她心中還可比較得欣慰！但是每逢着紀念的日子，與好的節候，聽那些白翎鳥在園樹上啼的時候，與梧樹葉子掃在地上的聲音，她那已竭的淚泉，往往還自己哭泣。伍家的慧姐呢，如今竟有十八歲了，仍然還爲嘉芷夫人的伴侶。仍然還住在李宅中。她的父親，現在倒成了私立小學校的國文教員。她的容貌，越發美麗，而態度也日見端重，不似三年前隨着雲驛在草中和石縫裏捉促織玩的時候了。她被嘉芷夫人教她寫的字體，也日有進步。她每每取給她老年的父親看，她父親也不能知道她對於寫字，將來寫得究竟成怎樣的好法，只是眯着眼睛，在眼鏡下笑。不過她却格外得好講究修飾，與雅潔了。霽浦鎮本不是交通閉塞的地方，所以在省城中有什麼時式的梳頭，與新衣服的式樣，不久便會流行到這裏來。因爲鎮中的舊家很多，他們家的婦女，便與左近鄉村中的村姑不能一樣，因此慧姐除了天然的愛好之外，因修飾得雅潔，更使得她，使人見了贊美與稱羨了！她在雲哥的家中，差不多與雲驛們一樣的待遇，所以除了她願意去作的事以外，成天裏沒有甚麼事。而她的講究修飾，更有閑暇了。她在這幾年中也一樣經過了少女之青春期的變態，由嬌小的如小鳥一般的女孩，變成一個善笑與常常疑思的女郎了。她

最好一種金雀花，在她的窗前的幾叢芭蕉的前面，她自己栽了好多。每到夏天，便開成一片，金黃色的喇叭形的小花，放出許多甜蜜的香來。她在夏日清早的起來，常常開着窗子，在窗前梳頭。她往往停了手中的梳，披着長而柔細的頭髮，向着花叢微笑。金黃色的花光，斜映着她的長髮遮住的半面，朝陽之光，從東邊的園中的樹裏升起。這時她晨妝的美麗，自己對着鏡子看看，心中也感到愉慰！

雲哥在這時是在學校時多，而居家的時間頗少，然而他母親還另請了一位先生，在家塾中教給雲霏姊妹讀書，而雲哥晚上，還從他講求舊式的文藝。所以雲哥一天沒有多閑的工夫。不過他在學校時，功課沒完，便急想着回家，及至到家以後，又恨不得快從家塾中，將先生講的課本看完，好跑到內院中去，至於他爲甚麼這等每天的要忙得如有人催促他似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可惜每天只好有點工夫在芭蕉蔭下的月光中，走幾回罷了。

他家的東面，是一處荒廢的舊園了，本來他父親在日，常同些飲酒與清談的朋友們，在裏頭消遣的。園子雖不是極爲寬曠，但因自從他祖父由隣家買來，年年添些花木，七八十年的光景，裏

面的大樹，竟森森的成了林子。及至他的父親死後，嘉芷夫人因為這是雲哥父親所常到的地方，每每自己去過；或是看見裏面的樹木花石，都生深深悽想的悲感，所以早就封鎖起來，沒人去過，已經有七年多了。現在因為雲霏們都長得大了，很願意到園中去遊逛，又加上慧姐的要求，所以嘉芷夫人含着舊思的淚痕，將園門重復開放，並且收拾得很是清潔，將裏面沒人的荒草，剷除了不少，又在春天加種上一些新樣的花草。因此雲霏同她的兩個妹妹，與慧姐差不多每天都要去的，本來由她們家中出來，對面就是園子，所以非常的便利，不過雲哥的母親，除去過一次外，再沒有到過。

一樣的是在中夏，天氣熱得利害，又在昨夜落了一場急雨，第二天被炎日晒了一天，所以人覺得分外熱的不可忍耐。晚飯之後，慧姐同着雲霏姊妹，各人取了扇子，軟涼席子，一起到園中來。新月如銀鉤一樣的，斜籠在樹影裏，那些細的圓的尖的樹葉的叢影，在地上被風吹得亂動，不知名的小蟲，在樹葉上飛打得響，夜合花的香氣，充滿了園中，紅的，白的，玫瑰花，在隱約的月光下，並分不出是甚麼顏色來。當她們來到園子中，走在樹蔭下，細碎的脚步聲，與笑語聲，頓時破了夜

園中的沈寂。她們揀了一個古式的四角草亭的前面，在大石之側，將涼蓆鋪好，隨便坐下，啜着茶笑着，消這個炎熱的夜。她們四人中，獨有雲霏的小妹妹雲逸最小，她才十二歲，她的二姊姊雲芝，十三歲，而雲霏却還比慧姐小兩歲。一羣少女的清談，頓時使得園中，添了些生氣。其中獨慧姐說話最緩，而最有趣味。她也學着嘉芷夫人說她那些隨她父親在外面所見的景物。不過只是片段，不能完全。可是在從前她同雲霏姊姊說這些事極多，而這半年中，她却變得沈默了許多。雲霏與她說話，或引逗她，她只是微笑作她的答覆。這天的晚上，雲芝、雲逸小姊妹，她們不能靜坐在樹蔭下，便踏着月光，走到人造的土山後面去了。只餘下雲霏同慧姐倆個。默的空氣，被靜氣融合了，慧姐搖着一把時式的漆邊嵌銀絲的小團扇子，她的身子幾乎斜欹倒在涼蓆上面，雖是園中的清風不斷的吹，而她的柔潤的髮上，一滴一滴的汗珠，尙是不住手的用手帕拭着。她心裏像是火燃的一般的熱，只覺着氣悶。在靜化之美的夜裏，一個少女的心情，向着明月，那是怎樣的奇異與不可捉摸呀！她情緒的順流，不知道阻於那種的潛力，半年來常常覺得有許多感恩與懷想的！彼此默坐中，雲霏撲嗤的一聲笑了。

慧姐驚疑的注視她，她却更笑得俯下身子去，額髮都垂在慧的膝上。慧一邊用扇給她扇着，一邊急急的問她，爲甚麼這樣笑？她少住了笑聲，但是抬頭看見慧，便又重復笑了起來。慧姐頓時明白她是嘲笑的笑，却再不能忍了。用手向雲霏肩窩下亂伸，一面口裏說：『若你不告訴我，我可饒不了你……』雲霏滾在涼蓆上面，才梳好的髮辮，也亂了起來，喘着求慧放手後，再告訴爲甚麼她這樣笑得利害。正在這時，突然聽得亭後一片的金竹子中，豁喇豁喇亂響了一陣。於是慧姐早放了手，雲霏也跳了起來，兩個人都驚恐的向園門跑，剛走到門口，一個不意的事發生，園門不曉得被誰，由外面反扣住了。慧姐同雲霏並肩立着，心都卜卜的跳，彼此受了恐怖的襲擊，在靜無人的園中，似乎已有了無限的鬼怪一樣。兩個人正不知怎樣方好的時候，一個笑聲，破空在她們身後笑了起來。慧姐回過頭來看時，月影下頓現出一個短衣的人影，再細看時原來就是雲哥，一手抓住草帽在那裏笑得彎腰不起。雲霏却故意的頓着足說：『你太會作詭了，來嚇得我們好苦！試試我便饒了你呵……你沒看見她，嚇得汗珠都跑了……』說時，就笑着上前去要拉住他。雲哥早看得明白，便往樹林子的跑去，一瞬間便看不見了。雲霏洒脫了慧姐的手，便也踏着細草，

隨後走在樹中去。這些樹是些松樹與些老的杏樹，奇怪的古榆樹，在夏日枝葉茂盛，樹與樹的距離中間，沒有大的隙地，兩個跳蕩與輕捷的影子，走進去，那裏還會看得見。慧姐只能聽見雲霏跑的笑聲，漸漸地向西邊去。她一個被遺棄在園門裏，以前的恐怖，與恨雲哥的心情，同時紛雜起來。想着要去找雲芝和雲逸，她便不再管雲霏去怎樣地追雲哥，自己便很小心地提防着，重走回來。偶然在樹下聽見夜鶯的啼聲，自己心中也震蕩一下。恰好當她走到四角亭子的前面，癡立了一會，便走到亭側的柱子邊，忽然抬頭，哦！對面的亭柱後，一個人面，忽然出現。唉！那不是雲哥嗎！她吸了一口氣，便不覺得立定了。雲哥從容地由亭後出來，向着她微微地笑，在瀉銀的月光中，她看見他跑得也是肩上亂動着，她想要責備，與說他幾句，却也想不起怎樣說方能表示出自己的身分來。但覺得恨，與笑，與甜蜜的慰安的情緒，同時交流在心裏。雲哥穿了白色的學校制服，一雙皮鞋，滿了許多的泥土，一手拭着汗，却靠近她，她也並不躲避，也不恐怕，只是看着他。雲哥只說了一句：『我們今天是鬧着玩呢……』她很力的注視了他一眼，沒說出話來。兩人相並的立着，在散着細淡的清霧之下，彼此心中都很安適，而有第一次的靈奇的感觸……不多時，雲霏同着兩個

小妹，由土山後面轉出，於是這場惡劇，便中止了。

月光已竟西落，當他們出國回到家時，已覺得微微地有點夜氣清寒的感覺了。

八

嘉芷夫人，雖是眼看着自己的兒女，得有現在辛苦地漸達到成立的年齡，然而她還是常常的憂鬱！時常在夜中，同她所親愛的慧姐談起，往往垂淚。關於她家的歷史，慧姐是很明悉與熟知的。原來嘉芷夫人的母家，是個城中的望族。她家在城中的居宅最爲寬大，她的高祖與曾祖，都是在廣東作過多年的官吏，她家的子弟向來都講求讀書，又加上歷代的搜集，舊日的書籍，積滿了一幢樓房，所以在左近的人們，——尤其是讀書的老先生，若說到藏書的多少，都說到城中的王宅上哩。她的父親王伯淑，是早年入了翰林，在京中部裏，當過許多年的差。那時他全家都住在北京，她在幼時，每每隨了父親，到中海後的金釐玉螭橋上去看落照，與無數的碧荷，那時絕不是如現在我們能够坐輛人力車，便能去一飽眼福的。到了伯淑的三十歲以後，便外放了貴州的道任，後來又往雲南去過，因此她自幼生於北京，長於雲貴，直到出嫁的那一年，才同着她的兩個哥哥，

重歸到故鄉，便嫁與雲哥的父親李葆和。

她自然是自幼年，便與李家訂了婚約，那時正是在清季的末葉。李葆和的家中是非常勤樸清儉的人家，到了他的本身，便出繼於他的叔父。他家在這幾縣中，是最盛，最著名，人口最多的望族。他呢，自幼年却生得體質很爲瘦弱，在家中同兄弟叔姪們讀書，不過他却終未能隨着那時的潮流，掇取甚麼科第上的名貴。他有天然藝術上的嗜好，對於繪畫及音樂，常常請人指教。到得他二十歲時，書也不讀了，那時他的繼父死去，家中空餘下一片房產，沒有他人，於是便將嘉芷夫人娶了過來，很安閒的過鄉村中的生活。嘉芷夫人讀的舊書，比他還要好些，他們常常抄詩讀書，或種蒔些花草，家中充滿了和平與愉快的空氣，所以他也不再想出去，但可惜他二十八歲上，便爲社會與家族，將他無形的殺死，這都是多年以前的回斂了。

一夜裏冷的雨點，打在玻璃窗上，秋蟲在床下的磚隙中，作間斷的淒鳴。嘉芷夫人同慧姐對面立在一架縫衣的木台上，用工作的鍼線，來慰解這個長夜的寂苦，那時距慧姐在園中，被雲哥雲霏恐嚇的時候，已經過去了三個多月。

紅光的炭火，時時由熨斗中迸出爆的聲音來，慧姐一手執着，因為要熨好一條裙子的厚花邊，彎着身子，而面部却被炭火的熱氣，烘得紅了。這條裙子，是她自己的，却是嘉芷夫人託別人由遠處給她買來的材料。她看看裙子上的花邊，還沒熨好，聽得窗外細碎有自然音律的雨聲，便不由得手中的力量，遲緩了一些。忽然對面的嘉芷夫人說道：

「偏在秋天好落雨，……哦！我真怕聽了……」說時，微微地歎了口氣！

慧姐也似在細微中有點感動，手中的熨斗，便少停了一停。

「我從前，記得在洞庭湖中的船上，最愛聽夜中的雨聲，打在水波上面，彷彿不知有怎樣的快樂。有時我打着雨傘，在船面上看那些雨中的船家燈火，……那時的大船，在水中走着，却也不慢，尤其是在雨中，風吹着飽張的帆，呼呼地響……」

「我想秋天之夜，由那一望無邊的湖中經過，格外好看呵！」慧姐問她。

「好呵！現在都成了陳事了！即我為憂苦所迫集的腦中，現在對於那時候；幼年的時候，所經過的景物山水，都似記不十分清晰。回想我同你一般大的年紀的時候，……還說什麼呢！人終是

被命運支配着走……」她的聲音，微帶點哽咽了！

慧將手中的熨斗，也無力的放在桌上，楞楞的向她看。

於是她便停了工作，悽咽的道：

「我同你一般大的年紀，正是我們姊妹們的最快樂的時代！我們比較着作了舊日小姐的身分，除了在塾中讀書，與學習女工之外，無非是說着笑着，或同些別家的小姐們相聚，不是在園子裏打鞦韆；就是爭着做詩。那只不過是些玩意罷了，原說不到什麼是詩的意趣；和詩的才氣上去。但不曉得是甚麼緣故，那時的詩畫，那樣的好發動，現在越是經過人生的苦難，越是不會作出半句詩來。你也應該記得古人說，什麼「詩窮而後工」的話，但我以為還是沒有窮到極處，果使人們的命運，危難到了不可思及的地位；與他們的思想與情緒，被迫壓與破碎，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，唉，說到甚麼作詩呢！哭都沒有地處呢……我那時所塗抹的些草稿，直到現在，還丟在幾個舊書箱裏，在東院的斜屋裏呢……可是自從來到我這一生命運的定腳處之後，在我初由雲南到家出嫁的以後二三年，還也胡亂謔寫過些舊詩詞，但以後自從有了你雲霏妹妹之後，便再不

作了。……慧姐，我從前也似乎同你談過吧，我嫁後共有十年的光陰，但是後來……哦我……簡直……不能生活了！

『你是知道我們這幾家的家世的，所有的那些家庭黑暗，與大家族的罪惡，你也不是小的姑娘了，我再告訴你，趁在這個秋夜裏，或者也許給你多少的新聞吧！不過你要知道他……雲哥的父親，就死在這個家族制度裏！我一生的命運，也被這萬惡，令人恨惡的家族制來決定……』她說時用力將一把鋒刃很明利的剪刀，無意的着力放在木板上。

『可是你見過那付遺照吧？』

『什麼？慧記憶般的問她。

『雲哥的父親……』

『是的，見過的，我看見面容與雲弟弟，真像不過，腮以下很瘦得，不如……』

『那是甚麼時候照的，是在他死的前半年，到城中經過的照像師，那時不像現在，我們鎮上也有一片小小的照像館，那時是由城中經過的照像師，替他照的，哦！這是最後他的……的遺容了……你

要先知道，那時正是我們幾家，因有一家嗣續的問題，鬧得不了，所以他那時已因憂憤成疾了……所以比雲哥看去，瘦得多了……」

『人家都說雲弟弟最像伯父，而妹妹們如你的面龐，簡直是分不出來呢。』

『可不是呢……但是，我每天的捧心弔胆爲着雲哥，他這個孤苦的孩子，可憐他父親死時，還看着他不瞑目呢……』她說到此處，便用舊綢衣的袖子，揩眼淚，而慧姐也眼泡紅紅的，滴下一點因感動來的同情的淚痕！

『那是多末大的艱難與困苦！我想起來，心頭都覺得顫動！人們的受侮者，弱者真是說不盡的寫不出的苦痛呵！那年是十一月十七日……我再不會忘記的！早上冷得很，因爲夜間吹了一夜的北風，草木上都凝結了很厚的一重冰雪。那天他的病，已經是到了最後的一日。我也已經十幾天沒有安睡，外面請了幾個醫生，都開不出方劑來。有八點鐘吧，他已經氣喘得不能有說話的氣力，面色瘦得如一張薄紙似的，身上蓋了一層薄被，與一件狐皮皮襖，都似是使他轉側不動，在未明天以前，他吐了一痰盂的血與痰，那時只有閉着目喘氣的分兒。每天早起的太陽，如永不會

再有變化一般的，由窗中射過來，在紅幃幔上，可憐只有幾個親族家的婦女，與幾個僕婦，看守着他。果然剛過八點鐘，他已是不能說話了，可是在他未重病之前，他和我說的那些傷心的話，我心裏已有裝滿了悲酸；與對於前途的恐怖！當他臨死的時候，我早已失了知覺，只能在他耳旁不住聲的細聲叫醒他，他有時用力強啓開無神的目光，向我留戀；與不忍的看一下！再也沒有表示其他彌留時的勇氣。後來他惟有強撐着目光，向四處散亂的看。我也想到了，便喊着劉媽去找了雲哥來，唉！無知的小孩子！我記得雲哥穿了淡灰色的布袍，楞楞地被他媽領着走來……七歲的孩子，尚不及的桌子高，恰好床帳旁邊，一張舊日的大藤椅子，我命劉媽將雲哥抱着，立在上面。雲哥彷彿呆了，立得靜靜地，看着這幅悲劇的啓幕。他那裏知道，那也是他生活的慘運的開始呢！他那裏知道，他的幼稚的前途，有無限的危險，與困苦呢！他父親用散亂的目光注視着他紅紅的小腮頰，又注視着我，末後似乎無力的由痰塞住的喉嚨中，歎走了一口生命之最後的呼氣，由此便甚麼事都完了……一個活活的人，竟再……二十八歲的人，便隨了他伯兄一同逝去……」嘉芷夫人激切的說道舊日的隱痛；而多年下貯集下的淚痕，一起衝發出來，俯在木案上，肩頭一起一

落的嗚咽！

慧姐聽得癡了，不覺得自己眼眶中的淚珠，也由真純的心中流出！她竟也忘了去勸止嘉芷夫人的悲慟！

雨聲還是一樣的，在窗上滴打着，燃煤油的銅爐上，所燉的玉米粥，已有了焦枯的氣味。

後來嘉芷夫人，好容易住了哭，接續着向慧姐說：『我才是人間的不幸者呵！你想我那時的四個小孩子，眼守着一片大的房子，我的白髮的老姑，尚住在大房那邊，這種境況，教人能不心痛……而且後來的艱難，你做夢也想不到！我好不容易戰勝了一切，將他的靈柩，安安穩穩埋在墳墓裏……可是一生注定的命運，再也不放我會平安的！悲痛之後，我才真正了解人生，無論如何，都是悲哀的世界！說起來話太長了，只是我敢堅決的告訴你，一切家族制，都是陷人的魔坑，什麼嗣續，什麼遺產，什麼宗族，哦！你記得，像我們這些號稱舊日大族的人家，只是這樣的啊！』

慧姐自然也很明白嘉芷夫人說的話，因為自以前的時候，她也聽說過雲哥的父親，是個少年書生的人，情性很柔弱的，又沒有甚麼設計對人，他所以致死的原因，就是爲了他的近支的嗣

續問題。本是各家獨立居住，可說是沒有甚麼關係，不過在舊日的宗法社會之下；尤其是在鄉居的宗法社會之下，便因此氣憤憂鬱！他是要好的人，一方面既受人欺誣，說些壞話，一方面又要想法保全他伯兄死後的名譽，這就是他有病的根本。後來他因憂憤，而變成狂疾，竟吃過一次毒藥，當時幸得沒死，而毒藥的餘毒，種在他的身體中，究竟遂再不能起來！所以的確說起，雲哥父親，不能不算自殺；也不能不算是爲舊日的家族制殺死了！這個柔弱要好的青年人！這些事，慧姐早有些印象，在她心中，她知道嘉芷夫人，所以常常傷心與悲哀，也是因此。她本來很願熟知那些舊日的事，但看見嘉芷夫人的感傷，自己也聽了難過！便不再肯往下追問，只是隨着嘉芷夫人歎口氣，相對着來靜聽這個助人感泣的雨聲，洒洒淅淅地響！

九

原來嘉芷夫人，自從她的丈夫未死之前的半年的工夫，與她丈夫死後的光陰，真是日日在苦痛中過活！她丈夫是有伯兄的，後來她丈夫——他的名字是葆和——出繼於他的一位叔叔，從此後就各居了。他們兄弟間，最是和睦不過的，本來他那位伯兄，比他大有二十歲，自幼時便看

他一天天的長成起來的。他的伯兄是個嗜好古器的個忠厚的長者。他們弟兄中的情感，却是在近來很少有的。不過他伯兄到五十多歲死去，一個子女也沒有，他伯兄家中，只有一個寡嫂，守着那一份家產。因此大的波浪便開始攪亂起來。在下縣的宗法制，簡直比官府的命令都尊嚴。本來他的寡嫂，起首要將幼小的雲哥繼承過來，他却爲此事，與嘉芷很費躊躇與商酌，因爲他們那時，只有一個六歲大的男孩子，而且他那位寡嫂，是位怯懦的婦人，說不定另有變更。因此他就決定不願雲哥去嘗試這個危險，而作家族制下的犧牲者。恰巧在這時，他那位寡嫂，又決計不再要雲哥過來承繼，本來這是沒事了，不料後來因另立繼子的事，將他伯兄停葬了二年。其中很出些危險，與使人驚異的笑話。他分在近支，迴避不了；管也沒有這樣大的權力，與計謀。而且還有人，控告他；以及用散播的謠言誣陷他。其實他以二十八歲的青年，後來竟連到他伯兄家的勇氣都沒了。他對於伯兄相愛的心，到了那時，絲毫都無可爲力。看見伯兄家的家勢，與名譽日漸落下來。他無故受些冤屈，自己本是容易受刺激的神經質，因此就變成精神病。每在夜間，獨走野中；或到河邊獨立着悲泣。嘉芷夫人，任如何勸說，也解不了他埋在心中的深憂！後來常常遣派着一個多年

的老僕人，跟隨着他，他在那時所有好和平喜藝術的平時的性質，都消失了，只是狂躁與悲歎！平常他與嘉芷的愛情，原是最好不過的，現在也只有看見她就哭泣！有時在外面的女牆上，在黑夜裏，望着細流的溪水，作半夜的蹲立。後來狂病日見利害，竟要自殺，所以他家中舊日的刀劍與剪刀等，都被嘉芷收了起來。後來我見汪青立抄了一段天根的日記，與我看，也可以知道李葆和的可憐！

「一天我同霏姊在北屋西間的窗下，因為爭一件玩偶的衣服，爭吵起來，記得彎了腰的胡媽，看看我們歎氣！我們正在彼此不相讓的時候，忽然聽見窗外有母親的哭聲，與幾個人奔跑的腳步聲，我同霏姊便爭着向窗外看。這個印象，永遠在我腦中遺留下！我現在悔恨我當時，為甚麼不繼續着同霏姊爭吵，即彼此爭得哭了，也不算甚麼，獨有那一見，使我永不能忘的印象，那是給我留下了怎樣可怕，與悲慘的回想！我首先看見的，是我那可憐的父親。他被幾個僕婦圍住，我已哭了的母親，用力從後面抱住他，雖是她那時已經不得安眠，與不多用飯多日了。我父親蹙着眉頭要去，並且用力要掙脫了母親的手要去，口裏喊得我，也不十

分了解，只看見他的面色，差不多與土一般的黃。這時我同霏姊直看得呆了！心中既不是完全的恐怖，當然更不知甚麼是憂慮！但覺得我也手指顫顫起來！末後，好容易母親揮着淚，將他拉到西屋裏去，外邊的僕婦，便進來驚惶地同她們的女伴說：他要找刀自殺……她們並且對我同霏姊注視着歎氣……」

看到這段日記，當然可以明白李葆和那時的喪氣，與失望，是怎樣的利害！後來天根的日記裏，還有關於一晚上，他睡下以後聽到他的父親吃過砒石，又用藥汁去灌救的事，更可見出葆和是這樣的可憐與痛苦了！

原來在志伯家中，住着讀書的李天根，便是這時的雲哥，也就是死後的李葆和，與生存的王嘉芷夫人的孤兒。

自從李葆和因憂，因病死後，他家的景象，便大變了。不過有雲哥在着，雖然他還是無知無識的小孩子，而嘉芷夫人，雖是悲痛得不願生存，然看看四個小孩子，和他們那位白髮婆婆的老祖母，也只索咽着無量的悲苦，強自支持着，給葆和辦理死後的事。一樣也是孀婦孤兒，雖沒有繼承

的問題，然總有所困難！但嘉芷夫人，她絕不是怯懦的婦女；她並不懼怕。她不管他們的氣憤；與他們中自古傳下來的習慣法，她決然請了幾位素常與她丈夫相處很好，而死前曾有付託的兄弟與姪子，而又找了幾位明達的親戚的長老，便辦理着將她丈夫安穩的殯葬了。

不過因此，她也勞瘁的苦極了！她身體本來是好的，然一個肉體的人，如何經得起憂哭與憤恚，及這等計劃的困苦！她葬了葆和以後，她也開始常常生病。最利害而可怕的病。便是氣厥，有幾小時昏暈過去，一切事都不知道。那時她的子女都小，不知什麼是爲人間的疾苦與悲慟，不過他們自幼生長於這個冷清清地家庭裏，他們父親早死，母親又常常苦病，他們家的幾個最近的房分，都是因爲有意見的關係，更不相聞問，他們家中雖不缺乏衣食，然而也可說是伶仃孤苦了！

有一個期間，嘉芷夫人，竟半狂一次，成日裏不言不笑，也不進飲食，只是倚在廳柱上癡視着天上的雲霞飛動，到後來，自從慧姐到她家來，添上了這一個明眸善於說笑的少女，同她的兒女玩着，嘉芷夫人，也爲其解憂不少！

雲哥本來的乳名是叫雲根的，後來她母親就將雲字爲他另換上個天字，所以他自出了家

庭，在外邊讀書時，就是李天根了。他受了父親柔弱的神經質，與母親的熱誠的多血質，所以比他父親性情，還來得剛健些。不過他自幼小時候，受了先天的與環境的遺傳，與陶冶，憂鬱與沈靜的氣質，很可看得出。他在五六歲時，同了一個隣人家的小孩子賽跑，他走在後面，跌倒在鵝卵石鋪的道上，他覺得痛苦，而且覺得周身震顫，他撲去了身上的灰塵，立了起來，却並不啼哭；尋思了半晌，看走在他前面的那個隣童，早已看不見影子。他覺悟般地似有什麼感想，從此後再不與那些兒童們惡戲了。況且她母親，就只有此一子，在小的時候，常常不許他出去，只是在家中與他的姊妹們一同玩。後來有慧姐到他家的時候，他已在鎮中公立的小學校讀書了。不過他每逢下課後，還是到家中玩的時間多，所以他自小的時代，却有女性的感化。

那年，他已快要十五歲了，也沒有再上學校，因為鎮中的中學停辦，而到遠處去讀書，嘉正夫人也說少待一二年，也非甚晚。趁這個時候，命他在家中多看點舊日有價值的書籍，以備他日出去讀書時，中文上不致吃累。

恰在這年，去年的冬日，各處獨立軍，與民軍，一閃而起，他家雖不是交通的大邑，然而縣中的

富饒，素稱有名，況且隣近鐵道，羣山環聚，也是個要緊的地方。然而因此，遂致安穩平靜的鄉村，從此多事。

十

無可稽查的風聲，即日緊一日，有人說芝罘島上，已聚有一萬多人的革命軍，就要順着海道，先分兵占據沿海各縣，然後再聚攻省城。有人說膠澳的民黨，早已預備着響應。後來果然無聲無響地，距離霽浦鎮，還有才幾十里地的縣城，已經被三十幾個手纏白布的人，將縣官逐跑，居然如出喪般的白旗，在破毀的城樓上掛起。而無髮辮的奇裝，遂成了全鎮中大家會談的新鮮而奇異的材料。不過因此各鄉村被乘時的匪人的劫掠，或硬派捐與供給草糧軍米的事，乃時時聽見。於是霽浦鎮中的商家，與稍有家私的人家，都跑走了。只餘下那個煉瓦廠的高烟筒，尙矗立在高處，似是俯視着多事的人們冷笑。可是也聽不見牠的呼聲了。因為所有的工人，都早已纏了白布，去獻身於革命的事業去了。

雲哥那時雖不過才十四歲，然他對於這些常識，也知道的。在他十二三歲的時候，他也讀過

那一時很著名的東京的民報，與新民叢報，他也略能了解什麼是種族革命，政治革命，並且他也以為應該有新的變更，在這個老大的國家裏。他起初也聽見城中革命軍的起事，他純潔的心中，很添些幼稚的愉快！又看見由外埠寄來的報紙上面，是怎樣的鼓吹，與贊助革命事業。不過後來事情愈變愈壞，一切的紛亂，同時並起。並且傳言兵隊將來恢復縣城。鄉村中簡直入了亂至不可思議的境。他不覺得對於不深了解的革命二字，有些慘淡了。他也不再很高興地在燈下講述革命的故事與言論，給慧姐與姊妹們聽了。後來更有駭人的傳說，是左路巡防營很迅速的，將來反攻革命軍，而且一二日內，必由霽浦鎮的大道經過。

這個消息，比革命軍占據了縣城的事，更是可怕！

全鎮的人，幾乎走盡了。在這個期間，嘉芷夫人尤為胆怯！便帶着雲哥的姊妹們，到她的山中的莊子上去避去。當他們走時，她問慧姐還是願到她父母的家去？還是願意一同到山中去？慧姐連日來被過慮和恐怖，逼得瘦了許多。她在這時，聽了嘉芷夫人的話，她說絕不願到自己家去。雲姊妹，自然是歡喜了！

霽浦鎮，本來在山陵的前面，但是大家走了，多半日的山道，方才到了雲哥家的山莊裏。這個山莊，已比地平線，高出有幾百尺了。在這些重合迭迤的羣山中，常常有點斜亂不整的山田；與無量數的樹林，這都是各人的私有的。其實這個山莊，也有十幾家的山居的人家，其中有一家衛姓的，便是雲哥家的看林人。他家自多年前，爲李家在這個山中住着，給看守一片在山坡上大的柞林，與幾畝山田。另外有一處極小而用石建築的房子，這就彷彿是個別墅一般，以備主人家來的住處，實則也不過是個有圍牆的兩進較爲整齊的石屋。

山莊中的隣舍，多是爲鎮中及各處看管林田的，也有在山中以採樵爲世世相傳的職業的。他們輕易都不到城市中去，所以粗劣的棉布衣服，及飲食的習慣生活的程度，比鄉村中的人，又下去若干倍呢。當嘉芷夫人，帶了子女與慧姐及僕人來到之後，使得忠誠與樸實的衛老人，添了無限驚恐！因爲他，及他的家中人，與隣居們，完全沒有聽到革命兩個字。及至嘉芷夫人，將行李安頓下以後，才將這些事，約略的告知他，他朦朧的老眼中，聽得發呆！却無故的流下淚來。他便同嘉芷夫人人道：

「真的人老了，便覺得更換朝代的事，是使得我們傷心！我自少年的時候，出去南北的跑著作生意，每每在大的城裏，聽些敲着鼓板說口書的先生，說什麼清兵打入山海關，崇禎爺吊死煤山的話，我聽得那些人民的苦喊，與殺人不眨眼的殺星，喊殺的聲音，我真的聽着，就在我眼前一般。……現在這樣事，竟臨到我們這老不死的身上來，親眼看得見。……前年我生了癱瘓，我說死了，可也算了吧，活了七十五歲的人，難道說還不自知足嗎？吃了主人家幾十年的飯，如今兒子已經有了孫女了，家裏的人都有得吃，有得用的，還要我活着作甚麼呢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慧姐與雲霏等都笑了，他却顫着聲音，將拐杖向地下攢了一攢道：

「天也不睜眼，不叫我回去，眼着成了這等世界，什麼呢，我說更換朝代，他們偏說是什麼……革命……革命是什麼東西？我也不知道，恐怕革命黨也說不出什麼是革命……來？什麼都好，只是累得我們受苦罷了！可也是埋怨皇帝老子，太沒有福分了……」他迫切的說，聽的人都很恭敬的聽，他這久不好說話人的見解的發出，獨有慧姐忍不住笑，彎了腰，將頭俯在雲霏的肩上。雲霏蓬了頭髮，瞧她笑得利害，不防地將身子往前一閃，慧姐笑得沒有氣力，幾乎跌倒，雲哥從外

邊進來，剛要扶她，她却迅疾的避了過去。

嘉芷夫人，看見穿了草鞋帶着毡笠的衛老人，說得興奮與激切，便快命他的兒婦，將他扶出去安歇。於是自己，便同慧姐忙着分排屋子，安頓行李，末後決定了自己與雲逸，及雲芝，與一個僕婦，住北屋。而南屋的東西間，一爲雲哥的住室，一爲雲霏同慧姐的住室，因爲房屋是太逼窄了，更沒有其他的方法。

他們乍到了這個新鮮的地方，覺得什麼事都變了新奇與愉快，充滿了慧姐們少減了憂慮的心中。看看屋的後面，卽是俯立而青灰交錯與多灌木的山壁，短牆外是些高高下下的山田，而門外便是衛老人的住家，僅有亂石堆垛起的五六個間小屋，因些多刺的植物，編成了籬笆。——自然在別處山坡上的隣家，也是這樣的屋宇。——有時幾隻雄鷄，在日影中喔喔的啼，於是知道是正午了。

慧姐與雲哥以及他的姊妹，乍到了這個純樸幽靜與大自然的山中，雖是起居不便，飲食上也不習慣，但是爲好奇與興趣所引導，竟不復有恐懼與慮及將來的思想！獨有嘉芷夫人，時時懷

着憂慮！

衛老人的小兒婦，才三十歲，她是個最好說閑話的人，不過舌音却吃吃地不甚得力。這是顯然的事，對於她的言語上，由習慣的便利上，給予一種限制。不過却再不會減少她的話量。她初見由霽浦鎮中來的姑娘們，穿了短且瘦的衣服，梳了奇怪而有額髮的頭，在人類的好奇心中，當然有搜求與窺測的可能，因此她便常常抱了孩子過來，同雲霽姊妹們談天。她們因聽得她說的別致，而且可聽得許多沒曾聽過的事，也樂得有這個難得的談友。獨有雲哥却時時同了衛老人的孫兒阿丑，終日到山頂上去學打彈弓。在山中的少年，十幾歲上，大概都可以用彈弓打獵了，衛老人在年輕時代，便是打彈弓的能手，如今老了，便將獨得的藝術授與他的阿丑。阿丑比雲哥大有三歲，黧黑的厚重的面皮，藏在盤了辮的頭顱下面。赤着腳，能在山下比雲哥走得快了許多。自從他的主人來到，恰好是阿丑的技術，適當的可現露的機會。他每天除了幫同他父親，在林中空工作以外，便帶領着雲哥，往山上打。有時打着一隻飛的山鷄；或一個由窟穴中疾走出來的兔子，他便得意的反持着，帶了。

古代的英雄。

雲哥也練習着去射擊，終日打

求慧姐替他包好，因為怕被母親及

且有一次，竟將手指打傷，忍着疼回來，哀求般的
妹們知道。慧姐却先同他講下條件，往後只許同着阿

丑去玩，不許他再打彈弓。雲哥這時覺着指上疼的很，也不敢違反慧姐的意思，便答應了。後來再

同阿丑去的時候，有時看見阿丑打得精巧，自己的好勝與摹仿心，便逼得取過彈弓來，又要射擊，

然想到慧姐懇切的囑說，終於將彈弓交還阿丑。

一天山中過了一場風雨之後，天氣已漸漸地嚴冷起來，嘉芷夫人與雲哥的屋子中，都用些
燒好的木炭，攪些落葉與櫚櫚，燃燒起來取暖。雲哥這天也在室中，同着姊妹們去聽韓嫂的怪話，
韓嫂自然就是吃口愛說話的衛老人的兒婦了。

室中烟氣迷漫，如在霧裏一般。然雲哥的姊妹們，都揉着眼淚，忍耐地聽她說一段山村中的
怪事。

她將孩子拍的睡在懷裏，使用她吃吃與艱難的話，及粗聲說：

「在多年以前，出了一樁怪異的事，的確是使人聽着恭敬與恐怕呢……就是在前山，哦，是了，是……是疊珠山。山的中間，有一條澗，澗上一條窄窄的木橋，窄得剛能過去人。聽說——我是聽我祖母說，我祖母可又不知是聽……聽得誰說與她……我相信她老人家是編不出來的。就是在一年——不知到多少年以前了，我們中間有這麼個古舊的傳說，每年的三月三日，就是神仙，往西王母那邊祝壽的日子……」

雲芝急迫地靠近她問：

「西王母是三月三日生的嗎？」

她沒得回答，半晌口角動了又動，才道：

「想是吧！我也不知道。據說每年的三月三日，神仙們去給西王母祝壽，必是由那座山前經過的。所以現在我們到那天，大家都起來比平常要晚，一直到太陽光罩滿了山峯，大家才敢出來，因為恐怕撞見神仙……是那樣的，一個個叫化子，窮得無家可歸，每天總在山村中討飯吃，他因為肚子餓得利害，便生出……法子來。」她說到這裏，少停了一會，便又道：

「於是他就待到三月三日這一天，當天還沒明亮的時候，他便決定要去與神仙會面。他在星星照着的山道上，摸到那座山的木橋上躺著。木橋多年沒有人修理了，被風吹得亂響，他也不忍怕。據後人的推想，是他有這樣大膽，當然是不怕死的。他躺在橋上，閉了眼睛，靜靜地待著。正在天方微明的時候，滿山中發出一陣暖的霧來，迷漫地籠住一切。霧中聽說是有些香味。他忽然聽得有人說話的聲音，開眼看時，突然有一羣殘廢了手足，與身上生了惡瘡的，與他相彷彿的乞兒，走上橋來。他想這是神仙的變形，便伏在地上求他們救濟他。他們不理他，他終是不起來。並訴說他是怎樣的窮苦，連一件餘外的破衣也沒有。後來出來一個年老的，生得醜得可怕的人，給他頭上，用手中的折斷的樹枝，點在他額上，點了三點，說已經在他頭上，有了幸運的記號了。他們便一起走了過去，什麼事都沒有了，滿山的暖霧，漸漸散開，香氣也消失了。……以後這可憐的乞兒，果然幸運來了，在山脚下拾得一塊大的金子，後來變成了有錢而快樂的人！」

雲霏道：「以後沒有了嗎？」

「有呢，這個事傳了出來，有個很有錢而驕傲的人，也從遠處得到了這個乞兒的好運的消

息。他想金子是要多的，到第二年，他也如乞兒般的，在半夜時就在橋上待着神仙們的來到。他因爲富有的心思，將恐怕的心都丟去了。也不管春夜山中的奇冷，可是這夜雖是有暖霧而沒了空中的香氣……後來神仙們，如前年一樣的來了，他也照乞兒的請求，說他窮苦得連件餘外的破衣，也沒有了。那個醜惡的老人，又出來了。也照點乞兒般的，將他額上用半折的樹枝，點了三點……一樣他們便過去了。不過從此後那個有錢而驕傲的人，回去漸漸地窮了，病了，遍山腳下，也發掘不出金子來，後來便窮死在山腳下。聽說就是在乞兒拾得金塊的地方……」

新奇而美麗的故事；是民間傳說的故事，當她用費力的口音說來，却沒有一個笑她。雲哥安靜地立在一個鐵火盆邊，聽了這個婦人的話，觸動他好多冥渺中的空想。「可惜……她沒有在這裏聽見。」他心中只有這個感想，可以在這片刻中急迅的想到。

到了中夜的時候：山中的風聲，越吹得利害，在黑暗中，似有無數的可怕的聲音，由空中度過。這時南室中，還點着瓦製的油燈，而雲哥的母親却早同了他的兩個小的妹妹安睡了。

雲哥這兩天，因爲外邊連天的風雨，都不得出門去。晚上聽了衛老人的兒婦的一段話，心裏

充滿了愉慰！這時他正同雲霏，慧姐在外間的炭火邊，下着圍棋玩。這是他同雲霏取了些兩種顏色的小石子磨成的，用粗紙畫成的棋枰，這便是他們在山中惟一的家庭中的玩具。雲哥的圍棋的藝術，本不好，更加上慧姐在雲霏那面指點着她落子，終於贏了他兩局。雲哥便笑着住了手，不下了。

這時石室外面的風聲，吹得木窗的樞子，都一齊響。雲霏與慧姐互握着手，坐在火邊的矮木凳子上，也不敢去安睡。而雲哥却低了頭，用鐵箸撥着盆中的木炭，彷彿正在用思。

彼此沒得一句言語。

後來，慧姐從靜中微微歎氣，抬起頭來，向着雲哥道：「你想我們多時可以回去？初到這裏，覺得事事新鮮，現在也有點玩得煩惱了……而且伯母，這些日子勞苦憂愁，也日日瘦起來，夜中咳嗽，往往失眠。這個時世，將來正不知鬧到甚麼地步，你沒有聽見說，前兩天什麼西路防軍，到了城裏，殺了三百多沒髮辮與袖纏白布的人。現在各鄉鎮中，正亂着搜尋呢……今天聽見衛老人的隣家的人道，防軍將城中的東西，裝了幾十車去呢……更是使人害怕的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

眼圈微微紅暈了！

『到底革命也罷，防軍也罷，像那些年輕的姑娘們，有甚麼罪惡？更有甚麼阻礙他們英雄與殺人的事業？……這固然，還是不十分確定的消息，但也是意想中的事……可怕呵！我們幸得逃得山裏來，你只是成天樂得玩，那裏知道伯母的着急與……與教人愁悶呢！』

她帶了無限淒酸地柔弱之音，在呼呼地風聲裏，僅能聽得見。雲霏也很有與她同一的感想，便低頭在她的背上。而雲哥也沒得言語，只注視着，隔着火光的慧姐的微帶了淚痕的面色。

她——慧姐，自然比雲哥的姊妹們，減少了許多幼稚氣，而且她對於將來，更常常懷抱了不可言思的感觸與憂傷！這次因了亂事，隨着嘉芷夫人在山中過了十幾天的不慣的生活，又聽了些可怕的新聞，她心房中已爲複雜與亂的情感充滿。她對於這一時的變更，却從隱秘處生了無限的慨感！她自然是正在奇怪與情緒變動的少女期，她又比較得聰慧，所以在這個風雨之夜，握住雲霏的手，對着一起一落的火光，時時看到雲哥鎖起雙眉來的面目。而室外驚人的山風，吹得使人起空虛的恐怖！哦！這是怎樣令人感懷與淒迷的境地與時間！她這夜終於未曾合眼。

素日能言的雲哥，眼看着火光滅了，無意味的回到自己屋中，第一次觸到深憂似的，和衣睡下。覺得分外的冷冽，便蓋上了一床厚絨的被。

雲霏雖也有恐怖的思想，但因疲倦，不多時在東間中睡得沈沈地。獨有慧姐在雲霏身旁的枕上，聽着風聲，用被角拭淚，她自己也不知爲甚麼這等怯弱與悲泣？

十一

什麼事情都變更了，共和的空氣，隨着三月的春風，到處吹遍。鄉村中的小學校的兒童，也高唱着民國萬歲的歌調，剪髮隊也到處實行，這種新鮮的國民義務。所有霽浦鎮中，能看看點報紙，或比較上算是智識的人，都知道清帝退位，並且將那九龍御座，讓與他的第一個大臣坐了。可是成了什麼民國，至於究竟是何等的事，就連那位好看報紙的小學教員，也說不出頭尾來。因爲他日日看時報，却偏好看滑稽欄的無線電，與各地的小新聞，所以關於那些各處的特別土話，他倒多少能說得出，反把軍國大事，弄得摸不清道路。

伍秀才自然是個清室的忠臣，因他從前是隨着一個七品縣官，作過教讀老夫子的。他年紀

本來快六十歲了，眼睛也日見得發花，非帶上花鏡，便看不清事物。近來他也不常出門，只是在家裏吸着黃竹桿的長烟筒，閉着眼睛歎氣。由城中分發下來的些剪髮隊，近來却也與致漸減些，因為鄉民的抵抗。但伍秀才仍然是不大敢出來。他曾對人說，他那條祖宗遺傳下來的髮辮，任能割頭也是不剪掉的。他眼看着一切的事情，都是全非了，什麼聽着心中最爲難過的「自由」「平權」的話，禁不住眼中流出老淚來。

一切事大定了，革命與殺革命的慘事，在人們腦中的留影，漸漸淡了下去，只不過都知道縣官改爲民政長，而自治局改爲縣參事會罷了。伍秀才聽見剪髮的風聲，不似從前那等利害。有一天在家中吃過飯，催着他的最小的兒子，去往私塾讀孔孟之道去了。自己便穿了紅青庫緞方袖的馬褂，踱到鎮中的一條偏僻的街道上。天氣非常和暖，他走着，感慨着「城郭依舊，人民全非」的古文上的話，漸漸覺得身上有些熱了。便走到河沿上，一家平常熟識的茶館進去。搭着油巾的夥計，因久不見這個慳吝的熟主顧來到，便揀個臨窗的座位，讓他坐下。他看着夥計的三縷大辮，已剪去半段，亂鬆着披在肩上，他便吐了口沈重的痰，彷彿嗤之以鼻的態度，便不是平日與夥計兜

攪着談話的樣子。夥計也忙着照應別的客人去了。

到這臨流的茶館來吃那濃茶如紅油的人，都是些沒有什麼職業的。雖說這是個春天，極清和的個日子，這些客人之中，却有個油烟店的主人和一個濃眉肥面的鎮中振武廟中的老和尚，在那裏高談。

油烟店的主人，與伍秀才，平常是很不相對的，因為這位店主人，被伍秀才曾因印子錢（印子錢是鄉間利息極重的複利錢，用此錢時，須由商家作保）的保印上的關係，控告他一次，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。那時還在伍秀才未曾出門以前，由此他與伍秀才便成了白眼的朋友。伍秀才更鄙薄他，說他是有市井氣，因此更不相往來。今天這個遇合，店主人只顧同那位肥胖的老和尚在那邊高談，並不留心到伍秀才也來到這個茶館裏，伍秀才却無意中，聽到他們談話中的一段，因此便生出很變動的一番是非來。

老和尚是這霽浦鎮上最奇怪的個僧人，他是酒也喝得，肉也吃得，並且有人傳言，說他也有在外邊的家室。但是從沒看見他白天去過。這時他用帶了長指甲的黃色的手，端了茶盃向店主

人道：

『如今什麼事，都希奇了，幸得如今這等恨人的風潮，是過去了，你也聽見說過那些禿頭的革命黨，竟要將我們的廟產充公辦學校？你想他不怕神佛的學生，天地間竟會有這等事出現！將來不是再不成甚麼世界！什麼事都可變了，神佛可以拆毀嗎？……』

斑白頭髮的油煙店主人，拍着案激昂的道：『反了，怪不道推背圖上早就說得明白了……』他看着和尚的頭，暫且少停了一會，又道：

『什麼……如今的事，愈出愈奇怪了，我聽見說那般革命黨中，也會有些婦女們出現，也有剪了頭髮，在南京與清兵打仗的，你說這不是極奇怪嗎？將來……嚶！真是說不定呵！……』

狡猾的老和尚，微微點頭，油煙店主人，又繼續述他的感慨。

『正不止是這樣；我們這個地方，也漸漸要傳染壞了。你看跟着洋鬼子學的小學生，也唱些不三不四的話，打着紅的黑的旗幟，彷彿是很得意，正不知那些先生——那些教壞了人家的東西，將來須得點甚麼結果……』

「就是那些人，要拆毀廟宇的，大膽……」

「可惜清兵，現在太不中用了！」

「也或者是天意吧！」

「沒有的話，應該是遭劫的時候！現在年輕的人，都如吃了毒藥一般的發狂！你知道……李家的雲少爺……他從前在家，如女孩子的腴腆，現在也出去了……李家只他自己，何必這等自己出去討苦吃！這便是發狂的根了！」

「罷了，你還要說起這位李家的雲哥，我有一回，因為修廟的捐簿，到他家裏去，却第一個遇見他出來，他那回還小呢，將我奚落了一場……不過我以超度的說，李家的雲哥，雖是他好奚落我，終久他那還是小孩子……然而到底是出去讀書的好……」

「怎麼？」油煙店主人注意的問了。

「我聽見一個女人說，在李家的伍家的姑娘，生長得更為美麗了，而且比雲哥，才大得幾歲，……他常在家還有甚麼……」

「你聽見那個女人說？」

和尚寂然了，半晌，他那肥胖的面皮紅了，吃吃的道，「阿二家的，總之伍家的姑娘，是她會見過的……」

他們無意的亂談，而隔座上便聽得大聲的一個茶杯，打碎在地上的聲音。

十二

當雲哥第一次離家的時候，隨了幾個親友家的一般的少年到省城中學去讀書的時候，他母親對於這個事，忍耐的決定了。預定是在他起程的前晚。雲哥第一次離開家庭，心裏不知是怎樣的難過！看看自己書房中，所喜歡讀的書，也不知帶了那一本去相宜。終於胡亂的收什好。在那一晚上，嘉芷夫人，含着眼淚，囑咐了他許多的話，他這時也知道母親的撫育他；與家中人的可愛，心裏裝滿了悽戀的痛苦！那天晚上，恰好是個初秋微涼的時候，秋風來到庭中的樹裏，作出一種淒清的秋之音樂來，使得滿室中都充滿了悲感！

夜已深了，母親便強命他去睡覺，自己心中却何曾放心得下，強自掩了淚，看着人到外院中

給他打點行李，而命慧姐和他作着伴，等到回來，好一同吃點夜飯。原來因為明天去趕七點鐘的早車，差不多不明天就要到車站去等候同行的那一般人，嘉芷夫人出去了，這時雲霏早已在這年春天出嫁，到鄰縣去，雲芝、雲逸究竟還小幾歲，都早早安睡了，獨有慧姐低着頭在煤油的燈光下，打絨綫的手工。其實他聽嘉芷夫人與雲哥說話的時候，差不多有兩點多鐘的工夫，自己手中的活計，却打了沒有幾十個結扣。她自去年，漸覺到人生的痛苦，歡樂的時間，日覺得少了！在山中那一夜憂傷的話後，自己常常在暗中哭泣，忽然由知道雲哥要出去讀書的消息之後，更給她添上了一分心事！

她這時手工也停了，用左手托住前額上疎鬆的頭髮，向着雲哥悽惶與痴呆的臉上看去。過了不多時，她就將頭俯在自己的臂上，再也抬不起來。後來她勉強與含糊地，向雲哥說了幾句話。雲哥這時被複雜與驚異的情感，將心思幾乎衝亂，他臨走時，却迸力的靠近慧姐，說了教她在家注意着伺候他母親的話之後，而淚痕也流了出來。末後，他於無意識中，昏亂中竟第一次與慧姐，在指尖上觸了一觸，就決然的走到自己臥室中去。

火車中的行程，學校中的孤獨，都豐富地使雲哥嘗到了離家的苦況，與社會上的見聞。他時常有信到家，都是寄與他母親的，獨有他在省城的第一個中秋之夕，曾寄與慧姐一封信——終於就是這一封，從此後更沒有再一封信，能够寄與她了！

不過到了這年的冬天，他回家之後，便有了大的變更。原來慧姐竟離開他家；而且死在伍秀才的家中！這是何等可駭人的事！所以後來的雲哥——即天根——的日記中，有許多關於這一段事實的閃爍，與片略的紀感是：

「霜風冷冽的冬晚上，我在終日長行的火車中，已裝滿了希望的愉快，與慰安！看着道旁的枯枝上的寒鴉，也似替我唱着凱旋而歸的曲調！

及至晚上十點鐘抵家之後，第一個看見的是我母親，面貌上似已老了許多！她一見我，喜歡與淚，同時有了！我曾未離開家中這樣的日子太久……但是總未見慧，我便急切的疑惑問。

……原來是這樣，教我從何記起？她如今死了！而且是悲慘的死，那年的冬日，我到過黃

悼四次。黃埠是些未成年的女兒們，死後叢葬之處。第一次我同我來家歸寧的罪姊一同去的，那日的黃沙，吹得滿野。黃埠離我們那雲浦鎮，還有十里遠，在青山的凹腹之下的松林裏，天色灰淡，我並沒覺得冷。……我暈了！罪姊將我喚了回來。第二次是隔着我同我姊姊去過的後二日，我自己去的。第三次是舊歷的除夕，在淒迷的風雪裏，我去哭過她一次。第四次就是我第二回離家時的頭一天。……什麼都過去了！慧的愛笑，與深思的她，永遠永遠埋在松樹蔭下！任着滿山的風雪，去慰藉，去伴她！可是在我家快樂之黃昏的火爐邊，從此後再沒有見她……

人間都是虛偽者，……人間都是欺妬者，於是慧竟死了！她果然是死於舊日的父權之下，死於強迫的婚姻的制度之下，但我不怨她的父，以及蠻野的強迫婚姻的制度，但是使我不能了解……

慧之死，由於她迂舊的父親，逼他回家，……將她訂婚於……實則賣婚而已！她終日哭泣，……病，遂死於十月初……然我到家後，方得驚駭的這個報告……她何以不願出嫁？

……而她的父親，何必這樣逼她？只有司命運的神知道呵！造物果這樣弄人呵！已破之心，更從何處補起？

回思空山風雨之夜，果成爲宇宙中之一小劫！

記得臨行時的前幾天，一日，她忽然持着一本書，在夕陽照滿的園中間我。那本書是本李太白集，她單指出桃花流水的兩句問我，我以爲她不解這兩句的字義。我就順了文字解釋與她聽，她微笑了。向我注意的凝視，並且說：「這兩句明白如說話般的詩句，我還明白。」她只問我在那裏是別有天地非人間？我也答覆她不來。她用柔嫩的手指，從荷池裏摘下一瓣的荷花，來，輕輕地掉在水上，便隨着榮迴的水波蕩下去。她回頭看了我一眼道：「好笨的人呀！連這句話也解不來！」我當時便逼近一步，請她明白講給我聽，她却跑了幾步，到樹後中去笑着，帶了卑夷態度向我歎息……

人間，是生命已衝破的人間，甚麼是花，是光，是愛，皆是眼中的一瞬！即此一瞬之中，哀樂都在生命之海裏，向人引誘着展其魔力。什麼悅懌，感傷，只不過在飄飄恍惚中，將人生的縮

影，從不可思議中，遺留下一頁來。

星辰隕落，日月其隕，終有此一日呵！是大完成……！

十三

昔日的雲哥現在已經成了青年的天根了。他住在省城讀書，與他人多不甚投合，到處都有寥落的感想！他於學校的假日，往往一個人到城外的山中的石逕裏，與松陰裏徘徊，重復的印象，使他回想到永不忘記的山中故鄉的山中——的風雪之夜。他本是個聰穎而活潑的人，雖是自幼時便對於天然及空想有許多的愛戀，不過現在更漸漸地變為純粹的神經質。

民國成立後的學生，多是自負而驕傲地隨時以主人翁自居，往往在政潮中與些時髦的偉人周旋。在省城的較大的學生，尤其是有這種一時代的流行病的傳染。天根心中常常鬱鬱地如蒙了一重塵沙，對於一切的新設施，與新潮流，都很淡漠地不去推思。有時只有獨自帶幾本嗜讀的詩集，向公園中，或秋日的湖濱上看去，其實他的心思不過借此掩抑他的感懷罷了，說是研究什麼詩，恐怕他也不是這般思想，不過他在很寂寞時，却好塗抹一些幼稚的舊詩。

他在入這學校的第二年的初春，曾認識了一位意外的朋友。他這位朋友，比他却大了一倍；是在外國語學校當教員的。因為在最早的時候，他曾到英國去留過學，及至回來的時候，才二十六歲。他的名字是張柏如，本不是本省的人；只因他父親在外多年，尤其是在這個省城作過多年的官吏，所以後來就定居於此。至於他同天根認識的來源，却是在一個會上，由天根的教員的介紹。柏如曾邀天根幾次到他家中去，因此兩個人，成了很投契的朋友。

柏如雖是出洋留學有四五年之久，不過回國以後，仍是個好讀書而勤懇的。他的家世，與在官途上的交際，若要在政局上活動，也很容易的，不過他因母親年老，而且生性便不喜那些惱人的案牘事務，便在外國語學校，作了主任的教員。

明湖上的春日到了，沿岸的垂柳，都從嫩條上抽出微黃的小葉來。湖水上，面，淡蕩的如被了一床薄薄的碧衾，水邊的蘆芽，都肥茁的由泥中拔出。這時遊人還少，雖是在這個好的天氣裏。

一天是個星期日：柏如早早由電話中約好天根，到了下午三點鐘，他們正蕩了一隻小船，泊在湖的中心。陽光柔軟的吹在面上，由湖水的平面上，遠望着城外的佛山，都一層一層的，點上了

無許的翠點，只籠在淡淡的空氣裏，看不十分清楚。天根坐在船首上，眼對着這種景物，自己心中又不知遊漾到那裏去了。柏如帶了眼鏡，却怡然的向四邊望去。船在湖中，緩緩地轉了半日。柏如道：

「天根，你不要這等不像個少年人的態度，你……正是如春日的光明與發揚一般。愉快與活潑，是宇宙中爲我們預備下的工作力，我們那便可拋棄了呢……哦！你想家嗎？不過你過於想家，反使得家中的母親憂鬱的記惦，你可以安心呵！」

「天根微笑了一笑，只是向着湖上飛的白鷗點頭。」

「我在英國時，是讀的哲理的書爲多，自然，在舊日的哲學界中，悲觀論自成一派，卽如中國說達生，與在宥的莊子的作品，最容易爲青年喜讀，然這等思想，若普及於一般青年的學生，我以爲也太危險了。東方思想空虛的多，近於詩意的多，誠然，在歐洲也有此一種的學說，但却不能十分興盛……」柏如說到這裏，天根便回過頭來道：

「我自然尙不能很多的讀西洋的哲學書；但我以爲帶詩意的哲學思想，與富有哲理的美

好的詩，那是人類精神之最高的結晶體。不要說悲觀……悲觀也好，即樂觀也好，如你所說愉快活潑是，宇宙中爲我們預備下的工作力，但我相信淚痕與憂歌，也是人類在夢的生活中的真誠表現……世界上充滿了罪惡，即淚或也是罪惡……」

「我不明白你是怎樣說法？」

「因爲淚如沒罪惡，爲何單着在人類的身上？人類的身體，便是降罪與罰的模型，不過淚同時也可來洗滌人生的罪惡，雖不能用積極的方法，去將墜在深淵中的靈魂救起；却至少也能少慰安靈魂的志忑呵……」一陣微風吹來，由湖濱上吹來了一些花草萌發的自然的香氣，天根便不再言語。

柏如尋思了一回，慨然道：「你這等富有趣味的思想，固然是有許多人，也任如何是到不了這個思域的，不過你要這樣虛想，可不成了狂想了嗎……」

「而且你究竟……是早熟的青年，你要不戒絕這種思想，恐怕將來對於你會發生深重的影響的！」

天根也被他誠懇的說話，有點感動！但沒有回答他。

在這一晚上，天根便被柏如邀到他家中去晚餐，他家即住在距離明湖不遠的一條巷子裏，所住的屋宇，雖是舊式，却被柏如收拾得有些歐化了。

柏如家中，是個和樂與簡單的家庭。只有他的母親，與他的妻；及一個在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妹子。在這日晚上，他們家族的晚餐會中，却加上了天根。天根看着柏如家庭中的安樂，不禁引起他的家思來，尤覺得會前的樂事，如今似乎隔了一重世界，永不能再行獲得了！他們家中對於少年的天根，却都很誠意的款待他。這一晚上，一直過了十點鐘，才放他回棧。

天根在柏如家中，被強邀着，飲了幾杯甜酒。當他走出這條窄窄的巷口時，便覺得頭中暈痛，忽然在腦中現出一個幻景來，還彷彿看得見在楠木的圓桌上面，柏如的妹妹穎潔，替他斟一杯紫光激盪的酒，當他用手去持杯時，却將杯子撞倒了，柏如的妻忍不住笑了一笑，又看見柏如同他那位白髮的老母，點頭示意彷彿表示他是醉了的意思。……天根想到這裏，自己却痛悔起不應該飲酒；并且想起在船上柏如勸他的話；更憶起臨行時母親的諄囑；更憶起久已隔絕的慧姐，

常常同他說的話。同時上恨悔與苦痛記憶的交流的情感，全湊上來！緊張地在腦中反騰。晚上的涼風吹來，他覺得再不能支持，便倚着一家的門側，在慘淡的電燈下暈迷的立住。而心上的思緒惡劣，便再也壓伏不住，嘔出了剛才所吃的食品，一陣昏暈，便倒在地！

及至醒過來，哦！那裏還是學校的寄宿舍，却在一間白色的屋子裏，身上也蓋了白色的被子。他方才慢慢覺悟到是自己在那晚上因醉暈倒在街上的事，但不知怎樣卻能來到這裏？這是個醫院嗎？他迷茫的想：但即時覺得自己身上，一陣劇烈的痛楚；並且在頭部上似有重物的打擊一般，便又昏睡過去。

三月末的陽光，當下午的時候，由輻射中透過來的光線，無論誰感觸到，都發生懶而無力的困乏。這所在鄉中建築的醫院，是所純白色的二層樓房，藏在碧綠的森林後面，隔去四五里，可望見由黃台出入的火車的白烟。醫院的前面，即是一條錦繡川，川水很寬，遠接着由龍洞諸山中流下來的山水。每到春天映着森林中的農舍；與不遠的碧綠如油畫的小山，却也有點特別的意趣。醫院的東面，是一帶新建築的小房子，房子後面就是一望無際的稻田，連着的荷田了。這時嫩綠

的稻秧，與小如手的荷葉，正在水中柔嫩地迎風，作彼此示意的微笑。

這個地方，是德國人的建築；是教會中的人，在此立的醫院，與婦女的學校。學校是專為養成中國女醫而設，而實習即在這個純白色建築的醫院裏。所以在這個綠蔭森林中，常常有白衣與長髻的歐洲人來往；並且常常有些西服的華人婦女，在廣場裏，擊球跳舞，作西洋式的遊戲。

這日的過午日光，由白色的窗帘中，漸漸下落，二層樓下的幾株馬櫻花，恰好承受着日光落下來影子。醫院的白石階下，走出來一個穿了白色看護婦衣，梳鬆了一頭黑髮的中國的女子。手中挾了一個小包，走來很謹慎地，將門帶上。正在低着頭向東邊的學校的房子中走來。她走到林後的一灣流水的長隄上，看着水中連接不斷的荷藻，被風吹動得有趣，就止住了脚步，向下看去。這時從東邊恰好也來了一個淡服長衣的女子，到她身側，兩個人便握着手說話。

「你剛由院裏下班回來嗎？」

「是啊……你看幾條小魚，走得那麼有趣！」

「那個人還在院裏嗎？」

「誰？那個華大夫從城中前天晚上帶出來的那個學生嗎？他還是時時的昏睡；而且就是今天我看護了他多半日……」

「那個人，我真有點不明白……我昨天遇見密散司史拉，她說有這麼樣的人，病在院裏，她領我去診視過他，據她說，這個人有點腦膜炎……」

「或者；不過他終是不能說話，很年輕的學生……據華大夫說是種神經衰弱的病，你看他的面色，那樣的蒼白，也像是個神經質很發達的……」

後來那位淡服的女子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怎麼觀察的這般細心？」

穿了看護婦衣的女子，向她肘上輕打了一下，也報以微笑道：「只是你好找話來挖苦人，若不觀察得詳細，我們去看護什麼？」

淡服的女子，接着道：「神經質的人，最爲煩惱！他們多半是好無意思而且多疑的思慮。從前我有個堂叔姊姊，也是在教會的學校裏讀書，便是因此死的。她死的原因很複雜，我有工夫時可以同你說說她的歷史，總之我們……」

「哦！你說我們婦女多半是有神經質的嗎？」

淡服的女子點了點頭。先來的那位却接着說：

「你說的自然也有學理上的根據，其實我只是還有個疑問，爲甚麼神經質的男人和女人都不是，——大半是不生在極窮困的人們的身上？我想這倒是研究心理學和生理學的一個疑問。」

「那有什麼疑問，自然因爲極窮困的人們，沒有工夫容留神經質的存在。你想想成天在田中的農夫；與乳了孩子到農場中去的婦女，有幾個是有神經病的……」

穿着護婦衣的女子，望着水尋思了一會，然後答道：

「也許是的，麪包比思想還要緊要……但智與情中的飢荒也不是窮困人們的苦惱的源泉呵！」

說到此處，兩個人都沒了言語。夕陽的餘光，閃爍地散在林中，水波微動着，被小的魚遊行出些細的泡沫來。過了一回，這兩個女子，挽着手兒，便到學校中晚餐去。

十四

天根在德國人的醫院中，直到第三天，他方完全的恢復了知覺，只是身體虛弱尚不能起立。這時柏如已來看過一次，並且給他在學校裏請了一個長期的假，因為那個華大夫說他這個病，宜於天然療養，若再過用腦力，怕將來有妨害的。於是天根也聽了柏如的勸告，即在這醫院中靜養幾日。那位華大夫，在中國差不多十五年了，說得一口很完備的中語。每天總要過來看診兩次，另外有那位常常來的女學生，來看護他。他這時心地倒反為清靜，只是幻想中的淒涼，也時時深浸到少年的心裏。有時聽見窗外細碎的鳥聲，自己反恍恍惚惚地不知是在什麼地方。

作他看護的女學生，是個外省人，名叫芸涵的。她是自在懷抱中，已隨她的父母，作了耶穌的信徒。這時正在華大夫的醫學校中學習德文；與各種醫學上的知識。她的普通英語，從前隨着她父親在澳門時，却不費力，學得一些，所以論起說話的程度，在那時却比天根高得許多了。她最是活潑而聰明，有時在天根身旁讀書與他聽；有時唱了她家的村歌，使天根感到愉快！不過天根聽她用廣東的土語唱歌，却一字不懂，惟從柔曼的音調裏，却得到很多的快感！她才二十歲，瘦瘦

的面容，秀長的眉下，有一對玲瓏的目。每每當她來時，天根便覺得放下了種種的希望與幻想，同她談笑。不過有時自己以為不應該；然又轉念這的確是純粹的美的感悅與慰藉呢！

昨夜下了一場細雨，第二天天色陰陰地，沒有晴。院中的殘香，在陰天中更輕妙的容易嗅到。天根這時已能起立，正坐在一把軟墊的自轉椅上，閉目沈思。一點過去十五分，芸涵果然照常例的時候來到。天根便笑着讓她坐，她問了天根身上覺得如何；吃過藥後曾睡眠沒有，便坐在對面的蒙了白色罩單的沙發上。兩個人談了些閑話，天根忽然向她問道：

『密司杜你遠遠的由家來到這裏，真使人敬服！但你沒有回家去過嗎？』

『芸涵本來歡笑着同他談話，突然聽到他這種問法，便驟然變了紅潤的面色，悽惶的答道：

『我會沒有聽到家字這個字，在你沒說起以前。我還有家？誰還來紀念我呀？你以少年的學生，那知道人間的悲苦！』

『天根驚了一下，自知不應該說這句話，但也沒有法子，只好聽她往下說去。』

『我獨身飄泊到這裏，……我的故鄉，早埋在我的前世了！上帝的誠鑒！我真是個苦極的人！』

但我再不敢怨人，只怨恨我自己；近來連我自己也並不怨恨；只是想著體上帝的意思，給人類工作，幸得有一天，早早地……『她說到早早的二字，眼中已有了淚痕。她又繼續著道：『我在兩年以前，什麼事都了澈了，都解脫了，所以我將前此的痛苦，深深地埋在心裏，永未曾向人宣洩，只有白髮長披的華大夫，同她的妻知道……人類原來逃不出命運的網……』

天根聽到她末後的一句話，心中便似乎受了一個打擊！

『命運誠然是科學的仇敵；但人們在奮發快樂中，不但可以不信命運，任甚麼可以不信的，可以打破的。獨至到了真正無可奈何的時候，若連這點也要剝去，可也太使我們這些人，沒得生命之精神的途路可走了……』她用兩手掩了目，像是祈禱；又像是悲泣！

在沈默中，過了有三分鐘的時候。她又繼續著說：『四海爲家的話，至多也不過是句強自寬解的說法罷了！我在八九歲時，不獨有家；而且是個富有資產與快樂的家。我父親是個篤信耶教的人；他從二十幾歲在美洲營那種苦工生活，本來我們那裏在多年以前，就有許多人由家鄉中跑到外國去謀生活，這也算不了甚麼。可是他却不能與別人相比，因為他在外國，甚麼苦頭都吃

得過，他有時說起來，簡直比近人的筆記與傳說，有過無不及。但他在二十歲到四十歲的二十年中，成天成夜的與生命奮鬥，他不曾詐人，也不曾爲自己的利益，而棄了自己的責任，因此他竟在美洲的最早的中國僑民中，成了一個資本家。那時他是由在某處，從下金礦作苦工起，一直到得他多少有點資本，這都是他耗費了血與汗，一步一步集得起來的，並不是榨取他人的資財；與受祖宗的遺產得來的。及至過了四十以後，他方取得一部分的財產，重回到故鄉來，將那邊的事業，委託了友人，暫經營着。自己重回到二十年久別的故鄉來，那時他的土話，已是很艱難地去學習着說……由此便買了一點田產，將我家已頹荒的房屋，重新修蓋起來。後來經人介紹，便與我的母親結了婚。本來我母親，也是個耶教的信徒，是在本地聖靈學院，——自然是耶教中人所創辦的——中的女學生，那時我父親早已受過洗禮，本來沒有再結婚的思想，後來究竟覺得寂寞；而且對於將來，常常發生希望，於是經一位美國的老女教師的介紹，便同我母親結婚。過了四年以後，不幸的我，便在臨着南海之濱的醫院中去世。

「從此後我父親更沒有再行回美洲的思想，便慢慢地將在那邊的事業財產全行收回來。

除去與朋友們在省城中，設立了幾個公司以外，便捐貲設立了兩個工廠，並且獨力經營了一所中學校，在耶教公會中所立的醫院裏，每年也有巨額的捐款。」

「我們那裏距離澳門，本來很近。也是個靠近海口的個大邑。因此外國人來來往往作生意與傳聖教的很多。我父親說得一口很好，如同外國人一般的外國語，又曾在美洲多年，對於耶教中的朋友，更爲熟悉，且樂於招待。因此我家中，便常常有外國人的足跡，有時在天氣好的時候，我父親還常常邀請禮拜堂的外國朋友，在海濱上開野餐會，爲共同的娛樂。這種生活，固然很快樂，但在一般人的視聽中，却潛潛地早已埋下了懷疑與嫉惡的種子。」

「無論甚麼事，在不幸的人間，總是可種成深深的潛因。果然一個悲慘的時期來到，那正是個秋日，……因爲在前些日子，已經傳來了好多可驚怕的消息！是北方義和團，扶清滅洋的那種可笑而愚蠢的思想。我也曾聽見說團匪的利害；以及他們那等凶暴的行爲，然而我雖然因爲環境的關係，有時懷到意外的憂慮，不過我總以爲我們距離北方還很遠，而且在我們那個地方，較爲開通些，也許可以無事的。所以無形中，使我的對於意外的憂慮，漸漸地減了下去。不過我父親，

却時常對他那些外國朋友說起來，只有歎氣！

「在一個秋天的晚上，我家中吃過晚飯以後，父親領着我到海邊上去檢了一回貝殼。看看那絳色的秋霞，返映着深綠的海水，遂致海上的景色，忽而微明；忽而沈暗；忽而金光閃爍中，從海面的波浪上飛過幾隻海鳥，真有難於形容的美。雖是秋天，但在我們家中的氣候，猶如夏日，沒有甚麼差別。我穿了一身雲羅衫褲，在海岸上來回跑的，已經被汗沾透。及至上燈之後，父親便領我回來，在我家住房的後面，一所小小的人造的園子中，同我母親相談。」

「他忽然提出一個想不到的事，就是堅決地要在明天以早，離開這裏，到鄰縣中去。據他說：因為接到那邊外國教友的信，是他們因當地的人心，對於他們頗不安靖，要請他去，與那縣裏的官長紳士們說，想法保護他們。因他們想他的說話，在隣近幾個縣裏，總有些力量的。我母親那些日中，已經對於將來很抱不安！又素知那個縣裏的人，平素最強悍；而且對於凡奉耶教的人，都有點仇視，所以竭力的勸我父親不要去。但他是性質堅決；又是責任心很盛的人，對於一切的事，凡經他決定過的，那是再沒有挽回的力量的。甚至後來我母親哭了，我父親方道：「一個人斷不要

作恐怖的心思！生與死，都只有上帝的知道！與予奪罷了！要說到避害取利，那還有我們人格的存在地嗎？況且那裏，未必有甚麼大的危險……」他終於要去了，我母親後來也只有跪在月光下祈禱的能力了！那時我父親，看着皎明的月亮，指點些月中的科學的故事，講與我聽。我那時才十二歲，却始終沒敢說一句話……」

她一氣說到這裏，便突然停止了她的談話，看看天根的面上道：「你剛病好了，我專爲來看護你，不料却說出好多的話來，惹你勞神靜聽！不說也罷，因爲以後的事，我至今記起，尙覺心顫！你聽了更容易受刺激！病後的人，是不相宜的。」

天根正斜倚在椅上聽得出神，見她忽然中止了，便要求她繼續說下去。她終是不肯，只是低頭，作深長的歎氣！後來被天根要求急了，便說到明天再說。天根還不依她，她便道：「那末；我另換個題目，講與你聽罷。自然是個有趣味的；而且富有詩意。就是在去年的冬天，你記得那是多麼冷冽的個天氣，街道上不是都成了冰結成的嗎？雪一直下了兩天，到了舊曆除夕那天，積陰的天氣，方始放晴……」天根聽到「舊曆除夕」四個字，腦中便迷昏了一陣，覺得當他一人偷偷到黃埠

去的時候，在早上下了一陣小的雪，穿着皮鞋，走在冰凍的路上，發出清脆的響聲來。他看見枯樹的槎枒，亂墳如一些拳頭般排列着，埋在有雪的山坡之下。日光如蒙了灰色的面幕，北風吹得耳尖都發冷。自己立在慧的墳墓上，也不知是哭是笑，只覺得腮頰上即時如冰住的一樣的難過！那時荒山無人，惟有幾個野鷹，在空中盤旋着。慧的墳上的雪，看去似乎分外積得厚些。那時簡直如同立了一個神遊的境界裏一樣，一直到了過午，破開層雲的日光露出，射到山坡下的幾顆松樹上面，他方倚着樹立了一回，回到家裏。因此便病了，直到過了十幾天，方才痊好。這都是永久可以存貯在腦中的印象，痛苦而永不能忘的！這一回聽見她——看護婦說起「舊曆除夕」的四個字，便引起了這個悲哀的舊影！又如身親歷那個境地的親切與真實！當時他只顧去重溫他那悲哀的舊夢，竟不知她所往下說的是些甚麼話？正在這時，合住的白油鬆了的門開了，帶了眼鏡的德國老醫生進來，於是他被這個沈重的脚步聲，由悲哀之舊夢裏驚醒！而這位女學生的看護婦，也停止了她的談話。

到了第二天，可巧這位女學生，沒有來來，代她的是那天在橋上同她說話的那個活潑而好遊戲的她的同學。天根方由她這位朋友的口中，打聽得出她的名字是芸涵。

從那日起，一直到了第三天，天根已完全好了。本來就想移出醫院去，恰逢柏如由城中來看他，便竭力勸他再在院裏多休養幾日。那位老醫生也是這等說法，於是天根也順着他們的話，重復住下。其實他未曾忘了芸涵的那篇談話。

第三日那天，柏如走了以後，已經快五點鐘了。幸正天長，屋子中還不甚黑，天根在草地上慢慢地走了一回，到屋子中來，正從衣袋中反覆地看一封由家中來的信，忽然芸涵著了洋式的跳舞的衣服，由外邊走進來。一見天根便喘着微笑道：

「今天無故被密司史拉拉了我去跳舞，這種事在我這幾年中，已經不很高興去作了。在七八年前那時，我還沒有嘗到人生之回味的苦況，差不多每天同些外國婦女們住在一起的亂跳，到現在想來，那只不過是一時的興趣的衝動，如今我覺得一切愉樂的事，只不過人類自欺罷了。其實宇宙中的快樂，到底在那裏呢？……」她這時將跳舞着的白鞋，在沙發上脫去，用塊白手帕

子拂去塵土。天根看見她面上滿是潤濕的汗痕，又見從白絲光的襪裏，露出雪白的肌肉來，他的心也不免微微動了一動。但這種心思，即刻就成了過去了。他還是記念着昨天她所未曾說完的話，便重復催促他說道：

「你父親到那個地方去以後的事，是怎麼樣的發生？」

芸涵現出過分莊重與憂傷的道：「其實呢，不說也罷！一個悲苦的留影，說出來徒自惹人心酸！」她說着，覺着有點氣壓，便向開放的玻璃窗子外，深深地吐了口氣，回過臉來，注定天根又說：

「昨天不是說我父親到了第二日，究竟坐了帆船到我那故鄉的隣縣去了嗎？那時郵政，並沒有像現在的通行，自然兩三天，是得不到甚麼消息的。不過後來，究竟是出了岔子，那裏的仇視外國和教民的風潮，漸漸不能壓止下來。連那裏的官府，也一樣的動了扶清滅洋的義憤。可憐我那固執的父親還努力地居中調停，後來教堂被燒了，地方的秩序大亂了，可憐呵！我父親便同一位老牧師……死……被火燒死……」她說到末後一句，眼中似乎被淚痕蒙住了，接着嘆了一

口氣。而天根同時也聽得發呆，並沒插上一句話。她接着道：

『獨有上帝知道呵！這事是多大的殘忍與酷慘！不幸的消息，傳到我家來，你可想像我母親同我是在甚麼樣的狀態裏！那時風聲越急，當地懷了嫉恨我們的那些有毒箭在胸中的人，都很快意！並且人家見我父親死了，又欺負我們是個在教與孤獨的人家，便對我家格外恨視！還說不定，將來更有甚麼危險的事發生。於是我母親忍了無限的痛苦！將我父親從火中運得一副骨殖回來，埋葬了，便帶了我跑到廣州去。因為我母親知道我父親在日，在廣州與人曾合股開了幾處洋行，還可以在那邊得點贏餘，能够衣食。不料人情都是一樣的利害！及至到了廣州以後，那邊幾個很大的公司，都同聲的不承認有這麼一回事。有的還說對於我父親不會認識，只不過聞名罷了。我母親對於這等答復，當然分外的失望與動氣，便將我寄住在一家外國人設立的小學校中，自己重回到家中去，取當時的股份契約，想着與他們質證。那裏料到我母親去了十幾天以後，帶了病回來。我後來方知道，當我母親回去的時候，在家的僕人，都跑掉了，家中除了幾件笨重器具以外，甚麼東西都沒了。幾個隣人說是被盜，其實呢……那也就不問可知了。我母親知道那時正

在很危險的地位，即告到官府裏，也是沒有一點的努力，而且所有的文契等細軟的東西，都失了，將來的生活，更無處計算，因此回來，便病得日見沉重……」

天根愕然起立道：「竟有這等的事！」他又悽慘道：「正多呢！」

芸涵仍是自然地往下述說：

「多麼悲慘呵！同時我母親只有一個兄弟，又遠在北京作小生意，誰能替我家去申訴冤苦？而且誰能慰助我們？還幸在省城裏，有幾個外國的有學問的婦女，知道我家的不幸，便將我同我母親收留在婦嬰救濟院裏，並且說待到我母親病好之後，還可在個女學校裏找個位置。但是痛苦之箭，已經深深地射入我母親的心裏。她那時雖不過才三十多歲，但也何曾經得起這等磨折！病的一天加重給一天，由救濟院移住在醫院裏，她每天只是喊着心痛；神經也日見衰弱，有時吐了幾口痰中帶出來的血。我也隨我母親在那裏，那時我真如同陷入惡夢的迷途中去的一樣。當在那個淒清之秋夜裏，即是她臨死……的前三天，對於我所說的話，我至今一字也不能忘却！並且永遠地深深鑄在我的心裏！那時候正在夜半，她在電燈下，對我敘述她幼年的事，與同我父親

戀愛的由來，以及囑咐我……對於我將來的懸念與希望！她喘着，在她瘦陷的面目上，現出一層將盡的浮光；微紅的浮光，最是痛心的幾句是：「我在人間依託了帝的佑護，在我二十歲以前，我曾沒有過愁苦的種子，種在心裏。而且我也沒曾發生過結婚的思想；也曾沒有如一般少女，了解戀愛那種道理。那末，確切的，直到後來，經人介紹與你父親結婚後，才知道愛的意義。將來……不久……但我只有你在世界上；也只有你是我一個最有關係的一個！你將來總也可達到那種時期的，的確不容易去說。人總是聽憑上帝的支配！我們不慚愧地說，絕無一毫能力的！你從此以後，在這廣漠的世界裏，自然成了一個孤獨的女兒！我生活了將近四十年，我自來沒敢對着一切的生物，有過咒詛與恨憤的思想！但現在，我雖服從人類是善的說，但我才明白人是應該要去吃苦的！我不敢悲怨人們的無同情，我只懺悔我在世上終久是有罪惡的，所以才落到這個地步！你呢……將來正遠呢！可是也或者不長久的生命，也同我一樣！被上帝的召回。不過你的生命之花，切盼你不要再自行踐踏了！我知你的聰明，比你父親還好，只是從此後，你一個人如輕塵一般的落到密布的世網中，正不知有甚麼事在黑的前路上等待着！我自然是將要歸去的人，不能預先

替你作甚麼計劃，現在呢，我更也不知道甚麼是悲觀與痛苦，但我所希望於你的，你……不幸的個女兒，對於人間的罪惡，總要努力地爲自己；爲他人去作洗滌的工作……」她沒有說完這幾句話，便不再繼續說下去，強自支持着，倚在我的肩膀上，祈禱了一回，就頹然的臥下，便昏暈過去了！……哦！甚麼事；甚麼都過去了！我……我親愛的母親！埋葬在城外的林裏！直到現在，那故鄉的父親藏骨的土堆；與我母親的墳墓，尙是遙遙的隔離着，惟有每日的珠江的波浪，可以作他們的死後通達消息的用處罷了！……」芸涵說到這裏，並不哭泣，只是莊重的對着窗外，已近黃昏的遠色凝思！末後她又說：「至於我後來呀！那等遭遇；那三年中的苦難，簡直不是夢想可以知道。我早已立誓不再說出，我只有苦痛的感謝人間，對於我的待遇與感化罷了！……自從那等苦難的經過之後，我迷蒙的心，也放開了一絲的光明，上帝的光，竟然圓滿的照透了我！你以爲我不是每天很沈靜而快樂嗎？這或者便是上帝的啟示呢！因爲我已可說完全了解人生的苦樂，都是欺騙的東西！我不敢說我是超人；但我也總不容易再教人間的迷網來罣誤了我了！」她說到這裏，便不再言語，只從暈濕的眼波中，對着窗外的黑暗注視着。天根也正推測着她是遇到怎樣不幸的事，

忽然聽得東邊學校的飯鐘，叮叮噹噹的響了起來。芸涵方轉過身來，用手替他將室中的電燈旋明，並且說：「我那大篇的傷心的經歷，一時也說不盡，我曾有一個本子，專記我那時慘苦的經歷與感觸，明天我可以帶了來，給你看看。但你不可再告訴第二個人知道！我相信你尙是誠實的少年……」她不等得天根的回答，便匆匆的走了。天根由窗外的藤蔭下，目送着她的白衣，遠遠地在黑暗中看不見了，方才坐下。

這半夜中，他簡直沒得安睡！

天氣煩熱得很，他將窗子開了一半，將電燈扭滅。沈靜地外望天上的星星。月光還沒有出來，在銀河左邊的幾顆成不等三角形的星，一閃一耀的，在夜中似乎暗笑。醫院中住的病人，原不多，在半夜中更形寂靜。天根在冥渺的朦朧狀態中，覺着自己的心感，也沒有喜樂，却也不感到悲苦，只是虛寂的可怕！有時對於自己的前途，似乎懸在浮空的樓閣中的縹緲，忽又記起母親在家，當更覺寂寞！這時想已同了兩個小的妹妹，都在睡中；又或者正在燈下爲兒子作夏衣呢！他反覆地總是不曾安睡，又替芸涵想她奇怪的身世與悲慘的命運，想一回她是怎樣的結果。更不知她說

與我看的那本記事冊中，更有甚麼奇慘的經歷？他忽然自己反想道：人不過就是這樣，甚麼結果呵！誰會知道？自己尙懸蕩在雲烟中呢！然而他想到這種無可如何的地步，反覺得心裏有點作痛！對於將來，會加上一重深的恐怖！直到醫院門前的大鐘，打過三點，他方迷亂的睡去。正在夢中，却覺得似乎有個人搖動他，反身看去，原來就是柏如。

柏如穿了一身灰色的洋服，面目上極爲欣慰！他一邊催着天根起來盥洗；一邊却跑了出去。及至天根盥洗完後，還不見他回來，心裏却很奇怪。正在納悶；忽然看見柏如又走進來，後面還有好幾位女子，近前一看，方才看清一個是柏如的妹妹，一個是芸涵，那一個穿了紫色的短衣的，就是芸涵的同學，而未曾看護過自己的。

天根這時，才想到這天是個星期日。

十六

自從天根病好以後，雖在學校上課；却住在柏如的家中。因爲這是他聽從了柏如的勸告。天根也將自己病後的情形；與柏如家中熱誠招待他的好意，都報告與他的母親知道。並且在他的

回憶的記事冊中，有一段記載他接到母親復信以後的歡喜！

「由省城中寄我家的信，三日便可達到，現在剛剛有六天了。自從我病後，寄信於我母親，今天晚上剛剛收到她那封掛號的來信。這是我這一個月來第一次使我分外愉慰的事！誠然，芸涵的誠懇與柏如家中款待我的真心，我自然是永不會有忘的！但那種愉慰，與我母親的來信比較起來，便自不同了。我不是輕視人間可寶愛的友誼，但我母親從我七歲起，從我可憐的父親死去以後，她是怎樣的辛勞恐怖地撫育我！我一天也沒曾離開她的膝下！在我出來讀書以前……我母親這次來信，劈頭一句話是：『現在我比從前的心，放開一大半！』自然這是因為我在一個有友誼而安樂的家庭中住居的緣故。可是她又寫道：『你的病現在好了；我在前幾天終是不能安眠，你兩個妹妹，又是一個喉痛，一個却生痧疹，現在方完全好了！』這幾句話使得我讀過之後，便將淚痕滴在上面。我不敢完全相信人間沒有『靈感』這兩個字，一般人都對於親近的人的遠遠地感應，嗤為迷信，其實所謂耳鳴神亂，未必沒有真正的靈感相應的作用在內。我常感覺到一般少年所不相信的道理，也許我是太疑惑；不

過我究竟不信人間只是物質的作用。靈的飢渴，與飛動，是不可漠視的！我記到此處，我便哭得不能再寫了！因為在愉慰中忽然觸起一段舊事來……

「慧呵！你現在早已棄了我；並且棄了我那寂寞的母親去了！但我因為想到靈感相應的事上，不能不含了淚痕來記你！當我去年在學校時，那正是舊歷的中秋節過後的幾日。你不是曾有一個信寄我說……在中秋之夜裏，你出來到院子西偏的廁所中，你忽然看見我穿了淡藍色的夾衫；與青的馬褂，匆匆地由外院中走來。你不是取了一支洋燭，在你手中，你當時驚且喜悅了！便回過頭來喊我。那知你所看見的我，頭也沒回的走過了去，你當時便迷惘了！立在石階下，將燭也掉在地上。及至胡嫗走來，你方醒悟過來……便將這些事告訴我，那也真正奇異了！我計算你在半夢中見我的那一個秋節之夕，我正是穿了那身衣服；並且那一晚上曾被幾個同學勸着飲酒醉了，還作了許多奇怪而留戀的夢。的確呵！我本來想告訴你，知道，末後又想恐怕去信多了，家中人再取笑你，況且你還囑我不要去信。因此……哦！究竟我沒有再復你第二次信。及今想來，倒反是你一去再不能喚回了……我在這時，記

這段回憶，正是無聊的心情呵！我在那幾天病後，夜夜夢中總彷彿見你，你多半是倚在樹後偷笑。園中的迷藏之戲，終沒有捉完呢！我更從何處捉來……」

這段回憶，是天根抄在他那東洋紙本子之中，而曾爲他的朋友見過的。

天根到了柏如家的第二天，芸涵就從郵局將她那篇用毛筆精抄的小冊子寄來，天根便帶在懷中，一直到了晚上，關了窗戶以後，方打開細看。原是個白紙有三寸長的小冊子，却用粉紅色的絲線打成兩個巨結釘成。頭一頁有紫色的四個小字，是刼後瑣記，寫的雖不十分正當，但於筆下，見出是個極秀麗的筆姿來。及至他打開看時，有一篇敍言，是文言作成的，也是用紫色寫的。

「此予二十歲以前之小史也，曰史誠不似，但此亦名耳，夫何害。此八千餘言中，有淚痕，有血漬，有白雪之心，有荊棘之路，是皆予之所曾經者。及今記之，有類在風雨之下，與良友談冒險事，徒志忘於中，不敢復作重經之想。實則予已無此重經人間患難之勇力，予非敢有怨於世人，但予苦孤獨耳！如弱草之被欺於秋風，飄根正不知植於何處。自予父予母相繼逝後，予歷數所經，殆難爲人告，予不欲向世人復仇，予惟自向上帝之心中，作深沈之懺悔耳！已矣！」

將茲一冊，豈足爲予之悔書耶……」

下邊似乎還沒有完結，但亦未有字了。天根也覺得她這篇序言，全是一種悲苦過分的話，正不如往後讀去。及至在燈下檢閱這本冊子中所記的，却不盡情都是說述事實，中有些詩詞，又有一部分隨感，其所記的事實，都是隱隱約約，不十分明說。天根用半夜的工夫，一氣讀完，方才明白芸涵的身歷的苦難，真是沒會料到的！她的確曾受人間所施與女子之中的最大侮辱！天根從那些隱約的字中，彷彿知道她曾在教會的中學校卒業，而作過一個富商家的家庭教師。後來色情狂的富商，竟僞作忠誠，又藉藥力的脅迫，使芸涵受過一種莫大的侮辱！同時她在教會中學校時，却有個待她最好的男教員，平昔是個放浪而好武的人，他曾間接對她表示過戀愛的意思，她終於拒絕了。不過自從她作了富商的教師以後，却也不斷與他會面，好在那個教員，也並不以她的拒絕爲意。正在她那個被侮辱的事件發生之後，她當然氣憤得要自殺。還幸得了幾個女友的忠告，便到別處療養去了。這個消息，不知當時那位教員先生，怎樣知道的？後來他竟將那個富商用手槍打死，及至警察及許多人去追捕他時，他就跳到江中死了！這段事實，是天根從那本刳

後瑣記中，湊集了許多事實，經過自己的聯想與揣測，方才明白是這麼一回事。由此他對於芸涵那種高尚的人格，與堅定的情操，更爲佩服！而且敬畏了！過了兩天以後，他就將這本書，不附一字的郵了回去。

從此後，天根偶有機會再遇到她，却更加崇敬了！

下篇

一

由徐州開往濟南的夜車，由車站上慢慢地蠕動起來。那正是個七月末的時候，夜中還有餘熱未曾消盡，車站上的燈光，隨着時間的過去，光愈縮愈小，並且有些模糊了。原來是深夜的白霧甚重，將無盡的郊原，都如用一床無量大的白布單子，罩了起來。當這條貨車兼載客的夜車開行後，車站上的大鐘，剛打過十二點去。張柏如剛才在車站上，將自己的手錶對好，現在於車開行後，又重複在三等車的油燈之下看過，又過去五分了。長有七英尺長的一個客車，却只有掛在中央的個煤油燈，而且燈的四方玻璃罩上，都滿了灰土與塵垢，暗影四射過來，返將全車中映得朦朧，如在霧中一般。除非彼此坐的靠近的人以外，那里還辨得清是什麼面貌。當柏如上車時，曾在車站裏，受過運行李的夫役的勒索，與行客的擁擠，況且自己心上，原不很安靜，現在在這個奇異與污穢的夜行車裏，自己不曉得怎樣，一陣眩暈，想要嘔吐出來。可是看着在自己身旁有個穿

了灰色軍衣，赤了雙足的個高身的兵士，正在那裏蹣起一隻腳來，一手拍着自由的拍子，高唱着：「二更鼓裏，睡也睡不安，……三更鼓裏，脫衣上牙床」的小調。他唱在高興的時候，有臭味的唾沫，便一星兩星的飛到柏如的面部上來。柏如感到一種反感的不快，剛將手放到洋服的袴袋裏，想要取出那條手帕來拭了去。忽然想起這條手帕，在頭兩天，自己將出來時，妻曾替我好好的洗過，又因夏天外間的氣味雜惡，會灑上些上好的花露水。他想到這裏，手又重復退出袴袋之外，很不自在地將頭往左面側了一側。自己也不知道那一星兩星有臭味的唾沫，尙在腮上沒有？但心裏終有點作惡。不料那位大漢的兵士，將左腳往上一抬，又將他雪白的一條帆布褲拂了一下，他映在燈下看去，已是有一手掌大小的塊黑跡。柏如雖好容忍，也不禁發出一句冷冷的話，向那個兵士道：「請你注意些！」不過那個快樂的兵士，不能完全懂得「注意」兩個字，只向他瞪了一眼，柏如便重說一句：「你安靜些呵！」兵士突然立了起來，並且紅了臉色道：

「什麼？礙你什麼？看你這個小洋鬼子！」說時將腰中皮帶，便解了一個扣，幸是還沒有很罵。柏如覺得眼中都發燒了，但他終於忍耐住的，確，那大漢的兵士，帶有威力的腰帶，終於將他待發作

的話，嚇了回去。

兵士却也知趣，又罵了一句聽不清楚的話，很很地瞪了他兩個白眼，莫是不屑與較般的卑夷地態度，便肆然地重坐下。兩隻腳却同時躡在橈子上，接着小調的高聲，又唱得越發有興致。

柏如在喉中歎了口氣，便轉身俯在車窗上外望。同時心裏深深地懊悔，不該只圖夜中涼爽，來坐這次的夜車，受這場容忍的氣憤。他又轉想：這正是個打的時代，不幸方才被他打過幾掌，更那裏去洗滌這個恥辱。想到這裏，自己不由得爲方才自己的魯莽，擔了一重過去的憂慮！又想起兵士——一個無槍械的兵士，尙且這樣驕橫，行旅於中國，在這個時期中，真是到處都埋伏下利刃，預備着爲不幸的人民。想到慘淡的時候，在同時中一個昨天的印象，突然的記起。那三個少年，由旅館中被綁到徐州的執法處，以帶了紅綠帽子，騎了馬的兵士，在後面跟着。而夾持他們的六個步兵，肩上明晃晃地槍刺，却正豎立在那三個少年的頭上。一個分了頭髮，帶着眼鏡的黑色面龐的少年，反剪了雙手，一身白衣褲上，還有幾點血跡。那一個身軀很小，夾在前面，沒有看得清楚。最末後的一個，不過二十歲，最奇怪的，下身只穿了條短褲，並且赤了足，雙腋下白嫩的皮膚，映在

毒熱的烈日之下，教人看了有種心驚的猝感！他面上滿凝了一臉的秀美少年的面色，短面上斜的眉，大的眼睛，微紅的腮頰，的確是個最美麗的個少年學生，從他的皮膚，與俊逸的面貌看去，大約還是個富家的子弟。當他被夾持着帶了鐵鍊的聲音在街上走過之後，看熱鬧的人的恐怖與驚歎般的目光，多是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。昨天早上見的，但在今天早上，已經聽到過那個慘死的新聞……柏如在這俯身向車窗外望的幾秒鐘的時間，便將昨日的經驗，迅速的聯記起來。馬蹄的影子，槍刺，雙股上雪白的皮膚，友人口角的哆嗦，執行槍斃，西門外的顫聲，同時都在自己的小腦中，一齊湧現。又轉念到這位高唱小調的兵士的有凶光的眼睛，好似射出去的火彈一般的利害，立刻覺得背上，索索地冷顫起來。末後，忽然想起自己，爲甚麼偏偏穿了洋服出來？於是更添上了一層的恐怖！

這樣無端的恐怖思想，他留有恐怖的神經中，起落了幾多次。自己覺得心上，稍微平定一些。偷回過頭來看看那位唱小調的兵士，却斜欹着睡了。急想着挪個位子，但四圍看過之後，帶髮辮的鄉民，穿藍服的婦女，與些扇着草帽高談的小經紀人，都將車位來佔滿了，更沒有可移動的餘

地。他失望般地又回過頭來，向着車窗。

車走得太慢，過了幾個站，他也不曾覺得。但看見在夜霧之下的平原，在迷濛中，看得見一簇簇的些林子；與林中有時發出一起一落的青色火簇來。他想這就是所說的青燐了。夜間的長眠者，在森森的林木之下，自然是無知覺而且安適，不像一個生人在世上，到處都逢着危險。看見林中的燐光之後，他就想起從前所讀過英詩人格雷的詩來是：

The hapless nymph with wonder saw;

A whisker first and then a claw,

With many an ardent wish,

She stretched in vain to reach the prize. 他暗中記誦着，重複將第一句：The hapless nymph with wonder saw，讀過，心中不知何以充滿了感動與震蕩的情緒，繼而想起現在這樣紛亂而不安的時局；又想起自己當從外國回來時候的志願，與希望，獨自呆呆地向黑暗的空間外望，着深深地發了無邊的感慨！在他平日，原是心性很堅定的人，在這等的環境之下，也觸起

了不可數記的悲懷！後來反覆地思量了一回，巴不得快到了濟南，自己趕快地到家中去，作安樂的休息。從此後也不願意再在社會上鬼混，那幾個無聊的教員的薪水，好歹在家裏靜養，不聞世事，也就算了。柏如這時悲觀的思想，却漸漸地深入他的腦中去了！

在日光未曾廣遍地照在地上之前，滿空的夜霧，已是漸漸消去。車道兩旁的村舍及樹木，都在熹微的晨光中看得見，並且柏如在車中，已遠遠地看見有些挽了褲腳，帶着圓笠，肩着鋤驅着牛的農夫，走在田野裏。清晨的風，吹得有點微寒的感覺，所有田中的禾稼，與道旁的樹葉，都似經過一場小雨之後，非常的鮮潤。柏如在這半夜裏心中恐怕，悲感，與鬱悶的氣，這時吸着七月清晨之清新的爽氣，與看見許多自然而有生機的景物，覺着略清醒了一點！心思也平靜了些！因心意的變幻，反覺出一夜無眠的疲乏來，又因在車窗上立了好多時候，兩隻手臂，都覺得酸痛來回頭看那個強橫的兵士，斜欹着身子，張着口呼呼地睡得正濃，其餘的人也都是合了眼睛，各人都發出一種微睡的呼吸聲。柏如眼看着日光，已由淺色的天空射下來，自己也不禁頹然的坐下，便將雙手叉起，倚在木板上，也似在半睡的狀態裏。

及至這日的下午三點以後，他方得脫離開那個兵士兇很的目光，與齷齪的車廂，來到自己的家裏。當他一下火車時，便覺到省城中，迥不與前幾日的光景一樣。車站上一大隊的兵警，來搜檢那些旅客。城門及馬路口上，也是有幾個荷槍的人，來重行搜檢。尤其是對於他搜檢的利害，而且問的無理而橫肆。雖是他是本地人的口音，而且是只有兩件小小的行篋。

二

在這天的晚上，他將到南京去的事，完全的報告與他母親聽了之後，他那位不知世事與好說笑的穎潔妹妹，只是楞了他說甚麼南京的風景，他只好敷衍了幾句。便覺得委實是再不能支持下去，便懶懶地和他妹妹說：

「一夜沒有安睡，身上痛苦得了不得，有甚麼話明天再說，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，在路上遇見有一樁可怕的事。今天是……」

穎潔便裝着有氣，沒有答應他的話，但他却無力再與她說，便回到自己的屋裏去。換了衣服，驟然感到身上有點發燒，而且頭疼得利害，喝了幾盃檸檬汁子，便躺在床上胡亂睡去，一直到吃

晚飯的時候，也沒曾起來。

柏如的妻綠存，已經嫁了柏如有八年多了。還是在他未曾留學以前娶過來的，現在呢，也是三十三四歲了。她在這一天，看見柏如由外邊回來之後，突然病了起來；而且精神上似乎也有一種變態，因為看他到家以後，也似乎無處可以安身與快樂的樣子。他又迷離的睡了一下午，晚飯也沒起來吃，及至家中的事，都處理清楚，將兩個五六歲的小孩子，安置睡下之後，便急切的跑到柏如的床側，看看他睡得正濃，而且有時口中還喃喃地說些夢語。

這一夜裏：柏如却時熱時冷，不很寧貼，綠存坐在床側的電燈下守着他，很為憂慮！上半夜過去之後，柏如方才清醒了，突然睜開眼，看見綠存斜欹在他身旁的枕頭上，手裏却摺起一張報紙來看。柏如幾日的疲乏，這時覺得漸為恢復。知道綠存是爲了自己半夜沒有安睡，便有點不安的反應，握住了她的手，向她那鬆垂的頭髮上看。綠存看他醒來，便問他想水飲嗎？身上還痛楚嗎？這些話，柏如都搖了搖頭，反而將她的右手，更握緊了一些。一面將自己的發燒的臉，靠近她的髮髮旁邊。綠存回過頭來向着他時看，見他朦朧的眼中，彷彿很濕暈的，便很溫柔地問他。柏如就感着

眉道：

「不知是怎樣的事？自從前天，我覺得時時有個恐怖的影子來追逐我；並且在車上，在睡中，甚至於在你的身旁，我總感到身上的顫動彷彿未曾止住。這是自從我聽說那三個人……死的以後的留影吧！我向來是鎮靜，但是僅僅這一次，我似乎失了常度吧！……」

「你不必胡亂的尋思，這在家中呢！我在你的……身旁，你恐怖甚麼呢？怎麼又是三個人……死的？」綠存安慰的與他說，並且用溫軟的嘴唇，接近他耳旁說。

柏如使用盪熱的唇，輕輕地吻了她一下。接着便將昨天所見的，被綁押去的三個少年的事，與第二日被殺的新聞，急促的告訴綠存。他一面說，一面握住的她的手，便覺出輕輕的抖動來。

綠存也長嘆了一口氣，沒有言語。

反是柏如這回精神好了許多，很親密的向她道：「你知道我是個不匆促不急劇的性格的人，但那個事情；以及在火車上所接受到的氣憤，不能不將我平常的性格來變動了。人間盡是強力的侮辱者，怪不得……你記得李天根嗎？他那個憂鬱與失常的狀態，真是不能免的啊……」

綠存撲嗤的笑了。柏如很驚奇的問她，她道：『說起他，——天根來，今春天他不是還在我家中住着嗎？』有一天他到母親房中去談話，正好牆上有妹妹畫的一幅水彩的山雪的畫圖，他呆了半晌，也不說好，也不加批評，便重復坐下。我就讓他到這個屋子的外間來，看幾張你帶來的精美的外國畫，他也沒說甚麼，那知過了一回，他竟俯在桌上嗚咽的哭了起來。我很疑惑，加急的問他，他也不說甚麼。不多時便用手帕拭着淚走了。我真不知是怎麼會得罪過他，末後我才知道是我的觀念想錯了，那時恰好你領了你的學生到外省旅行去了，及至回來，竟忘記了告訴你。知道……』

柏如微點了頭道：『那自然你是覺得奇怪的！』

他們又說了一回天根的性格，因為綠存的話，反將柏如如在夢中的恐怖，退消了許多。看看手錶已是三點了，聽得窗外似乎有幾點雨聲，柏如便閉着眼重復睡去。她也覺得放心了許多，將電燈旋滅，也在他身旁和衣睡了。

在七點多鐘的時候，僕人老王，正在院子裏掃地。看着在夜中的微雨之後，石砌邊的幾顆芭

蕉，都在碧綠的葉子上，添了一層潤光。他彎了身子，正在努力用竹箒掃去地上的泥跡。忽然聽得有人喊開門的聲音，急促而且大力。他便急急地丟了箒子，去開大門。門剛開放，却闖進幾個不認識的人來，都穿了武裝，在腰間的皮鞵上，掛了幾枝手槍。門外面立定了六七個執了帶槍刺的兵士。老王嚇得不能有質問的說話的力量，那幾個闖進來兇很的面目的人，抓起他來，叫他去領着到他主人的房間中去。

老王哀求般的僅僅說出：「沒……有起……」三個字，却在背上早已中了一個首領模樣的人的一指揮刀。他便不敢再說甚麼，兩腿抖顫着，引導着他們到柏如的房外。

綠存正在窗前梳頭，聽得門外有人叱罵的大聲，便一手攏住頭髮；一手將柏如從淺碧色的紗帳中推起。柏如也從夢中聽見有皮鞋帶了銅鐵的聲音，心下不知怎的驟然明悟，便穿了衣服，揭開帳子，方要出去。而面上灰白色的老王，早領了那羣兵士在房門外立定。一個帶了指揮刀的軍官進來，一見柏如沒有走脫，便用手抓了起來，同時兩個兵士，各將手槍向柏如對正。

事情終於這樣了，並且各室中，都會嚴密的翻檢過，打過幾個僕婦。他們很生氣與義憤的面

色，反縛了新病後的柏如的雙手，牽了出去。綠存隨出門外，却受了一個兵士的槍托，便暈倒在地。上。

柏如的全家，都嚇得半死！

當在大街上走着；柏如吃這突來的襲擊之後，反而將昨天與夜中恐怖的思想，完全退却。只覺得實在過分奇異了！何以前三天在徐州城中所目覩的分明的印象，現在竟然重現而且是落到自己的身上？他穿了短衣，幸是還穿了條西服的紗袴，幾乎迷在夢中般的目光，從兵士們綠了紅邊的帽隙中，看見街道兩旁的市肆，都半掩了寬的門。一些人聚在那裏看他。仍然走在紅底白字的「躲避危險」四個字的高且細的電桿之下，他平時最看慣了這四個字，這時偏又真切的映在目光裏。彷彿在個個字的點畫之中，都有一綫綠色的四射的光線，向着自己發射。一羣羣到學校的兒童，看見他們來了，却不趨避，只是呆立着如瞻賣玩具的好看。一個挑了筐子，沿街喊着售賣青菜的老人，也放了擔子，立在一旁，却如無事般的；如同見過屠人驅羊到市上去的平常的目光，摸摸他的後背。走過一家很小的咖啡館，白色的玻璃，尙關得牢牢的。柏如看過在一瞥眼的時

候，心想：這或者還是灰白色的人間的印象之一。當日我由外國回來，幾個自幼相處的朋友，與當地教育界中的人，在這個咖啡館，曾公共歡迎我呢！

柏如在這個突然的變局之中，反將一切平時心理的恐怖，推測，取避，思慮的思想，完全沒有記憶起來。只是一個大而且沈重的異感，包圍與束縛住了他！他並沒想到己身的危險；與家中人的驚怖！

三

一封字跡很熟的信，被天根由親戚家中回來接到，他從僕人手裏取過來，沒即刻拆開，再端視了一回，才想起是……哦！柏如的妻，綠存的字。天根便急急撕開，一張污穢而粗劣的紙。頭一句：

『天根吾弟：』

當他看了這四個字，他已知這是柏如寄他的信，但他突然的疑惑，爲甚麼用這種粗的紙來寫信？而且柏如原是很講究精緻的人呀？這等瞬時的思想在他腦中，如閃電的迅疾，同時又接着往下看：

「此不祥之消息也，但在此暗室中，猶得致此垂死之函與君，亦不可不謂爲吾生之幸事！」

……

天根覺得手顫了，更不及尋思，再往下讀，而字跡却越發草率，而且模糊了。

「自被牽引如導豕就屠架以來，已過三日。縲紲刻刻未去吾身，但天幸鞠者，憐吾尙爲稍識文字之人，乃假吾以額外之要求，得寫此書。而書後尙得先呈校閱，始可寄出。今吾乃知……天根弟！汝年較稚於吾，亦知此中之滋味耶？死吾豈懼！惟吾白髮垂垂之母，與兩未成年之子女，言念及此，毫髮吾心動耳！」

天根看到這裏，究竟還不明瞭是如何的怪事？只覺得眼前「縲紲」「鞠者」「死」死諸字，都似有些眩光在紙上，——粗黃的紙上浮晃。

「此事吾亦不審其何以發生？而若從天降，以及吾身。追經過三次審訊之後，吾方明如觀火，刻何能言，但告君，他日再澄吾家，緣存當能泣訴此事於君之前。鞠者雖待吾稍寬，然尙有持其後者，則終莫知如何結局？至終則恐……此亦不足懼！吾但念如此死法，未免冤抑；而更有何術？吾竟

不知以吾自由且少有知識之身，竟如此遭險！往昔少年氣盛，如君今日大言，然我乃日呼不信字宙間乃有所謂「命運」之二字，今已矣！吾信之，亦復何哉？果有不幸之一日，吾家有老母弱妹，並妻若子，慘慘一家，爲象何若？雖有遠戚，刻些避吾家人若不及，苟君至此者，尙望時勸吾母，並時往吾家，加以慰問，則所感盼吾亦甚，己身不保，尙爲家慮？天根，或長別矣！在暗室中，不能久書，聊以寄君，吾心甚定，祈勿懸懸！

在粗紙反面，寫了柏如二字，但已是不易辨識了。

這種意外的心靈上的痛苦的打擊，又侵入天根埋了深深慘感的心中，他覺得頭暈了！連心臟也突突的跳動起來！便半俯在一把圈椅上面。過了一回，他將來信又看了一遍，無意中在信封裏，又檢出一張紙來，是綠存用鉛筆寫的，急遽而且歪斜，是：

「柏如遭人誣陷，被迫入獄，刻生死尙難卜，有信致弟，弟近中能到省城否？盼盼！綠存」

天根閱過之後，心中只覺飄飄的，手足也沒有氣力，便頹喪的在藤子的小床上，躺了有半點鐘的工夫。忽然一個不可忍耐的思想，迫得自己立了起來，同時在身體上似乎加增了若干勇力，

便拿了這封信，跑到母親的房中去。告訴了她，並且要求她准許他往省城去看看柏如，他同她說時，甚至淚痕都被了面上。

嘉芷夫人正在自己的房裏，拿了把細蒲編成的扇子扇着，想睡午覺。却陡然被天根來一陣急的說話，驚醒了。看過柏如及綠存的來信；又看了兒子的着急狀態，却只是微扇了蒲扇，沒有一句話，立刻回答他的請求。

天根又重述說他的意思。

嘉芷夫人很注意地對他道：『我知道柏如家中的人，待你的親近，如一家的人一般。況且柏如那樣的人才和品性，竟自遭遇了這等不幸而可怕的事，你當然是去看望慰安他的！不止是你聽了着急，我也覺得爲他家的將來，懷抱了無窮的傷痛……不過你沒有看報嗎？南京刻下正在獨立軍被攻的時候，湖口不是已經被北兵打破了呵？省城裏已下了戒嚴令，而且你不知道目前的省城中，今天捕捉旅客；明日槍斃幾個學生的新聞，這是多麼危險與不能安身的地方。再說一句實在的話，你就算能够冒了不可思議的危險，去一蹈，你必然能够見到柏如嗎？而且你一個讀

書的學生，能有何力量。對於救出他的事盡力？你年紀又太輕了，在這個危難的時候，跑到那裏去我怎麼能放得下心呢！不過柏如那樣的人，人家那樣的待承你，我也不好說甚麼……」她說到後來，面上現出極端躊躇，與悽惶的態度來！

天根聽了母親這段話之後，自己也覺得爲難起來。便在室中低了頭，來回的亂走。末後他見母親非常的憂慮，便道：「我暫且不去，先寫信到他家中問問吧！」於是他便在書室中，草草的寫了一封詳信與綠存，又知道檢察信件，過於嚴密，不能過於寫的顯露了，因此斟酌字句，使他費了整個下午的工夫，方才寫好。又呈與母親閱過後，便貼了郵花，派人送往鎮中的郵局裏去。

他心裏那會安貼得下，在吃過晚飯之後，嘉芷夫人恐他憂悶出病來，天氣又熱得利害，便到別院裏，找了一位比天根年紀大了廿幾歲的位哥哥來。他這位年長的哥哥，是個善於說些傳聞的故事，與笑話的中產的農人，可也認得不少的字。關於舊小說的書，看的也多。嘉芷夫人找了他來，命他同了天根在晚飯後出去玩玩，好慰解他爲朋友的憂傷。

儒符——天根的族哥——攜了一把棕子大扇，裝滿了一個銅烟斗的一斗淡芭菰烟，便邀

同着天根出去，到柳塘的隄上玩去。天根自然不好違拗了他的意思，便換了一身衣服，癡癡地隨了儒符出來。出了他家門口，轉過兩條僻靜的街頭，就到了那個柳塘的地方。原來是個有三畝地多大的個活水池塘，遠遠地通了鎮外的河流，所以塘水，清可照影。塘是三角形的，東南兩面，有兩道長隄；一道通着往鎮外的大道；一道却極爲閑靜。兩旁全栽了無數的倒垂柳，塘中正在這個時候，開放了一叢叢的白紅的荷花，水面上有些萍花點綴着，不過在這個無月之夜裏，看不見花與水上浮萍的顏色。而在暗中，聞得那些荷花的清香，比白天裏更好。當儒符踱了草履，同天根來的時候，那條素來閑靜的道上，柳蔭之下，已有好多的農夫，婦人，兒童，以及鎮中商店的夥計，沒有夜工的工人，多坐在那裏乘涼。暗中彼此也不容易分得清楚。儒符便拉了天根的手，想去到塘的最南邊，一個沒有多人的地方坐下。不料他的沈重，而梯梯拖拖的草履聲，却被一個聽慣了的少年男子聽見，便遠遠地，立了起來道：

「儒大爺，也來涼爽呵！還有誰？」

儒符知道，這是常同他下象棋的阿胡，他是個鞋匠的學徒。便回答他道：

『阿胡，今天難得沒有活計呵！我同來的是西院裏我的二弟。』

『哦！我看見黑影裏，瘦瘦地不是別人。今天是我師傅的壽日，所以一天都沒做活計；並且晚上的皮子也不要修補了，還喫了一頓牛肉……』

『好福氣！乖孩子，爲甚麼不早告訴我？』他說是似乎有點羨慕，並且追悔的意味！

儒符說了，就走在柳塘的南灣的角上，在一顆枯幹而上邊還是枝葉很繁茂的柳樹下面的石隄上坐下。阿胡也赤了腳，隨來，蹲立在他的身旁。繼續和他討論今天師傅的牛肉，加的醬油多些，或是少了作料的大議論。

天根覺得今天晚上，特別的熱，所有的聒噪的夜蟬的聲音，仿佛都聚鳴在這一顆柳樹上面。他禁不住他們的狂噪，便遠走了幾步，到又一顆樹下立定。而聽見那些吱吱的聲音，又似乎都聚這一顆樹上，他也無可如何了。而在六尺外的儒符的烟斗的火星，與阿胡在手臂上撲蚊的聲，都聽得見。他覺得雖有從西面吹來的風，終覺得熱的不可復耐。便將長衫脫下，掛在樹枝上，心中如作夢一般，去思想柏如在獄中的生活；與他的危險。

「或者這時……唉！不可知……」他不敢再繼續去尋思，而慘淡的恐怖，在他眼前彷彿演出
一張畫圖！一個城牆下的暗綠色的平原，一個被縛住的人，一個有聲的大的火星從遠遠地一個
有力的人的肩旁飛出，並且看見火花在一個黑而小的孔中四散飛出，於是他如在一個幻象中
了！忽然聽得儒符在那邊，與阿胡高談，彷彿談天下事一般的快活與激昂。儒符吁聲道：

「昨天聽見我的雲兄弟說，甚麼南京城正被張大帥的兵攻着呢，我們都說，不想長毛亂後，
南京城又遭過了兩次……咳……」

「管牠的呢，橫豎打不到我們這裏來，在這個年頭，誰該死誰不該死，誰曾知道。我那個表弟，
紅村的許二，在第五師裏當了足足有五年多的兵。見過幾次大仗，一次也沒有打死，並且每年看
家回來，總帶些好的衣服，與白白的大洋來。誰該死，自有天知道吧！在這個時候，倒不如拚了命，去
幹一幹才好。我幾次要走，都被我那好哭的媳婦，把我哭得沒有法子，其實我也並不很稀罕她，聽
我那表兄說：他們在平常的時候，穿了軍衣，到鑒子裏吃，喝，並且可以住下，一開仗咧，到那裏去都
可隨便……」天根聽明了這是阿胡的高興的口吻，不禁將腳在樹根上頓了一頓。又聽他吃吃

的繼續說道：

「甚麼，我師傅常罵我不服管教，並且嫌我作活作的不好，我心裏有他呢！征東傳上的程咬金，出身未必比我們高貴了許多。他常瞪了紅絲的眼睛，向我發怒，等着吧！有一天教他看看我的本事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由急促的聲中，見出他那遏不住的心思來。久有經歷的儒符，却哈哈地笑了起來，天根聽他說道：

「你師傅家中，今晚上的酒喝得足吧？」

「差不……很多，我喝了有四兩壺中的三壺呢，熱辣辣地，更覺得身上有些發燒……」阿胡說完，儒符又是大笑了一陣，便道：

「好體懶的程咬金，不够一斤酒，便說醉話，你敢在城裏的大街上去說，才是好漢子呢！」阿胡不言語，過了不久，便聽得他臥在地上的鼾聲了。

天根這才慢慢地踱了過來。儒符讓他坐在石隄上，便嘆口氣道：「人家的孩子，真不容易去學好！像阿胡這個死睡的小子，東也不知，西也不知，到現在廿多歲了，娶了老婆的人，還是不怕天

不怕地，喝了幾杯酒，便信口胡說。若在別處，怕不捉了去，關在牢裏……這也難說，同他父親一般的皮氣。」

「誰是他的父親？」一時引動了天根的好奇的思想。

「他父親，是比我大幾歲的個小販。自從中年以後，他是天天在各處推了粗布的小車，到各鄉村中去叫賣的。人倒是不很壞；只是每天總得要喝過半斤白酒，所以他的生意很好；而他家裏免不得常常沒有飯吃。我是從小時候認得他，他若喝過酒之後，便任甚麼人也不認識，只是臥在街口上胡亂罵人。有一次他又喝醉了酒，去罵聚賭的吳金剛。他那個泥腿，平生專好尋人打架，還怕他罵嗎！一陣的混打，阿胡的父親，早已流了滿面的血。從此以後，也好，切實地給他了一頓教訓，再不敢向街道上去醉醺了胡罵。然而他的也斜了一隻眼睛的不幸的妻，可更不得一天的安生的日子過了！」

「他也罵她嗎？」天根無意的問。

儒存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道：「罵呢；還是小事，他每逢喝醉之後，就揪住那不幸的婦人亂打。」

其實他是沒有氣力的人，女人家原能吃得苦的。不過他的妻，却委實是吃不了他這等天天的吵鬧，與過量的酒瘋。她有時到我家去向我說：「人家說嫁了丈夫有了天，天呀！阿胡的爺，簡直要折磨死了我！早知道來家過活，受那說不出的苦，那裏及得上我前十年出去給人家僱工還快活些。雖是每月二斗米，一吊大錢，然而安分的做過事，說說笑笑，不生悶氣，耳根底下也清淨了許多。」

他偏要死纏着我，回家來同他作人家，我已十幾年與他分開了，想來甚麼夫妻不夫妻的，到老來跑回家，還可吃碗粗飯，有個地方死後埋了，也就算了。做人家的心思，我那裏還有，只是說不過他，誰知道回來之後，又吃了這十幾年的苦氣，現在，李大爺，你看看阿胡都多大了，他還是老不改舊皮氣，只苦了我一個人，而且到我這麼大的年紀，笨手笨腳的還能再去雇給人家作活計嗎？……」他妻的性情，真是很少的好女人的榜樣呢！……阿胡十幾歲以後，也是好喝酒，並且賭博的興致，比他父親又高出一層。咳，這才是一代不如一代呢！……」儒符感慨說來，很有點沈重的不平的歎息！他一邊說着，一邊却向老柳樹的根下，將烟斗中的餘灰磕去。

天根心裏原來有很重要而不得解決的事，那能夠一句一字的來完全聽阿胡一家的歷史。

儒符却當了一件獨得且有創見的掌故來敘說。天根至好不過聽明白了一半，而在此一半之中，却潛潛地使得他對於社會與家庭的現狀，更明白了好些。他借此引動起起落的思潮，感念到人生的不幸，幾乎沒有一個人能以免除。阿胡固是頑皮的孩子，與受不良社會的薰染，而先受了他父親的遺傳，也是最重要，而且不可避免的事實了。他用潤溼而細嫩的手，扶了額角，又想：「人們天天互相追逐在不幸之中，誰能向沙漠中取得甜水？迅厲地勇往地，與不幸日日作戰，而終不能將不幸二字逐出於世界之外。我不過十幾歲的人，這種見解，未免於少年不宜吧！」又想起十歲左右，從一位老先生學着作詩，偶然用幾個蕭瑟慘淡等字，便給批改去，說：「少年不宜有這等字眼，因為這不是『載福之器』。」然到底使我相信人間，能把不幸逐出在生活之外去嗎？又想起父親死時那種深深刻印在腦痕中，不可磨滅的印象。又聯起她的死，與柏如的無故被人捉去，或者……於是顫慄的思想，又重復活動出來！某年看見廚役在大木板上用了明利的厚刃的刀，去切開許多螃蟹。螃蟹還活着，青色的甲，黑珠般的小眼睛，尚在木板上生動着，厚刃的刀，切了下去，八隻腳就分開成爲兩個，還在板上亂爬……某年蝴蝶——白翅青花的蝴蝶，被我捉了來，用頭髮拴

住，不到半天的工夫，吊死在牆上……不幸人間，與物類的互相不幸，都是一樣；真誠的一樣呵！

思想如電影的迅速，也如流水般的浮泛，前波去了，後面的波，又重復擁上，並且聯想的至於不可思議。他立在柳葉隙中，吹過來的微風之下，這幾分鐘中，覺得完全成了一個回思的融合體。他不覺得悲哀與怨憤；只是如蟲爬般的不快與悵惘，如電流般的通過全身！

夜已過去少半了，柳塘上的清風，吹出清爽的愉快，着到人的身上。儒符也似乎正在深沈的尋思，忘了歸去。直等到天根家中派了一個管事的人，持了一把用紙糊的燈籠來找他，於是方各自走去。天根臨行時，尚聽得水邊下的蛙聲；與阿胡的鼾聲，彼此作單調的應答。

四

當天根在柳塘上作種種思想的那一夜，却正是柏如在軍法科被嚴訊的最後的一次夜審。他那時正正是由家中被人牽到牢獄去的第六天了。以前雖是問過幾次，但柏如却老實回復，那個承審的軍官，不知怎麼也看明白他不是個持了鐵血主義的人，也並不像能够拋了身家，去作祕密生活與圖謀革命的人，雖曾虛偽的嚴辭詰問過三次，但終究敵不過自己良心的裁判。問過

一次，便仍然如牽引犬羊般的，又送回那個黑暗陰濕的屋子裏去。

這是第四次了：明達的柏如，這幾天雖說鎮靜些，然而因為被獄中的各種象徵的事物；與慘怖的惡想所引逗，早已深深地中下了神經病的種子。這一晚上，剛過八點鐘，他又如同照例的被兩個執了佩刀的正兵，押着走進那間寬有五英尺；長有九英尺的大屋子裏去。幾盞幾十枝燭光的電燈，映着綠色的牆紙，分外明亮，彷彿如由戲上的公案後面，坐了三個穿了夏日便服的人。一個留了黃色的上鬚，面色很青，露出高高的顴骨，那一個是紫色面皮，而勇壯的三十多歲的人。在東邊坐下的，却是面色平和些的，即前三次獨自審問他的那位軍官。兩旁伺候了幾個衣服很整齊的六七個兵士。大廳中雖有電燈的光耀，然而的確見出一派陰沈而慘澹的景象來。柏如的手足上，都上了刑具。看看當中的兩位軍官，倒有兩個慢慢地吸了香烟，很自由地在那裏檢閱案卷。他立定了，也不做聲，而自己心裏一股深長的辛酸；與對於人世的悲戀；與志志的恐怖，同時被這個外象集合攏來，向他湊入！突然中坐的青色面容的軍官，帶有威力的質問他：

「你張柏如，幾次審問，都十分狡猾推諉，所以本處長今晚上親來鞠訊。你須知道在別人，哼！

早就拖出去了！不過看你還不是沒有智識的人，而且作過教員，留過學，若說不教你心服，然後科以本處的刑罰，那末，本處長也有些不忍！不過證據在這裏，你老實認了吧！既然來到這裏的，恐怕出去的很少……」

柏如初到大廳上面的時候，自己被一派陰沈的景象所迫，引起了無限的恐怖與憂慮！不過既聽了那個咬文嚼字的青色面容的處長說完之後，同時却鼓起了反抗的勇氣，與堅決而無畏的氣概！同時又聯想到「士可殺不可辱」的話，不禁冷然道：

「這等誣害我的伎倆，分明是我的仇人的手段。你們到我家去，幾乎沒處沒搜到，請問搜得的有何證據？」

大長桌後的三個軍官，半晌沒有答話，還是當中的那一位，忽然拍案怒聲道：

「還用強辯！證據有民報兩冊，○○黨會證一個……」他起初挾了重怒來說，說完了這兩種以後，聲音平靜了，且沒有再舉出來。柏如初從容歎口氣道：「這也算得圖謀二次革命，轟炸要人的證據？我想你們的監獄裏頭，那裏容得許多民報是十幾年前的禁品，到現在還禁止嗎？至於○○

黨的會證，那是我被人強派給我的，我其實眼中並沒有瞧得見這些騙人的東西！況且若以入過○○黨的，便應該治罪嗎？……你們若是真心要為陷害我的仇人快意，那末，又何必經過這些費事的手續，生在現今的中國社會上，死了倒也乾淨！無論誰，早晚也是一死！我並沒有怕死的心思，可是這等審訊，倒可不必……」他說這陣話，冷諷而激昂！坐在東邊從前會審過他的那個很善良的軍官，却微微地歎了口氣，彷彿很不安適的！側坐在圈椅上，彈去香烟的灰。正中那個兇惡與不近人情的處長，本是鼓了怒氣，要重重用刑具拷問柏如的。現在倒教柏如從容的態度，與鋒利的眼光攝住，只是搔着頭皮不做聲。那個勇壯而少年的軍官却接着道：

『雖這麼說，有證據也罷；沒有充足的證據也罷，為本處的威嚴起見，而且告你的人，他歷舉你今年六月中去南京與逆黨中人謀亂的情形，這不令人可疑？你打算輕易免了，辦不到！辦不到！柏如先注視他，有二三分鐘，却看見他的紫色的面皮，上耀在電燈光裏，漸漸起了一層紅暈。柏如遂答他道：

「既入了這裏邊來，我也不作免了的思想！其實呢，也可不必。槍彈穿在心胸，與心胸中容納

着大菜的滋味，據我想；也不見得有甚麼大的區別……只是你說姓張的告我，他是報復的確；他只爲了要誣害我。我六月中到過南京去，不錯，爲找朋友，並且去消夏去。本來我認得許多○○黨中的友人，難道他說我與他們訂了條款，私藏炸彈，有誰可證明？而且在那裏藏着？他爲甚麼不親來和我對質？只是將告密書交代你們……

「這也不用多說，我勸你們也不必多費工夫，我既來在這個地方，那能輕易走出！可是我雖是個柔弱的人，死也不能畏服我！你道我們這等無恥的生活著，就以爲勝過墳墓中的人嗎？」

柏如說了足有半點多鐘的話，兩旁伺候了刑具的兵士，都有點厭煩。而長案後面的三位軍官，尙不十分發怒；也不再用刑具去拷問他。

靜夜中；特殊景象的靜夜中暫時的沈默。三個高坐的承審軍官，兩邊七八個如傀儡；又如扮戲的兵士，一個帶了刑具的柏如暫時都息了聲音。他們有時在無意中互相對視；有時各人低了頭，似乎疲倦與潛隱的同情，在眼光的微微一瞬中，彼此流露出來！

末後還是那位較良善的曾經審訊過柏如的那位軍官，從案後立起來，將頭上的短髮，抹了

一抹，歎口氣道：『我以爲先押下去吧，其實在這個深夜裏，誰願意作這種生活，不過這個案子是有点來源……』那位處長吸着烟，不作言語。半晌，也揚起頭來，打了個深長的呵欠，並且點了點頭。照前的樣子，幾個兵士，又將柏如押到那個陰暗潮濕，並且有臭氣的屋子裏去。柏如直立了多時，又加上手足的痛楚，委實有點熬不了。被他們簇擁着過來，便頽然的坐在那個木板的床上，幾個兵士也很輕鬆的走去。

包了鐵片的獄門，很沈重的一聲，便下了鎖。

一個沒有六英尺長的屋子，却住了八個，與柏如帶了同樣的刑具的囚犯。有的睡在潮溼的地；有的還有個床位，這不能不算管監人的特典。並且雖在這裏，也有個階級的分別。當中一盞小的煤油燈，掛在屋頂的下面，並不能看清各人的面貌。這八個人中，有三個是學生，却都是很精明而激烈的少年。都穿了白色的單衣褲，全身帶了鐵的刑具，並且還繫在一處，並不能臥下，只可斜靠着，互相背倚的半坐在地上。尚有四個：一個半老的做小生意的人，因爲在街上與人閑談時局，被抓進來的。他只是低下頭不住的作無希望的歎氣，其實照理想上的科罰，也頂算他最輕

了其餘是兩個退伍的兵士，一個曾前的省議員。他是個性情最爲急躁的人，昨天剛押了進來，同是受了私通民黨的嫌疑的。他因好叱罵，已經很很地被看守的兵士，打了一頓，現在已是很柔荏的躺在一個破木板上。而兩個退伍的兵士，却從容地說笑，彷彿若無其事的一般。一個道：

「咱們在下關時代，也一樣的曾拿過人，福享够了，也應當到這兒受用受用！」

「管他，那些威勢作給咱們看，好就好，不好一個槍彈還吃不下橫豎我們也沒的留戀，幹甚麼不好？三十年後，又是個頭顱在頸頸上。你不能與我一樣，小二仔還不知道怎樣的難過呢！」

甲兵似乎有甚麼感觸，悵然道：「甚麼小二仔，早已成了王升宏的人了！好很心！我們這個樣子，他們却高樂起來！」

「露水夫妻，同酒肉的朋友……」乙兵傲然的說，「柏如這時心同水凝了的一般，所以他們的說話，也似乎聽得見；與沒會聽得見，不過這乙兵的兩句話，却無意引起了他的聽覺的好奇性。他想不料這等無賴，也有這種見識。又聽乙兵繼續說下去。」

「罷罷！你還真的聖念那些嗎？其實你去了，又有人來，何苦呢！搶得手，就快活快活，沒有了，另

打算，你不記得鼓詞上說「英雄死在牢裏」的話嗎？……想起我們前幾年過的那種日子，多快活呀，愛甚麼，有甚麼，都是大哥聽了那些混賬的話投降，他究竟死在刀下，現在我們又來了！……不說甚麼，怎麼辦怎麼好！我的家早已被人抄了！爸爸餓死！妻子都隨着人家去了！……其實也是報應……」

以下他接連着說了一大篇的話，柏如就沒心去細聽，但覺得一陣陣身上痛得要哭出來！屋中的溼氣薰蒸，加上各個人的呼吸，又沒有一個能出入空氣的地方，有時犯人便溺急了，在夜中也將就在土地上。各種臭味，在這個熱的夜裏，全噴放出來。柏如雖說已經受過了四五天，但今夜又多加了兩個押進來的人，更覺得難堪！頭上的汗珠，不住的滴下來，兩隻手腕的骨，如同煮在油中一般的熱！況且更加上心裏如沸騰似的思潮，他便幾乎似暈了過去的，側臥在木板上面。

人的思想，的屬奇異而瞬變，且是不可節制與捉摸的。身體上雖受了若何重大，而不易抵抗的壓迫與痛苦，而思想上仍是如蔓草般的生長，而不能停止。有時且因身體上受了痛苦與壓迫越大，而思想的活動，更靈敏而無結束。柏如這時身體上的受壓迫與痛苦，也可謂他平生第一次

的遇到，論起他孱弱的身子，已經是不能再有支持的能力；與抵抗的精神了。而同時他的思想，在這個特殊而感受着過分的煩惡的境地裏，却不住地在他腦子中燃燒着炎上的火燄！他並不單獨的想到家中，記惦他的母親，妻子，妹子，也不十分對於他，或者明日有何使人駭顫的消息，而豫先的恐怖。只是有些虛渺，而不是世俗的悲哀，與對於人類抱了一種憐憫般的嫌惡的感想！聽見退伍而被押當作強盜看待的兩個兵士的恣意的閑談，與已經得了熱病的議員先生的呻吟聲；三個青年斜倚在地上，互相切齒的恨聲；與門外的守兵的沈重的皮鞋，來回走步的無聊而單調的音響，一時都如海潮的湧上來，使得他覺得頭腦裏有些忡怔不寧！他又幻想到三個坐在案後的軍官，他們這時作甚麼呢？熱的電燈下，作雀牌的輸贏，到小巷子裏的屋子，去看看可憐的女孩子們抽鴉片烟，不就是回到公館去在有花香的庭中以消夏夜。人事的生活的模型，直是不可思議的怪物。一個極為悲慘的世界後面，或是她的側面，是藏了一個快樂與淫佚的圖畫……他又記到乙兵所說的死不算怎麼一回事，同時突然聯想到從前在幼時讀歷史有兩句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」常為許多奮死的人所引證，而稱羨。他狂想了，聖賢是甚麼東西？宇宙中那有沒偏頗與

顛倒的的衡量？難道到無論在何等境地裏，就可以去蹈白刃而不悔，便算所學的是那樁事麼？又想：「民不畏死」，那末，乙兵的話，不是有聖賢的見地嗎？……幼童之柔嫩的手指，有一次被蜜蜂的尾針刺過一回，他母親給他擦了去毒的藥，用綢子包裹，抱在懷裏哄他，親他，眼中幾乎急出淚來！這是有一天在隣家親見的事實。——微小的事實，固然呵！也曾見沒有斷了呼吸的新生下的小孩，拋在屋角橋下，與曠地裏。沒人願意抱回他去，任着他自然而必然的死去！人類的善惡與優劣，難道這就是標的呵！一個願意立刻決然的去殺死他；同時又有許多的人去哭他，痛惜他，並且稱為「天道無常」！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？我知道他們，——同屋的不幸者，與懺悔者，這回想到甚麼幾人去想反抗這種生活，但那有甚麼呢？不過出一身大的汗！他們記憶他們的家人；與朋友，或是愛人嗎？誰會知道？……明日的事，尚在夜之黑暗的窟底……

柏如平日不是幻想者，並且他是相信樂天主義的人，也不會有這種如環的複雜的思想，然而這幾天的生活，——苦痛與病態的生活——足使他另換了一個思想的界域。彷彿會另作了一個人。並且更換了他的人格。在這等繁亂的思想之下，他究竟還把持得住，不至如那位半老

的議員先生，煩急的生了熱病。可也不能够如乙兵那等的自在與順運。他是另增了一重哲學的經驗——或者可說是人生哲學的新經驗。

牆角的鼠子，在暗中嚙得木屑唧唧的響，並且有幾個不知名的小蟲，在油燈的罩上，一次又一次的飛碰。

靜中恐怖之無聊，使他似乎忘了不能反抗的痛苦，甚至也沒有了反抗的思想。「或者一輩子，過這種暗室的生活？」這却是他的最大的恐怖！實在他也不十分對於染血的槍彈，當穿過自己心胸時的恐怖而生顫慄，只是永久這樣，他……却不敢再往下尋思了！

兩個兵士的談話，早已止住，並且很安適地睡在地上，不久就聽見呼呼的聲音，由他們的鼻孔中發出。門外的守兵皮鞋着在石階上的響，仍是沈着而連續。

他的思想，仍然繼續着，只是更荒渺而奇幻。

五

朝陽從白的天色裏升起，照着監獄東面禮拜堂的尖頂建築的上面的大鐘，分外光亮。牠是

一個永無隱藏的忠誠的面目，長久俯視着下面的生物，時時彷彿給予他們以慰安；或者催迫。湖面上的水鳥，在平靜的波面上，低徊的飛。一雙雙的船上的篙工，知道在清早上沒有生意，都敞開短衣的胸襟，高唱着先王爺……或甚麼的戲調，表示他們等待工作的從容與快樂！

禮拜堂的鐘，方打過八點。軍法處的獄門開了，幾個紳士與商人模樣的人，引導了昨夜沒會安眠；紅了眼睛，亂了頭髮的柏如出來。一輛馬車，在大門外邊等着，及至他們上了車，並且有個人賞了幾十元的開發，給那些守衛的兵士與獄卒。於是馬車在街道上清新的空氣中，便得得的走了。

原來是柏如的幾個朋友，自從他入獄之後，打探了審問的不很利害，又被他的妻催求着，轉了某師長的參謀的面子，胡亂奔走了好多天，昨天夜裏方由都督衙門，辦了一張公文，並且那個參謀長去了一個電話，給那個處長，方才用連記的保印，將柏如由黑暗的屋中釋放出來。不過處長會嚴厲的說，還要調查與審理，不准柏如私走他處呢。

然在柏如的家中，與爲他辦理的朋友，都已覺得非常的榮幸！因爲差不多在這個危期間，不

要說押進去的人，不能輕易放出，往往是有失掉了生命的。現在柏如居然能得保釋出，的確是難得的事。而這幾日中，他的妻綠存，可已憔悴得不成模樣了。因為既要託人探聽，請求，又須打點金錢，又要勸慰母親，看護兩個孩子，而她自己幾乎是終夜不眠地在暗中哭泣，憂怖，並且計畫。及至好容易柏如被保出來，她自然歡喜的甚麼事都忘了！柏如的母親，妹子，也自然有一番哭傷與憐慰！

柏如新病之後，又在刻不可忍的暗室中，過了六七日囚犯的生活，一回家來，自然支持不住，又以自己的案子，尚未被調查清楚，不能離此另覓地療養，只好天天請醫生診治。不過這近日的生活，的實已經在柏如的身子里，中下了難以調理的病根。他一面是精神上彷彿時時在昏夢狀態中哭泣，恐怖，一方面身體瘦極，手足無力。過了五六日後，有時還吐幾口血絲，據醫生說，似是肺癆。

他在病中，獨有在下午以後，還精神少為明白些，但也不過只能低聲談話罷了。而綠存憔悴的去看護他，每聽見叩門的聲音，便覺得暫時如墜入深淵中一般。

七月過了，已到了八月中旬的節候。柏如在家中好容易治理將近一個月的病，雖不見十分壯健，却已稍能吃飯，並且每天尚能下床步行到室門外去了。臉上的顏色蒼白的度數，已減了好些，但仍是枯黃。而綠存的面色，却幾乎比他還難看，走起路來，身上也是虛怯怯的喘氣。

這時天根在鄉中消夏，早就寫了多少安慰與說笑的信來。並且說因尚在假期裏，又因不甚安謐，所以暫不能來的話。但可惜柏如只能閱看一遍，有時還得綠存讀與他聽，但不能寫回信。綠存又忙得沒有工夫，有時替他寫封簡短的回信，委實忙得利害的時候，便託妹妹去寫幾個字。

暑假過了，南方的時局，已經見了勝負。省城的戒嚴令，居然一變而成解嚴。天根在家中，雖然很安閑，而快活，有時出去釣魚；或者到山上去遊玩；有時同幾個兄弟下棋談天，的是很自由的，不過記起了柏如出獄後的病況，便恨不得早早飛去。及至暑假過後，嘉芷夫人知道甚麼事較前安穩了許多，方才答應他再回去讀書。

及至天根回去之後，柏如已經能坐了，與人談話，並且因為時局的關係，又因情面與其他的關係，居然將前案撤銷，且已使得柏如無形中獲得自由！

天根這次重來，本不想再在柏如家中住着，格外去打擾他。而綠存却極力的邀天根去，可以時時同柏如談話，因此天根又將行李搬到他家中去。

柏如的病，雖是比初出監獄時候好得多，不過據醫生說，已經有了很深的肺病的病根。所以柏如的體力，大不如從前，而且精神上，也見得減色。有時夜中咳嗽起來，便半夜不能安睡，因此他自己引起了很深的憂慮！當在待死的監獄裏時，反倒不覺得，對於死有何恐怖，現在在和愛的家庭裏，對於自己的病態，却更時時抱有悲觀！及爲他家中人的前途憂傷！本是一個快樂而靜默的人，居然變成感傷而時時流入煩躁的性質。他知道綠存怎樣爲自己憔悴；怎樣爲自己憂愁，而有時却有不自主的對於她的煩厭！有時想過來，便又對了她哭泣，並且無力的安慰她！她也知道柏如的痛很深重，只好暗地中流淚。自從天根來了，却給與他們不少的歡喜與慰藉！

一天正當八月之末，是天根這次到柏如家中的第一個星期日。他來了這幾天，只是沒有校課的時候，同了柏如說些快樂的話，並沒有敢再提起他被人誣陷的事跡。其實天根究竟不明白是怎麼發生的？誰出這等凶狠的計策去陷害他？這一天他一早起來，約有六點鐘的時候，一個人

在柏如的書房中，讀了一點多鐘的書，便獨自走出到虹橋北邊的一連無數的菜園花園外逛了一回。看見橋下，一隻一隻卸了桅帆的民船，由城外順着河水，駛到橋下。更有許多工作的苦人，由船上卸運些貨物糧米的包，大的木塊，呼啞邪許的聲音，從清可鑑底的水上傳來。初出的日光，照着青綠的園林，與各種樹葉上的綠光，連着水上，發出的蒸氣，都被金色般的日光，調和融化起來，更顯出奇麗。

天根來往的逛了一回，又在橋上試行了幾口深呼吸，覺得心胸中非常舒暢！看看已經八點多了，便慢慢地回到柏如的家中。恰巧柏如剛起身不多時，在書房的廊簷下面，躺在一把長的絨墊的躺椅上，對着一盆茉莉花，在那裏不言語的出神。

天根也取過一把小椅子來，與他對面坐了休息。柏如弱弱的聲音，問了一句：『那裏去？』的話，天根便將虹橋外的早景，如做小說的描寫，說給他聽。說完了，他似是注意，又像是懶於去聽，也不言語。天根這幾天，已經知道他的性格，也不覺得奇怪，正要再想出幾句有趣的話來說，只是記不起來。

綠存抱了那個才三週歲的男孩，從裏院走了出來。一路上引逗得那個紅頰長腿的可愛的小孩子，格格的笑。天根見她走來，便起來招呼，她又從書室中取過一把木椅來，讓她坐下。她穿了淡碧色的單衫，也沒有穿裙子，雖是時時引逗小孩子笑；而眼中却紅紅的，顯出過度的疲乏，尚未曾恢復過來的神情。天根無聊中，便取過一枝鉛筆來，同小孩子搶着玩。小孩子烏黑的眼珠，只是隨了他的手中的玩具亂轉，有時天根將美麗的鉛筆，丟向空中去，即時用手接住，便足以使小孩驚奇而且笑了。小的兩隻肥胖的手指，在母親的頭上抓動，現出一種自然的企慕來，對於任何事務。

綠存有時微微地低下頭去，向小孩的頸上吻了一下，小孩便用力的向她懷中藏躲。

不久小孩子玩得疲倦了，便睡在她的懷中。天根看見他那幅帶了微笑的小的面貌，兩個小拳，橫攔在母親的懷裏，紅的腮頰，凸着如兩個小蘋果一般的柔嫩的顏色。

他們說了一起閒話；又說些故事，而柏如也有氣沒力的說上幾句。到了九點鐘的時候，他便走到書室的裏間休息去了，只有綠存同天根還坐在廊下。

於是天根在心中蓄的疑問，便在這時向她詳細的問起。

綠存沒有開始敘述這段事的來源的時候，先嘆口氣道：「人們說不定有甚麼遭際；與命運呢！誰會知道？他還受過這點氣！直到現在，把個好好的人，糟蹋得成了個病漢……但是說起來這個事，很有點來頭。」

天根靜靜地不做聲，聽他的話是：

「本來從前，我公公（東省呼其夫之父的名稱）作過三任的縣官，但是其中有兩任，是在曹州屬的兩個縣裏。可是那個時候，我還在安徽呢。聽說那兩個縣分最是多有盜賊的地方，縣官在前清的考成，全是以捕盜的勤否爲例。況且我公公，他是個剛正不過的老官吏，實在呢，那些橫行的盜賊，也把那些苦瘠的人民害苦了。據說：那毗連這兩個縣分的盜賊，有一部分是本地的土著，以搶掠度日，而一部分却是從河南東部上蔓延過來的……當他到甲縣的任的時候，便勵行清鄉的方法，去捕治盜賊。又嘗親自帶了捕役與營兵，與盜賊的大股打仗。這樣過了一年之後，所有這個縣中常常出沒的賊盜，全都跑到隣縣去了。人民都可很安穩的生活着。由此我公公頗得了他

的長官的贊許，並且那個縣裏的人，還給他立了甚麼德政碑……不過那個隣縣，却被盜賊紛擾的日不安生。於是長官便將他調任到隣縣去，而另委一個幹練的人，接了甲縣的任，並在這兩縣交界處，駐了重兵，好教他到乙縣去捕治盜賊。我公公是個最有剛氣的人，他從來不曉得甚麼是退縮與困難的。他到乙縣之後，更是風厲的，認真辦起。果然是人的關係，有此一來；那些盜賊，逃也沒處逃的，打又打不過鄉團與捕役，於是便死的死，改業的改業，不久便平靜了。惟獨有一小股盜賊，最強悍不過，屢次同他帶的捕役鄉團打仗。那時所說的盜賊，究竟沒有多的槍彈，更沒有現在那些大股土匪的充分的智識，後來沒有法子，就投了降。他知道他們不是真誠的降服，便與駐在縣裏的營官商好，將這一小队盜賊的首領——說是個身量最高，而最有武力的個老人——捉住，殺了，其餘的人，都分編在分駐各處的防營裏。本來人數不過幾百人，經過這等分散，便使得全縣裏，很穩固的得以安眠了。

「這是個深遠的因：

『及至後來，我公公在登州的首縣作縣官時，已經是後五六年的事了。那時我才到他家來，

不過我見他時，已經有很長的蒼而黑的髯，拂在胸前。他的確是個有膽識的個老人，然我去了一年之後，他忽然死在任上。

「末後的一切，不用說了，不過他在乙縣編派盜賊入軍隊的事，也曾沒有人重行提起……」
天根本來想聽柏如所以遭了這個危險事的由來，却不料被她說了半晌，仍然是多年前陳舊的歷史。他急於要聽，又不得不耐心去慢慢的待着她去說出。

綠存剛要繼續往下說去，手臂少一轉動，懷中的小孩子，從睡中哇哇地哭了出來。於是她便用手拍他，小孩子仍然哭着，並且緊閉了眼皮，向她懷裏亂抓。她知道小孩子要索乳吃了，就抱了他到裏院中去，還回頭向天根道：「待一會有工夫，再和你續說這段事……」

六

十點鐘過了，柏如家的早餐，在夏秋的時候原較早些，接着到了早餐的時候。柏如在書室中憩着，懶得吃，綠存命另外給他開過幾樣清淡的菜蔬去，自己去料理着柏如用飯。在此屋中，只有柏如的母親，同他妹妹穎潔，同天根，一同將早餐吃完。在早餐時：柏如的母親，吃的極慢，穎潔也一

心只想到等她的同學來，商量作一個綫囊，一邊吃；一邊却想用那樣顏色的綫。配甚麼花？獨有天根忙忙地胡亂吃完，便到書室中，看柏如却已回到自己的房中去了。

天根自己寫了一封家信，覺得很是悶人，天氣仍是毒熱，——雖是早晚較清涼些。又不願意往外出去，檢開了幾本書，却懶得看。自己呷了一盃茶，坐在窗下，無意中看見牆上掛了一付孫星衍的篆文對聯。那時他對於篆文的認識程度，並不很高，只是十四個字中，能認得十一個，其餘三個，再認不出來。無聊中的用心，於是他專力的去研究那三個字，用隸字去比較牠的結構，後來忽然被他認清一個是渡字，一個是豪字，看看文字的，確不錯。他就很得意的接着去研究那下聯的第四個字，再也定不住那是個甚麼字。後來他找到外間的一部說文，按了部首去查，不料這個部裏的字太多，說文中的字，又不論畫數，他便放下了。竹簾裏照過來的日影，疎疎密密地被風吹着亂動。他覺得無聊極了，並且關於柏如的事，究竟還不明白。遂懶懶地躺在一個舊式的長形的皮椅上面，朦朧睡去。

忽然有人喊他，他便翻身起來，原來綠存親自給他送來的幾種果品，擺在桌子上，並且告訴

他說柏如已飲了一次安神藥水，正在午憩。天根看了看壁上的鐘，已經打過兩點了。

他覺得午睡的過久了，但是起來，還是揉着眼睛，坐在椅上發呆。綠存看了好笑，便喊了個僕人來，另爲他換了一壺茶。她便坐在南面的大理石茶機旁邊，對天根說：

『你究竟以爲柏如的病，是有沒有……危險……我看他彷彿喪失了神經一樣的迷惑；與無氣力！』

天根回答她道：『這也不能奇怪的，本來他這種遭遇，足以使得驚駭而氣憤！不過這樣日子長遠下去，可也不是十分好的現象。我想最好是轉地療養，或者還有點效果……』

『本來呢，我也這樣打算，不過他現在不是從前，他去轉地療養，非得全家都隨他去不可，至少我是要同他去的。但家中又少人主持，若真正的移家，却也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困難。第一限於經濟……』

天根中斷她的話道：『我看明天，或者後天，同他先到德國人辦的醫院裏去請那位極有經驗的院長看看，再作打算罷……』

「哦！可是我們竟也忘記了，很好！就照這樣辦去。晚上同他商定，看過之後，也可以使得全家的人俱能放心……我以前聽見說過，你不是認識得一個充看護的女學生嗎？顯潔妹妹，曾對我說過……」

天根覺得臉上有點不好意思的道：「柏如倒也見過，不過是因為我病在院裏，她曾去看護過幾次……一定那末辦去，明天吧，明天最好……你不忙吧？我還是願意先知道今天上午你所說的這段事的根由。」

綠存微微地笑了道：「如今我們可以將那段事說完，我這一時，尚不很忙……哦！不是說我公公在乙縣裏捕治盜賊的成績嗎？及至後來，誰還會記得，就是他老人家，也就永遠沒曾談起。因為死在登州的首縣，距離了在乙縣捕治盜賊的時候，並沒有三年的光景。以後的事，便是我們全家回到省城來居住。柏如考入高等學校，末後又考取留洋，這都是五六年前的事。想來他必同你說過……捕治盜賊，和誘殺那一小股的首領的事，也沒人說起，直到柏如出事之前。」

「你知道密告柏如與誣陷他的是誰？」

天根愕然！未及答語。

綠存慨然的道：『是個姓張的。這是你聽見說過的。姓張的是誰？即是現在徐州充當暗探，而前此是我公公在乙縣誘殺的那個小股盜賊首領的義子……他當時被分編入東路防營中去，充當散兵。民國元年時候，他投入南京的民軍，後來被北軍捉住，他却甘心投了降，曾引導着北軍，在江北一帶，與各地民黨的軍隊，打過幾次勝仗。聽說他現在有四十多歲了，非常的機警。這次柏如，因為到徐州去探問一個遠房的姊姊的病，他偏穿了西服去的。他先到了南京，去尋一個在英國的同學。不料剛剛到那裏，就有各處圖謀二次革命，與獨立的消息。所以他在那邊，已經起了他人的疑心。因為他穿了西服的關係。他知道時機不好，在那邊住了一夜，與那個朋友一見之後，就回到徐州。他想徐州是比不得南京的，當然沒有甚麼。那知剛剛到那裏，徐州却駐了重兵，頒布了戒嚴令。他在徐州住了天半的工夫，究竟沒敢到鄉下去。直到現在，也不知那位遠房的寡姊的下落與生死。而平空中却惹出這一場意想不到的大災來……原來那個姓張的在徐州去查旅館。一見他的面貌，又聽了口音與姓名，便裝作商人同他談了半夜。方才明白就是二十年前的義父的仇

人的兒子。——這些事，都是由柏如的記憶，及我的一個姨家的表弟，他在徐州的營部裏當書記。他來看柏如時告訴我的。——本想那一夜裏，便派人來抓他去。不料柏如却就上了那次夜車。他便假借了一個徐州戒嚴司令部中人的名義，一個電報打到省城來，所以第二天一早，柏如就吃了這個不幸的誣陷。後來他又來了告密的信，說是查得柏如在南京，勾結民黨中人，又來徐州聯絡軍人，以圖舉事的話，務請嚴辦！他自己却說有職務在身，不能親來對質……末後他不知用甚麼很毒的手段，教徐州的軍官，打了電報來必將柏如……

「後來的事，你都明白了，聽說南京第二次被攻時，他因為隨了大隊北兵去探訪軍情，攻破南京之後，得了一個某營的營副的職。但聽說調到江西去的時候，商船與兵輪在江中互相撞了，他這個圖報復的人，就在被撞的船上，却不知現在是活了？還是死在水中……？」

綠存盡情的說，天根真沒有想到這等事，有這等的曲折，與許多舊事埋在底下。他聽她說完之後，驟然沒有判斷這等事的聰慧，只是用兩隻出汗的手，在空中互相搓動。

綠存却又道：「自然；論報復，不能夠很恨惡那個姓張的，但他却不知報復二字，還有應施不

應施的時候，與地位在內。……柏如因此所受的最大的痛苦，與恐怖，煩擾，這都是誰的罪呢？」

天根仍然沒有話，可以回答她。

綠存嘆口氣道：『總怪我不小心，爲甚麼當那個時候，讓他出去，弄出這一場是非來！將來有點說法，我從那個地方懊悔去！』她沒有說完，便用手帕擦淚。

天根便勸解了她一回，末後又說明天，必同柏如去請德國醫生診視的話，她方才有點欣慰的希望重復回去，爲柏如個人預備適口的晚餐去。

七

到第二天，天根，柏如同了他的妹妹顯潔，共同乘了一輛馬車，往東門外的德國醫院去的時候，他們三個人却各有不同的感觸與懷想。柏如雖是精神上很受過損傷，身體也漸漸地日見衰弱，不過他的內部的生命，尙能够支配他的思想。本來他在以前，並沒有求生的思想，現在呢，却時時從疲乏與憂慮中，有將來痊可的希望。這天早上倚了軟枕在馬車中坐着，看了郊原的晨景與無邊綠被的平疇，突然感得心目都很爽快。他只望到得醫院中見了那個白鬚的老醫生，只要他

向着微笑說：「身體雖弱，能靜養幾個月，便依然好了」的話，那是怎樣大的欣慰與快樂！這時柏如的心思，只有這一種希望，深深地凝在他的心裏。不特在牢獄中的苦況，與畏怖，全然沒在他的思想裏，就是其他愉快的事，他也不曾記起。

穎潔是特別請了一天的假，來陪他去看病。她是個誠懇而自然的女學生，她這時，一方面時時懸心於今天早上的英文課程；而同時却又很願意和先此見過的那位聰明靜寧的女醫學生會面。她只是忙着去較量兩者的輕重，其實較量，也沒有用處，因為她這時已在往城外走的馬車中，而不是在家中了。

獨有天根他一路上想着：若由此能以將柏如的病診斷好了，那是最可歡喜的事了！他想到此處，而前次他自己住在醫院中的情形，都一一在目前活現出。自然他就聯想到芸涵了。獨有自己閱過她那個記事小本之後，對於她的流離的歷史，可算最爲熟悉。這一回或者再可以遇到他，自然那也是甚可慰樂的！她那個柔靜與鬆散的鬢髮，能使人安心的微笑，都是引起人敬念的！但這種思念，在天根心中，却是純自然的，對於最高美的慕念，與光輝的感懷呢！

相離還有一二里地，便看見那所紅瓦的樓房，以及綠色的樹林。他們一起到了那里，見過院長。那個德國的老醫生，對於柏如作嚴密的診視，用各種器具一一的診視完了之後，便用英語問了柏如的病狀，柏如慢慢的答復他。他末後沒有向柏如說其他的話，只是對他說：先在院中住幾天，再到別處相宜的地方去轉地療養。其實他出來之後，便喚了說與天根道：他的朋友的病，的確已轉入很利害的肺病，與神經衰弱症的一個重要的期呢。這個話只有天根聽見，暗暗地替柏如憂愁，而穎潔，只貪遊玩，沒曾知道，並且她竟跑到東面的女醫學校將芸涵找了出來。恰好芸涵正在有功課，出來同她說了幾句話之後，便回去了。穎潔將這個消息，回來同天根說過。天根微微的笑了，其實他也覺得很爲失望呢！

自從這日以後：柏如便移到醫院中來住了，綠存與穎潔，多是隔兩天便來看他一次。他住的是特別病室，也有幾個看護婦輪流去伺候他。不過不是那個芸涵罷了。然而她有暇時，也過來同他談談。

天根因爲功課多，不能常來，並且因爲自從柏如移居醫院之後，自己也搬進學校中住去。

夏日完全去了，九月的初秋，又復輪轉般的來到。醫院左近的許多樹林子，都將濃綠的顏色，變得淡了好些。而且有一枝兩枝，已露些黃色出來。柏如在醫院中，已住了一個多月，雖說每天很適宜的調理，只不過面色少爲豐滿點罷了，其實他的精神衰弱，與肺病，都還是一樣的繼續下去。

在一個星期日的早上，綠存抱了孩子，同着穎潔，再到醫院裏去。她們只坐了人力車，出得城外，便下了車，步行着走去。綠存這三個月裏，已經似乎老了幾年的容態一般。這時在秋郊中走着，一手很吃累的抱了孩子；一面低了頭，只管作深沈的思想。穎潔提着一個繡花的袋子，很活潑的走在綠存的身前，她看郊原的景物，的是爽潔了許多，雨後的虹彩，在東方無盡的叢樹上面，散開些紅的；淡紅的；暈黃的色彩。滿野的豆田中，尙時時聽得秋蟲的鳴聲。回望高大的城牆上面，却不見有個人影。她究竟是幼稚的心象，沒會感到人生之真切的躊躇與悲哀！只覺得到處都是快樂自由的境地！那會知道綠存的心裏，正抱了對於將來有無窮的憂慮呢！

這次綠存聽了那位院長의 忠告之後，便同柏如商定轉地療養的計畫。好在柏如現在反倒無所不可了。不過這事足以使她起了重大的躊躇與考慮！

又過了兩天，綠存與穎潔，將柏如接回家去。天根這日也來了。他雖然在柏如的病中，也到過醫院幾次，只是很少的與芸涵晤面。即便見時，芸涵的言語與態度，却更似生疎了。這天當綠存同了柏如走後，天根也將要出醫院大門的時候。自己頗有點不知何日再來的感想。而芸涵却挾了一本厚本子的德文書，匆匆地過來，就在院門外的鐵欄邊，對天根說：

『你的朋友，不是我敢妄說，大概非有很好的療養，不是容易好得了……』

天根默然，因為他潛藏在心中的隱憂，而且是替綠存的憂慮，被芸涵一句話道破了他聽了。芸涵這句忠告以後，有若干的感觸，同時集湊上來。這不但是爲柏如個人之不幸的憂傷，乃是寬闊而遼遠的，對於人類之互相妬忌，爭殺，與人生生命之微末的無意義的傷懷！

芸涵著了淡碧色的學生服，微風吹拂着她的蓬髮，她一邊用手抗了微風，將髮抿了抿道：

『如你的朋友，若不幸……有甚麼事，過於可惜了！人才不人才在現在本無可說，只是設他有甚麼不幸，由此可見人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上，難於立足！意外的事，誰也想不到！』

天根只有深深的歎氣！末後，芸涵又向他說，過二年後，她或者將要隨了院長到德國去學醫，

也未可知。天根爲之驚喜，但同時不免對於將來有惆悵之感。雲涵道：『人生誰曾種下堅固不拔的根本，像我呢，更不知將來之日，是給我一種怎樣去飄流的船舶呢……』說着，她久經很穩重的態度，也覺得淒然了！

天根低了頭走去，心底裏同時嵌了兩種的憂慮！

綠存同了柏如回家之後，說定到別處去轉地療養，經過醫院的院長的介紹，是囑他到青島的海濱醫院裏住着。那邊是有院長的友人，並且可在海濱醫院中另租房子，同時同他去的人可住在一處。那裏既是靠近大海，風景極好，又有醫生，隨時可以看護。在秋天去住一二個月，如無變更，柏如的病體，當然要好得許多。但這事却使綠存很費過考慮的。當她決定此行之後，自己當然要隨了柏如去的，只索將小孩子，交與穎潔及僕婦看護，而另外請了一位老年的男戚，在外面替他家照管着。她在預備動身的時候，忽然記起一段事來，便請了天根來，要他在學校裏告七八天的假，送了柏如同她到青島去。因爲自己沒有去過，柏如又在病中，恐怕有甚麼疎失的地方，所以請天根同他們去，也是因爲天根前年曾到過那裏去的。天根自然不能推諉，於是便決定了。

在第一天晚上——將往青島的第一晚，緣存在母親面前，同妹子說了好多的家中的事務，與閑話，回到屋中，又將零星的用品，收拾了一起。看看時候不早了，才到內間，去看着小的孩子，睡在床上，鬆握了兩隻肥白的小手，鼻息很均勻的睡的正濃。她想明天第一次離開這個可愛的孩子了！他那裏知道？他明天一定一天，都時時要哭，我更不知再見他在那一天……想到這裏，自覺得這個思想太過分，且令人可怕了！不覺得含了淚痕，對着孩子柔嫩的左頰上，很小心的吻了幾下。孩子在睡中啞聲笑了，不知是爲了接受着母親的熱吻？或是有甚麼神祕的不可思議的幻影之夢，足以使他作無知的天真之笑容？

八

午後的海光，受了秋陽的返照，在金色的日光輻射的光線之附着處，一個一個的平靜而順流的海波，都幻化出藍的；暈紅的；綠的；微黃的閃爍的色彩來。一大片的海岸邊的礁石，却在這天裏，沒有大的浪頭來迎擊牠，只有在水深處矗立的高大的礁石角下，有時幾疊白沫的浪花，被後面的水流，迅散的催着，打在上面，有種細碎與清散的音響。其餘的，只有海鷗在沙灘上嘔嘔飛鳴

的聲音，彷彿來叫破這個過於靜化的寂寞。這是個海邊的一個孤立的小島。島中盡是起伏的小山，與叢生的樹木。島上只有一所用紅磚建築的小樓房，却也沒人常來住的。島邊所有的礁石，都是白色，而中多翠色的斑點。映在日光，與綠色翡翠般的海水，更爲美麗。由島上四望，可看對面的隱藏在彷彿烟霧中的一個海岸的埠頭；與從埠頭正南方長長伸入海中的棧橋，其他三面多有些星羅棋布般小島子，在海中點綴着。餘外就是膠澳兩面的羣山，毗連着無盡的陸地，由島上望去，只見蜿蜒蜿蜒，起伏不斷，更可令人生無限偉大與遐慕的思想。原來這個島子，是名叫做陰島，距離青島的口岸不遠，而是出了膠澳，向東南去的海中，便可達到。那裏極是幽靜，比青島街市之整齊處，更不相同。全島面積，雖不極大，然而也是膠澳外面的門戶。每每有些網漁的帆船。在此停泊的。

這天陰島奇麗的光與色的調和中，在距海水不甚遠處較爲平滑的礁石上，柏如同了綠在，天根，都坐在上面。在日光中，看柏如的面色，比從前時的確豐潤了好多。

天根獨自危坐在一片三角形的礁石上，執了一根竿子，在那裏釣魚。他凝神着，一動不動的，

只向水中投下的絲綫注意。綠存在柏如身旁，替他捶背，因為他少爲乾嗽了一陣。

他們這時在這個幽靜而極清潔，所不常到的地方，對了無邊的海波，偉大的自然，與使人悅懌的風景，雖是柏如身體尙非完全健全，不過在此，彷彿七八年前，他在英國讀書時，夏日同了好些同學，到外邊海濱去遠足旅行似的。因此使他記憶起那時快樂的少年生活來，在鬱鬱的面容上，也見出微笑之痕來。他一邊握了綠存的手，却緩緩地，與她在海波上談些舊事。這是自從他病後沒有的事。綠存心中，自然是喜慰！同時她不得不向這能慰藉人與感動的自然，低首默謝了！

天根遊戲般的釣了一回，不料動掣了幾次絲餌，全無效果。末後他一邊持着釣竿，一邊却望着前面，正好由水上過來了一隻很小的漁船。在這無風的天氣裏，因爲已近島邊，船上連帆都收下來，只是慢慢地走向這片礁石來。天根心想：這是時機了，能在這時釣得上魚來，不是可以顯露；與使他們稱贊的時機嗎！不料他看見漁船，一直走來。漁船上有幾個帶了草笠與短衣的人，也向他的釣竿看去。他無意中，忽覺得釣竿微微振了一下，便猛力地往上一拿，一塊有尖的大石，正被釣竿撞了，於是那一半連同絲綫與鉤餌的竿，便投入水中去了。那邊漁船上的人，都不約而同笑

了一聲。天根也覺得好氣，好笑，索性將執在手上的半段輕柔的釣竿，用力的往海中一投，及至回過來看時，漁船上的人，早已將船靠岸攏下。與他們距離不遠。船中都是些漁具；與些籠罐的盛魚的用品。三個人有兩個少年，上岸到礁石上對坐了，拾起一大片魚網來，在日光下修理。一個老年的漁夫，却在船頭上吸烟。

他——老漁夫向天根道：『你釣了多少時候了？』

天根即刻羞慚地回答他道：『這是頭一次在海邊釣魚。』

老漁父便將稀疏而微黃的上鬚，用粗硬的手，抹了一抹笑着向天根道：『怪不得你沒有將魚釣得。你要知道，在海邊釣魚，比不得同在小河流與小澗水中釣魚的容易，與可以隨意。在淺流的水中，是沒有深水，且是水多是急流，水中多是小魚，所是在下流的水中，容易釣得。只要把釣竿垂在恰當的水口，那末魚兒沒有不上釣的。至於在海邊，浪雖不大，但是水深流緩，又有深的海岸擋住，釣魚不能只是遊戲般的能够釣得。須得……』他方要說下去，在海邊是用甚麼方法。恰好那個少年的網補好了，取來給他看。天根看見這個二十幾歲的少年，被日曬黑的面目；與偉大的

身體，知道是老漁夫的兒子。老漁夫將補成的網看過，就掉在船上的木板搭成的艙裏。走回來便吸了一口旱烟，且不與天根繼續談話，很靜穆地向着海上凝望。

天根問他道：「剛才那位少年，是你的……？」

「我的第二個兒子，那一個却是由漁行中雇來的一個夥計。」你還有大兒子嗎？」天根又根問一句。

老漁夫愀然對了海道：「大兒子，現在若還生活着，已經是三十多歲的人了！不過……說起來也是可憐！其實呢，我們作這種海上的生活，自然這種事也免不掉的……！」

天根知道這裏面必有一段很悲慘的歷史，只是微微點頭，却没有再問他。老漁夫沈吟了有幾分鐘的工夫，便道：「我是自小時候，便隨了家中的伯叔，作這種海上的生活。實在說，海上捕漁，簡直是我家世傳的祖業；也是在這沿岸一帶許多村落的一種生活的職業。不過這是不能與種田，種菜，或是習手藝，充各種工匠的事，所可比擬的。雖說沒有甚麼其他的本領，然而除掉我們世作慣了這種危險的生活的，恐怕也不是容易作的了。先生，你看這口外的海洋，是有多寬！而且

就在島邊石下的水，也比平常的小河流是深得多。偶然遇到有霧，有風，浪頭起了的時候，我們駛出去的漁船，一時回不來，你想漁船還有大的嗎？就是這個如樹葉般的東西，在茫茫而波浪掀天的海中播動起來，生命是甚麼，那就難說了……」

『你大兒子，聽你說似乎是有甚麼……』

『的確呀！我大兒子便死在前八年的一個秋天的夜裏……』老漁夫說着，而且向海水的遠處凝望：『他比他兄弟大得八九歲，自十來歲就隨了我在海上……不能說天天要去捕魚；可也是常在水上過活的。後來因為他一年一年的長成起來，家中又添了人口，就是他已經娶了媳婦，而且有了一個孩子。那末，我們專靠在水上吃飯的，便有點困難了。於是將我多年蓄積的錢，全數取出來……唉！先生！你知道我的錢雖不多，或者還不足你們來玩這一次的化用，但都是我半生拿生命去換得來的。因為這樣，我就用這些錢，格外又從隣村的漁人家中借貸了一宗，便給他買了一隻小捕船，並且另外找了一個幫手。這樣我們每天兩隻船出去，所捕得的魚，比以前在一隻上面得的，確是幾乎多了一倍的样子。我也覺得從此後，家中倒不缺飯吃，一切事都可不管了。

橫豎我們除去這一樣本事之外，更沒有別的方法，能够餓不死的……」老漁夫停了一會，嘆氣並且發出哽咽的音道：

「這事，我自己至今還是心上不安！兒子死了，媳婦成了寡婦，還有幾歲大的兩個孫子，又巧得很，我那個老婆，又因為自七八年前受了濕氣，成了癱瘓，只有在床上躺的分兒……先生！你許不能記得，有一年秋天，不是有一場最利害的風災嗎？聽別處來的人說，距海岸遠的地方，也有拔了樹木，吹倒房屋的事。你就可以想到那風是怎麼凶毒呵！……在那天的早上，起初是有層淡白的雲，罩在天空上，我對於海上有風波沒有，不敢怎樣的誇口，可也是幾十年的經驗了。我看那個前幾日的天氣很有變動，所以早上沒許他出海去。不料太陽出來之後，居然成了極晴朗的天，不過覺得有點奇熱，不是秋天應該有的天氣罷了。我那個兒子，是再誠實勤儉不過的人，——也許是和我的性質一樣，所以他一見天氣好了，便同我將漁船駛到海灣中去。那時這個地方，同現在是大不一樣的。當我們出海灣去，回望只有在秋陽下面的海光，海邊的叢樹，與無限的山峯。及至駛到海灣外去，便更不能看得清楚了。我同我兒子，自然不能使兩隻漁船，並在一處。因為那樣，與

捕漁的效果上，是有防害的……我那天捕得的魚格外多，沒有落日的時候，我就將我的那隻船駛回家來。而我兒子，却沒有回來。

「天晚了，忽然生了變動，大的風從海岸的遠處捲來，不多時可聽見掀動的浪聲，比甚麼聲浪都可怕！天上本來是晴朗的，然而星星却看不見了。風力的大，在屋中幾乎也聽不清說話的聲音……個巨變呵！先生！你想我那時的恐怖，是在甚麼的境界裏呢！」

「完了，甚麼事都完了！第二天就是我得到他……死去的消息的不幸的日子……」老漁夫流下老淚來，用手擦去。而那個少年蹲在一邊，也很慘淡的沈思。但漁夫繼續道：

「他母親不久也得了癱病，一個寡媳，兩個要吃飯的孩子，我怎麼辦呢？虧得這幾年阿仔也長大了，也這樣的糊塗過去。那個夥計，你想我家困難到這樣，還能用人嗎？他是人家託我，並且隨我學習的……咳！這幾年的漁業，也被那些作老爺們的，」他說着，向石上並坐的柏如夫婦看了一眼。「連我們這點小小的生活，也搜尋到了。甚麼漁稅，牙捐，統統交加在我們身上。所以我們現在，也只好過一天是一天了！況且他們有錢的，又組織甚麼公……司，有錢又有人，在出魚最多的

地方，去作大舉動的捕魚，我們不分外的艱難了嗎……」漁夫這些話，似乎是憤慨後不能自己說出來的話！但他說至此處，便也止住不說了。天根對他雖曾說了幾句安慰與痛惜的話，但那也不過是人們的一種在特異狀況之下，照例的話罷了！其實何能解脫了漁夫的深長的悲哀，與現在生活上的困苦呢！

天根這時回看柏如與綠存，尚在並坐着說話，似乎在這個奇麗的海濱之上，忘了疲倦一般。天根見柏如與綠存，在自從他病後，久久沒有這種態度，這回也不禁替他們暗地裏喜慰！看看夕陽將已沒入山裏，漁父同了他的兒子，也上了漁船，沿了東岸走去，於是他便走上上層的礁石來，催促他們一同歸去。

九

天根同了柏如夫婦，回到青島，在暮色蒼茫中，看着無量的電光，從層樓上四散射出。他們沿着海岸的鐵闌，走在極細碎的砂上，聽見下面的濤聲，作有音律的撞打。海風從對面掠來，便覺得有些冷意。走了一會，天根恐怕柏如過於乏倦了，便喊了一部街頭上的馬車，共同坐上，回到海濱

醫院中來。

天根是最歡喜看海的，這幾日雖是誤了幾點鐘的功課，不過爲了好友，且得了無限海上的智識；與賞心悅目的光景，所以他覺得非常快活，而且似乎將從前深深埋在他少年的心裏的對於人生的悲鬱來，洗刷去了不少。而使他最感快樂的，便是雇了小艇子，出了海港，在天氣晴明的時候，往各處遊玩。

一個星期的日子過了，在愉快中的光陰，自然覺得逝去的很快。柏如面色也好些了，綠存自是安慰！天根便辭了他們，仍回到省城讀書去。不過當他別離那個海口時，使他有無限的留戀！

自這一年夏日，到秋末，天根親自知道過柏如的事以後，他深深地感到人生，在一個環境裏，沒有不是痛苦；而且周圍是有尖端的荊棘，向着的。他知道這是人類社會在宇宙中，一個不可避免的循環律，但是永遠是這樣的，彼此刺着；與互相以痛苦爲贈遺，永久，永久，沒有止息的。從前，他也曾讀過理想的小說，與那時很稀有的社會主義的零星著作，說得一個如天堂之快樂光明的境界，彷彿即刻可以在地上出現。又想人人真能「各盡所能」，「各取所需」的那樣簡單；與有秩序

而公平的，對於人生的分配與解決的方式，也是最好不過的。且是或者將來能够實現。但自從他自己病中，聽過芸涵的痛苦歷史，與讀過關於她自己驚心駭魄的紀錄以後，又遇見柏如的遭遇，使他對於以前的信仰，都根本搖動與疑惑了！本來他是個血氣未定的少年，又是富於情感的人，無論甚麼事，他不大加以思考；與理智的斷定，本來他的智識與經驗，也不能助他作思考與斷定事物的真值。——只是一任所感受與刺激的程度，作自己內心感應的標準，因此他將對人類有豐富的希望與尊重的價值的心，無形中減削了好些。況且他自幼年時代，目觸耳聞的，親嘗了些痛苦，他平常就倡導人性非善的議論，到現在，却更加上一層社會罪惡的觀念，在他的記憶中。

雖這樣說；他却同時又發明了一件人間可寶貴而稀有的東西，知道現在人類的全體，尙可以有連合之一點的，能使有裸露的胸腔；與真誠的眼淚的勢力，那就「是愛」。

他以自身的經驗，母親與姊妹的親愛，又如芸涵的哀慕她的可憐的父母，其餘如柏如的夫婦，海岸上老漁夫的談話，這都堅定他的發明；與有助於他對於「愛」字的考究。固然在以前的時候，他遇到這類的事，——關於人間之愛的事，自是不能說沒有，不過不能使他十分信仰，與常常

地親歷其境。現在呢，他却確已發明這種新信條，以爲是人間尚有花；有光；有同情的慰；解有深沈的密合使彼此純白的靈魂，可以融化的機會。他又相信人間的痛苦，與憂鬱，是與愛相並行的，因凡事必有個因，若使人類的心底，完全從來沒有愛的痕，劃在上面，痛苦從那裏來呢？更有甚麼事，可以憂鬱？他常想刀割破了皮膚；或是火油盪傷了，以及沒有食物入口，或是遭遇了金錢上的缺乏與迫壓，他以爲這不是痛苦，與可憂鬱的真質素。眞痛苦與憂鬱，不是物質上的剝喪，也不是物質上的給予，可以慰悅的。精神上的靈性上的痛苦與憂鬱，才是真正的。不過他也知道人類的精神作用，與物質作用，是常相爲因應的。但他由經驗及思想中得來，從此確信「愛」爲人間的最大的補劑了。

這是他近一年中漸漸由各種方面，集合而成的結果。而他由海邊歸去後，使他對於他這時自己對於哲學上的「武斷」更堅定了。不過他這時並沒有想專研究哲學的思想，而思想——奇異之思想的根芽，早就種植在他心中了。

他自從這個時期以後，便添了許多恍惚的夢影。他雖是一個中學程度的學生，却每天懷了

個「人生問題」想着找人解決。其實他這個願望，可說是走錯了道路，誰能解決的來？而且圓滿無有疵瑕的呢？

他在這年冬天，忽然接得從他舅父那裏來的一封信，說是在衡州住的他的小姨母死了！並且說那位與他相同的歲數的表弟，來信說得很爲淒慘！他當時讀過此信之後，也覺得有點傷感！因爲他這位姨母，是同他母親最好的一生也只此一位與自己一樣大的表弟，現在她竟然死去了，而且只有姨父，尙是那個少年的表弟的最親慰的人，因此他也爲之傷感！不過這封信來過幾天之後，他也漸漸地忘了。却不知後來却又因此，給他添上一重重大的感觸！但這是以後的事，因以後他更相信痛苦與「愛」是並行的；而且一個新理想與舊事實的衝突，爲不可避免的呢。

十

一年之後——恰當世界的大戰開始之後，——十月的天氣裏，柏如覺得天氣很冷一些，穿了一件薄薄的皮袍，尙不十分和暖。這時距離他因入監獄得病的事，已一年多了，身體上自然好了；精神上常常因受了那種過分的衝激，時呈變動。他自去年轉地養病回來之後，並教員的事務

也辭掉，索性不出自己的門口，每天看着穎潔，及他的小孩子讀書，並且他很嫌惡城市的喧擾，時時想着移到鄉村裏去安住，只是沒有實行。他自從遭遇事變之後，除去了家中的人，與天根幾個朋友之外，每當他在街道上走，便看見每個人，都帶了一付殺害的面目；與不可測度的顏色，彼此相向着。所以這種恐怖的餘留，使得他不願意出去。他起初想借着這個時譯幾部好的書出來，也可以消遣光陰，不過他坐不許久，便不耐煩去一個字一個字的斟酌。而又看到那時中國出版界的惡濫，與不能對於有價值的書籍歡迎，所以就終於沒有作成。

這天他穿了皮衣，正在書房內整理器具，忽然僕人由外面送過了一份上海報來，他本是不甚注意那時的報紙的，不過因為今天天氣陰陰地，使人有點煩悶。便坐在椅上，拆開閱覽，恰好整張疊成的報紙，一拆便看到第四張，許多花花綠綠的大小相雜的字，是賣那些遊戲的雜誌的廣告。他刷的一聲，便將第四張扔在地上，檢過第一張來，從上面緩緩地看起。

有一段記事，忽然動了他的新興的思想。原來那段文字是英國招募華工，並且招請作翻譯的人到英國工作的記事。柏如看過，心裏忽然動了一動，便將報紙放下，立刻到內院裏同他的母

說，想着自己要再到歐洲去，並且情願去充當翻譯。這是個不意的消息，使他母親與綠存聽到任管柏如怎樣的去譬解，沒有危險，而他的老母與綠存自然是不能夠放心應允。後來柏如道：

「你們不放我走，自然是愛護我的。可也要想想，設如我去年死在那裏邊，怎麼樣呢？而且自從我遭了那場事之後，除了幾個平素極好的朋友，誰也不願來找我，彷彿我真個有了不可洗刷的大罪惡。見面之後，能够玷污了他們似的。因此，學校我也不願教了，再則若說作文士生活吧，本來我也還可以作得來，只是中國的出版界，這樣的亂污，誰曾想讀書？又有幾個人想從文化中得到智識？我雖然多少知道一點學問上的事，這幾年來除掉還能教中學生的英文外，其他的智識，既沒有相當的機會去應用，而更無可研究的境遇。若說在家中，固然可以不缺吃的喝的，只是這樣混下去，我也悶苦極了……所以我是想着，暫時同那些工人，再到外國去，藉此也可多得點新智識，再繼續於閑暇時候，研究研究點學問。我想三幾年後，准可回來，再則也或可免得仇人的對待……」

他以後還說了好多解釋與慰勸的話，總之留他在中國現時的社會中，他以爲真有局促的煩悶！所以他願意同了他們出去。幸而柏如的母親，尙不知道歐戰的那末利害，又見兒子每天在家中鬱鬱的住着，也恐悶出病來。又聽說不久便可回來，雖覺得不好，可也沒有甚麼。獨綠存，却似破了心腸的驚憂，並且極力的勸止他。柏如原同她是感情極爲合得來的，況且自從經過這場危險之後，更是非常的感激她，所以一邊安慰她，一邊却盡量的解說他要外國去的道理。

「我是過慣了安逸生活的人，這幾年來，差不多我那一天都有個快樂的家庭來慰安我。你雖然沒有很高的智識，但我却謝你愛你自十年前以至今日。……不過我此次決意要去替華工作通譯的原因，並非我故意離開母親；離開你；離開我快樂能安慰我的家庭，而到危險與生疎，且是事事若隔膜的地方去。因爲我的性情，雖說自從病後少有改變，但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是想沒有志氣與沒有作爲與不好工作的人。在我未經去年的事以前，也絲毫未曾替社會出過甚麼力量，人都羨慕我是留學歸國的學生，其實我自己問心，便使我面上發熱了！自從遭了不意的危險，在現在社會上的人情的冷暖，都從試驗中得來，而且在這種紛擾的狀況之下，我空抱了無窮的志

願，要從何處下手？的實說，中國幾年後，將要有種不可思議的大變動。我想現在決不是能得社會上可以容留我們的，我所自己常常痛恨的，是自己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；也在外國中陶冶過，怎麼自己毫無點能力，可以說到改造的事業上去？你不必過於憂恐……我是不能純粹信虛浮的定命論的，但我也怕吃辛苦，我相信留我在快樂的家庭裏，此後的生活，終不過如此罷了。究竟有甚麼用處？這次我決心的要去，須知我也是受了環境造成的無形的迫力！我深知我自己，不能立刻將所有的環境改造過來，我想出去幾年之後，或者再回來的時候，便可以更好的希望呢……家中母親，也還康健，好在潔妹妹快畢業了，將來的前途，也很有可望……」

他更說了好多的話，握住的綠存的手，覺得有點冰涼。却是她哭下來的淚痕濕的。他又着實安慰她一番，後來穎潔由校中回來，却很贊成柏如出走的計畫，幫着他將綠存勸了一回。

這事終於決定了，柏如便去找到了在本城教會的一個英國人的介紹，那個英國人，素來對於他很欽重的，正好自己也要回國去擔任兵役，這回聽了柏如要到歐洲去作華工翻譯的話，喜歡到十二分；並且說了一些爲公理幫助，及有心於人道主義的恭維話，但柏如却付之一笑。

後來天根當然也知道這個消息，雖是痛惜良友的遠行，而且的實是有危險的地方去，但他也想不出不教他去的理由來。知道柏如這次的決心，是不可更改的，反而常常去勸慰柏如的母親，與綠存。

是十一月的中旬，一切事情都妥當了。那個英國人，早就通知他在這幾天後，便同他一同到上海去趁船放洋。本來沒有甚麼行裝可預備，而且柏如是去過的人，所以別人也不爲他旅行的行程擔憂，只是這些日子裏，綠存的面色，時少見憔悴些。

在柏如啟行的前夕，正是降了微霜；與星光晶明的一個冬夜。天根這日因爲校裏正放了陰歷的冬至節假，所以一天也沒回校。這天晚上，柏如同他母親，綠存，穎潔，天根，共吃晚餐的時候，自然各人心中都有點酸慟。柏如的母親，雖說平常不極力阻止他這次出國，但到了這時，也免不得揮了老淚，切囑他小心保護身體，與三年中必要回來的話。這頓飯大家草草的吃完之後，柏如的母親，又說了幾句重要的話，因爲頭疼，先到屋裏安歇去了。穎潔也隨了過去。天根出到外院，自己從前所住過的書房內。那時柏如同了綠存，回到自己的屋中去說話去了。當在晚飯的時候，天根

看着綠存眼中，紅紅的暈波，幾乎沒有滴下來呢。

天根獨坐在書房外面的長方形鋪了花綫毯的桌子一邊，看着一盞精銅製成的煤油燈，用白罩子將散射的光綫罩住。自己也感到一種非平常所有的感覺！想起方才綠存的樣子，少不得這時嗚咽地哭了起來！他想眼淚，實在是最奇怪的東西！要用牠時，或者怎麼樣都作不出來，到了一種時候，却也禁止不住。人間的關係，實在是何等的奇妙與幻化呵！同情真是人間的鎖鍊！他想到這裏，不自知的也替柏如，同綠存，深深地嘆了口氣！繼而又想柏如有這樣好的家庭；又有這樣依戀而纏綿溫柔的綠存，爲甚麼偏要孤身跑到戰場上，——遼遠的戰場上，去作華工的翻譯呢？……本來天根以前對於這個問題，心中也以爲柏如是應當的；是不得已的；是自己沒有阻他去理由的，但是在這一個淒冷的黃昏，他忽然有點自己不能相信了一時的思想，似乎被甚麼彌漫了一般，再也分析不清。也不知以前確信的念頭，這時湮沈到那裏去？只有方才的燈影下慘淡的畫圖，在眼中亂動。

將近十點的時候，柏如先低了頭走出來，後面綠存同穎潔，也隨了出來。他們四個人，圍在這

個彷彿引人聚合的燈光下，却靜默了約有十分鐘的工夫。穎潔是個好言笑的女學生，她見他們都有點說不出的伊鬱與愁煩，於是她便開始說了個笑話，引得大家都忍不住笑了。綠存也面上微帶出一點笑容來道：

『好妹妹！你這張嘴，真是巧，便說得人笑不得也哭不得……』她嘆氣道：『今日一夕，明天便是開始使我心難放定的日子……』

天根也覺得心中淒楚！但不能再說這類話，惹他們更加愁悶。便突然道：『一時的離合，在人間原是不能免；與不應免的事。古人說甚「如萍如絮」的話，固然不過止是幾個詩人的想像，其實人生的一時離合，當然難免。不然的時候，就是只有老相厮守着，那末個人應作的事業，不盡在眼淚與依戀中拋棄去……本來難說；人間的生活，每天在演進裏，亦即每天在互相衝突裏。一個人的多方面，沒有更好的方法，去一一的填平，與不使任何方面，有一絲毫的缺陷。那怎麼能辦的？然而理智上只管這樣說，人類的感情，却不能這樣說呢……』天根起先本是很激昂地說下來，到了後來，也就低下頭，並且續說不下去了。

柏如飲過一杯茶，將茶杯很着力的放在案上。他却立了起來對着天根說了一大段的話道：『一個人既從生下之後，必要受社會的淘洗，與人類情感的染過。我對於這種學說，是很確信的。我本來抱了爲社會服務，去真誠的作一個改造社會的人的心。但是回國幾年後的試驗，不但將我從前的志願打得粉碎；就是將我不幸的個人，也幾乎全壓碎在這個不可赦恕的罪惡社會的勢力之下……我這次慘痛的再行出國，他人以爲我是自己要尋苦吃的確，但卽不出國，却時時有無限的苦味，要逼你去試嘗，甚至且可毒死你，委頓你，使你完全同化在這個罪惡的社會之下。至不過，就是安心作個在家庭中的幸福者罷了……所以我這次情願去作這種事業，我一方承認我戰勝了愛我的感情；但……我也是想由此將愛我者的感情，在後來注入到整個社會裏去……慘痛與前途的恐怖，自然不能免他人代爲憂慮，但我自從遭遇過危難後，頗使我少少傾向於人間的定命論，甚麼事且不要計算前途，因爲前途的本體，尙是在黑暗中的。以我們渺小的智慧，焉能測量出……』這時微微聽見窗外的輕細的雪聲，他的話也就此停止。

這夜的天氣，覺得冷了好多。綠存便喊個僕人進來，將鐵爐生起，滿室中驟然添了溫度。柏如

冷靜與很堅定，而帶有微見悽惶的面色，叉手坐着。綠存就將兩手靠在他的坐椅的背上，眼中時時猶有淚痕。

天根也覺得無從判斷他們各人主張的是非了！他只以為柏如與綠存，都是因為各個人的地位與環境，所以有這種不同的見解。他以為這都是人類之最真誠的心的發露。所以他也更沒得話說。

風聲從窗下聽去，吹得簷前的叢竹刷刷地響。天根走到外面看了一回，回來說：『這才是個輕雪淒風之夜呢！連個小小的星星，也看不見。』穎潔正在取了懷中的鉛筆，在尖長的手指上亂畫，聽了天根的話，也沒抬頭，便接着道：

『好美麗的詩句子，輕雪淒風之夜呵！……』柏如看了穎潔一眼，回過頭來看綠存時，她却俯在他的椅背上，小聲嗚咽了！

十一

又是幾年以後的事了，如天上的白雲，在麗日之下的變化。無聊的人間，已是變成了多種情

態。天根這時已脫離了中學生的生活，到京中的大學，繼續他讀書的生活去了。柏如仍然沒有回來，並且連信也不常常寄到。天根有時收到過他由歐洲來的函件，却只是很冷靜的幾句話，並且說他自從華工陸續回國之後，便在英倫一個公司裏作了職員，且是半工半讀的，在大學院裏研究他以前的學問。並且說或者將來有個機會，將要同一起英國朋友，到澳洲去的。他的信中，並沒有其他的話，看過之後，越發使人發悶。這時柏如的家中，因為家庭沒有多人，便回到安徽原籍去居住。天根倒是時常與他家通函，知道柏如的母親還安健的在着，而穎潔已轉入南京的某女子大學去了。

天根自從來京讀書，却住在他的表兄家中，就是王志伯家裏了。原來王志伯是他一位舅舅的兒子，他這位舅舅，因為少年遠出，到貴陽去就親，後來染了時疫，死在那裏。他這位舅舅，却是極聰明而又受過教育的女子，因為自己的母親的緣故，便住在京城裏。前幾年也死了，便從家鄉中過繼了他這位表兄王志伯來。志伯也是個師範學校的學生，因為人用功與敏捷，現在在這裏作了教員。他的家眷，便同他住在京城。嘉芷夫人，因為天根來到，有自己的姪子住在這裏，便很放

心，並且託他照料，於是天根就住在志伯的家中。

天根的表嫂達馨，是個溫和與最能體諒人的婦人。她家本來清閑，今見天根來到住着，非常歡喜！無論甚麼事，看他比自己的兄弟還要好些。

不過天根在這幾年中，將性情越法變得有些怪特！他有時終日不說一句話；有時說起他的主張來，別人若同他辨駁，他便閉了口，一聲也不言語。志伯是個專研究科學的人，看他那個帶浪漫性的奇異的態度，便有點與他合不來。倒是達馨的心地是溫和而寬闊的，反而更加敬重他呢！當天根來後的三個月，忽然有一天下午，他從學校回來，到自己的房子裏，安放下書籍，便到志伯的住室中去。剛剛走到繞了紅欄的走廊下，却看見達馨正在坐在欄上看一封信。一見天根來到，便笑着道：『來了，恰來看一段新聞吧！……』天根也沒甚麼驚疑，從容的問她這信是從那裏來的？達馨道：

『今天早上由郵局遞來的，是從家中五叔叔寄來的。你看想不到那……』她說着便笑了起來。

天根從她手中接過來，看了一過，便皺了眉頭，說出一個「噫……」字來，方要繼續說去，恰好志伯從外面走回來，一眼看見天根手裏的信，便卑夷的道：

「年輕的人，只是這樣，是如何了局！不想那位姑姑，就止他一個人，却鬧出這些笑話來……」

原來這封信是說天根的那位死去在衡州住家的姨母的一個表弟，現在也有二十歲了。自從他這位姨母死後，却出了一樁意外的事。就是天根的這位表弟，原是個很聰明的青年，也曾入過學校。這幾年來因相離遠些，沒有通過音信。及至天根的姨母死後，他的姨父要給他說親，他却絕口不應。因為他家老行輩的姨太太最多，各房中所用婢女，更是不少。他家人又在一處房子中，共同住着。不知從那年起，他與婢女中的一個，有了很深密的戀愛的關係，所以他父親給他說親，他不允許。後來事情鬧穿了，他家本是世代相傳的華族，又是衡州著名的人家，那能容得他來戀着一個婢女，便不提親。甚至後來他被父親暫時的逐出，這正是他來信告訴與舅舅家這段事呢。志伯年紀雖比天根大不了十幾歲，因為世故的閱歷，將他的思想，與見識，變得很古板而莊嚴。所以他總以為像這位表弟，是年輕的小孩子呢。

天根聽志伯說出這個話來，却冷然道：「你過於太把一切的事看得輕了，我以為這個事，不是輕輕地就能將不是加在他的身上。雖然，或者他也有不對的地方。」

達馨在一邊也笑着道：「本來表弟是個少年，他家中婢女又過多了，說這事全是那位表弟的不對，也說不過去呵！」

志伯看了達馨一眼道：「你們只知說，你想他是甚麼，人家的子弟只知任性胡來，若說出去人家還笑死……」達馨却不服他這個「武斷」的話，便道：「這類的事，還對於甚麼人家的子弟與否而有分別嗎？你也太於說得強辭了，譬如現在由自由而來的婚姻，你贊成還是不……？」

「那自然是應該的，不過偏偏自由到一個家中的婢女……哼……」他說便帶了不屑與傲慢的神氣，走了開去。」

自此之後，天根便覺得志伯是與自己合不攏來的人。幾次要想離開，却被達馨切實的勸留住。其實志伯待他還好，只不過他們的思想上與言語上，總有幾多地不相吻合罷了。

天根的性行，越發變得沈鬱。他常常深思，在院中的草地上。自從研究哲學以來，他簡直變成

了個懷疑派了。又加上聽過那個外國的哲學家所講的厭世主義與定命論之後，更使得他腦中添了無許的印象。所以他將那些自幼年到現在的事實，與見到的感觸到的思想，都記在一本冊子上。這本冊子，便是曾被達馨偷看過一次，而因達惠的介紹，爲天根的舊同學汪青立所強索去閱讀的。

汪青立是個最熱心的教師，他辦事的勤慎，與力學的刻苦，迥然與天根是不一樣的。他自從達惠的口中，知道天根住處，又強將那本記事冊子索去閱讀。其中多有感動他的言語，而尤使他有極強烈的感慨的，便是其中有一段，記到芸涵的事。是：

「我之認識芸涵時，她的智識已經高出我許多。前幾則中，已爲述及。但在其隨德人西去時，我乃覺到她處境的悲慘，幾使我比較初聞柏如之入獄爲尤甚！此亦不知是何種感應力所使？或者因她是女子，但的確她之所遇，真令人痛恨世界上之無心人，以全殺却爲盡度！她之離濟，在柏如去國之前半年。是時正德日戰爭方起時。是秋大雨兼旬，而日兵登陸，破中國之中立，以奪取膠澳。是時不在戰爭區域之德人，多作歸計。方在此時，而芸之被劫事，乃突

然發生，其原因及結果，我概不知，是皆芸將行時，面語我以此事之真象。果使我能射，而且有……必不予彼無心人以生命！

「芸涵在女醫校中學習，兼作德人醫院中之看護婦，我記病時已言及。而濟地有一某軍衣莊之主人，乃東臨某所的稅局長。年三十餘，以其運動與其他能力，得任可搜括之缺。家中固富有，且在政治上素有黨援。是年夏日，以病到德人醫院就診，住院中。芸曾與同學輪流看護之數日。彼遂生心，但自知不敢唐突；且知芸非尋常無識之婦女可比。其後乃多所贈遺，芸以其不當，未有一次收受者。其後又故遣其家中女眷，到院與芸會晤，且稱言受教。芸惡其擾，然避之無術，亦姑聽之。不意至於後來，此人再遣其妻來，專邀芸至其家觀菊，芸不聽且拒。後經同學多人出為轉圜，勸芸不必過於固執，宜去速歸。芸姑許之，然亦不過以為如此耳，不知有他。

「彼人乃借此以誑芸，至其家，迫不令出。芸雖怒甚，故持冷靜，彼亦不敢輕犯。後芸以袋中所攜錢，賄其家之僕婦，得通電話，經院長德人親往，始將芸放回。而據芸所言，彼人見德人

之怒叱，甚則長跪以祈饒。

此後芸知不能再留濟，適值院長德人將歸國，她固無家可歸者，乃決隨其師往德。及其行時，始致書於我，後得晤之於院中……」

這是天根所記的那個事情的片段，不過其中有文言，有非文言，可見是在匆忙與激昂中寫的了。青立因讀這本冊子的零斷記事，已經約略知道芸涵少年的悲痛歷史，又看到這一段，他熱的血，也覺得沸熱起來！那時他想到人間到處都是網羅，更不怪天根的性行，有些奇怪呢！

十二

天根自幼年及後來，——在他現在的年齡以前，——所見聞，所感觸的事實與思想，多記在那本冊子上，這是汪青立所知道的。有一天，正是個星期的日子，汪青立便將這本冊子帶來，到天根的寓處。他走入天根的住室，正看見天根面對了那東壁上的神女的畫片，坐著在那裏彷彿寫甚麼字一般。青立想他真能用心呵，在這個清和的晨光，所映照的窗下，却正在工作呢。便放輕了腳步，走到天根身後，却見他正拿一枝鋼筆，在一張厚紙上亂畫。不但不是寫的中國字，而且也不

像一種外國文字。只見他很注意的，又似很懶惰的在紙上畫了一個半圈，又畫了一道直線，停住筆尖，向右臂看了一眼，便又畫了一個不等邊的三角形，末後，使用無數的細點，塗了起來。青立心想這個人可不是真有點神經病嗎？怎麼這麼大的人，却如同小孩子般的……想到這裏，便忍不住笑了出來。及至天根回過頭來，方知是青立站在他的椅子後面。

青立帶了嘲笑的口氣，問他在這案上作甚麼？並且畫這些圖形，是包藏了些甚麼奇秘的意思？天根微笑了。

青立再一次追問他，他很冷靜的答道：「這是我自己心中的象徵！青立不懂這是甚麼意思？便道：

「你這個人，怪不得人家都說的奇怪，還是戲言……」

「戲言嗎？也許是的……但我自己是那樣想。」天根真實的答。

青立再問他甚麼是心中的象徵？天根道：「象徵是我借用的個名辭，或者是不對的，但不能解釋去。」

青立見他說得更爲奇怪。便握了他的手道：「你這個人簡直沒有法子同你說這些話，我們不如到城外郊原中逛去。」天根自然的隨了他出來，兩個人便喊了兩部車子，到西郊去。

那馬道兩旁的楊柳哪，那空中飛鳴的白鴿子哪，那若遠若近翠色迎人的西山哪，與隱在晴明的日光中的黃色的屋頂哪，都時時交換着，在他們眼前呈露出。一切的景物，都在陽春中跳舞而生動。他們出得城來，且不向那些有許多遊人的足蹤去處的園子中去，只揀個松林中的巨石上面，倚了凸出的松根坐下。

青立是最愛說話的，他便首先同天根說：

「我看你終久將要改正些，你的性情呵！……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得完全，天根夷然道：

「我的實有甚麼可以令人疑怪的地方？只是我還深深地對於人間一切的舉動，都有點疑怪呢！……今天是個快樂的日子，你嗅到松間之春日的微馨，與這草地上四散開的濃密的小花的香氣，與聽到枝上的鳴禽，這都是自然的賜予人間的慰勞，或者有多少人一生並未曾找到，……你何必又作那種無味的議論來問我？」青立也微微點頭，似乎很贊同他的話，但同時却道：

「自然固是偉大的，難於思議的，但也不可將人生過於看得微渺了！你往往對於所有的事，好另持一種見解與悲觀，我以為這足證明你是錯誤，而且……」

天根一手剝着大松樹上的鱗片，一邊答青立「也許是我錯了！但我以為人生，一個個人的生活與思想，都是完全受支配與影響在環境之下。——從幼年到最後的一日——無論如何說，戰勝牠，雖被學識改變，而多少這種所受的印象，是難將全體磨滅。譬如松樹吧，種在山上與種在田原中的，當然兩樣，在溫帶與熱度所種植的，更是有顯然的區別……」他方要再往下說去，而青立一摸到衣袋中，那本要交還天根的手抄的本子，尚在懷裏，便取了出來，匆遽的道：

「這也難怪的，一個人的性情思想，總要隨了境遇而變幻……如你所記的幼年的孤露，與友朋中的困苦，也難怪你是感受了易於感動的性質。」

天根慨然說道：「這本冊子，固然是我在生活的匆忙之下作的，而我敢信裏面却包含了若干分量的人生痛苦，與少年的悲哀的血與淚，在裏面……一切的事，乃使我不能不似乎去相信定命論……」

「甚麼？」青立愕然的突問。

「這也是無足奇怪，你不要以為定命論只是愚昧的迷信。固然不過是妄想的想像罷了！而在不可索解與難於從暗途中找到光明的時候；與思想在漫無端緒的時候，似乎也難禁人們去用此聊自慰解呵！」

青立默默地沒有回答他。

「一個人的生活，譬如，」他說時從松根的下面，將一個松葉拾起道：「一個人的生活，譬如一個樹葉子，尤可譬如一個松樹的葉子。在嚴冷的冬日。受了環境的風和雪，便黃枯些，到了春風吹來的時候，便青而長大起來。人生的痛苦與「愛」，是這樣的循環。不過沒有一定的周回律，如一定的天時一般。……或者也可說；人生還不如一葉，能有幸福呢！……但是也一樣的，總需要春風的吹長！……」

青立見他又說到難以索解的上面去，便遊戲般的將那個松樹的一葉，奪過來，輕輕地丟在林外的小河流中去。說道：「一葉呵！……只要在水中漂流去罷！」

他如贊頌如嘲笑地對着天根這樣說，這時一陣輕風吹過，頭上的松枝，却微微的響了，彷彿是弔他們在水中漂去的一個。

(完)

民國十一年五月三日



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
A Leaf in the Wind
 By T. C. Wang
 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初版

天津市
 市立圖書館
 借閱者注意

借閱圖書不得圖點批評毀損
 折疊

2. 借閱以一星期為限
3. 借閱時間以午間開館時間為限
4. 損壞或遺失應照同一之圖書賠償

21-9

Pr. 3

貴州 長沙
 陽州 常德
 衡州 衡陽
 張家 衡陽
 州 衡陽
 香港 香港
 部 香港

梧州 梧州
 州 梧州
 慶 梧州

嘉南 嘉南
 坡 嘉南

分

館

漢口 漢口
 州 漢口
 江 漢口

中 市
 館 市

山 路
 館 路

館 照

N 一九五八沈

